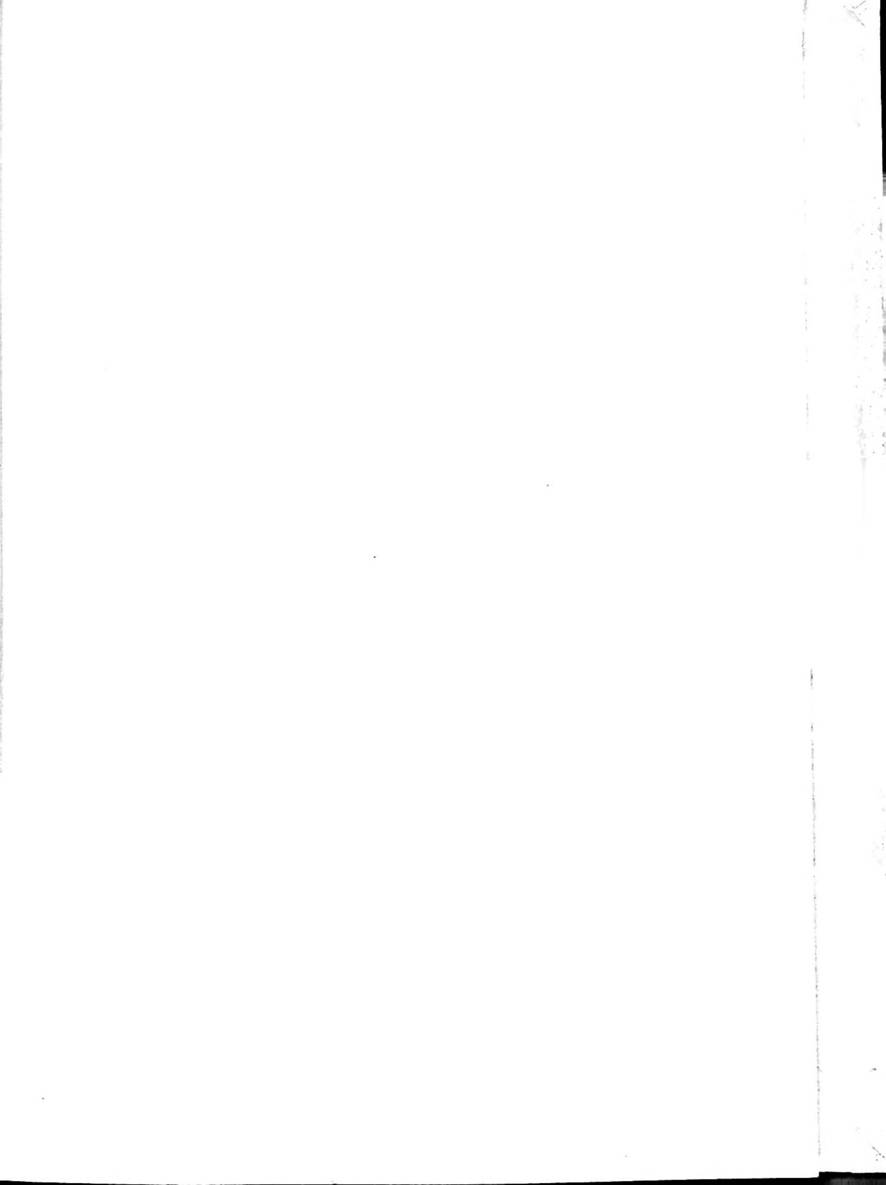

三蘇怪論選





三蘇

作家書屋出版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FUNG PING SHAN LIBRARY

不該出版的書（代自序）

我從來未想過要把怪論連篇出單行本，因爲我認爲此乃荒謬絕倫之事。「怪論」這種東西雖非我所創造，但我很早就寫，却是事實。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香港光復後數月，新生晚報在香港創刊，我就開始寫「怪論連篇」這個專欄。後來由新生晚報搬了幾家，有時還開分店，至今仍然寫個不停。亦可謂够晒長氣也矣。

在過去差不多三十年期間，好多位朋友曾經慫恿我將怪論結集出版，三蘇總是大搖其頭。衷心多謝其關照。三蘇之所以不肯把它付梓，基於以下幾個理由：

一：這一種遊戲文字，無非博讀者一粲，根本毫無價值可言。在報屁股登登，尚無不可，寫得還好的，讀者看過了，笑一笑，寫得不好的，讀者看過了，頂多罵三蘇一句：「攞來講！」就把它置諸腦後。第二天報上又有另一篇怪論供應讀者消閒，讀者也無非過眼雲烟，看後不留印象。至於不看的，更不必去說了。

二：這種怪論，既不能代表一般所謂「輿論」，對社會亦毫無貢獻，無非是三蘇個人「發噏風」。怪論與「社論」不同，社論代表報方發言，最少係「報人之論」，反映民衆意見，看的人用極其尊重的心情留神拜讀，「此乃社論來呀！」何其莊嚴偉大。怪論只不過係三家村大鄉里之言，不免貽笑大方。刊出之時，已不受重視，何況還要結集出版，何止有敝帚自珍之譏？簡直是「棺材頭甩褲」，失禮死人。

三：三蘇不學無術，濫竽于賣文爲生之列，但求糊口，不求聞達。文字拙劣，自不待言，有名家有地位者之嘉言，咳唾珠玉，自然應當收集平日言論，出版專書，使世人在欣賞之餘，視之爲立身處世圭臬。三蘇無此本領，讀書既不求甚解，撰稿亦草率塞責。又豈能與發表讜論之名家（亦可稱諸子百家）媲美？若把怪論出版，即等於在孔夫子面前賣文章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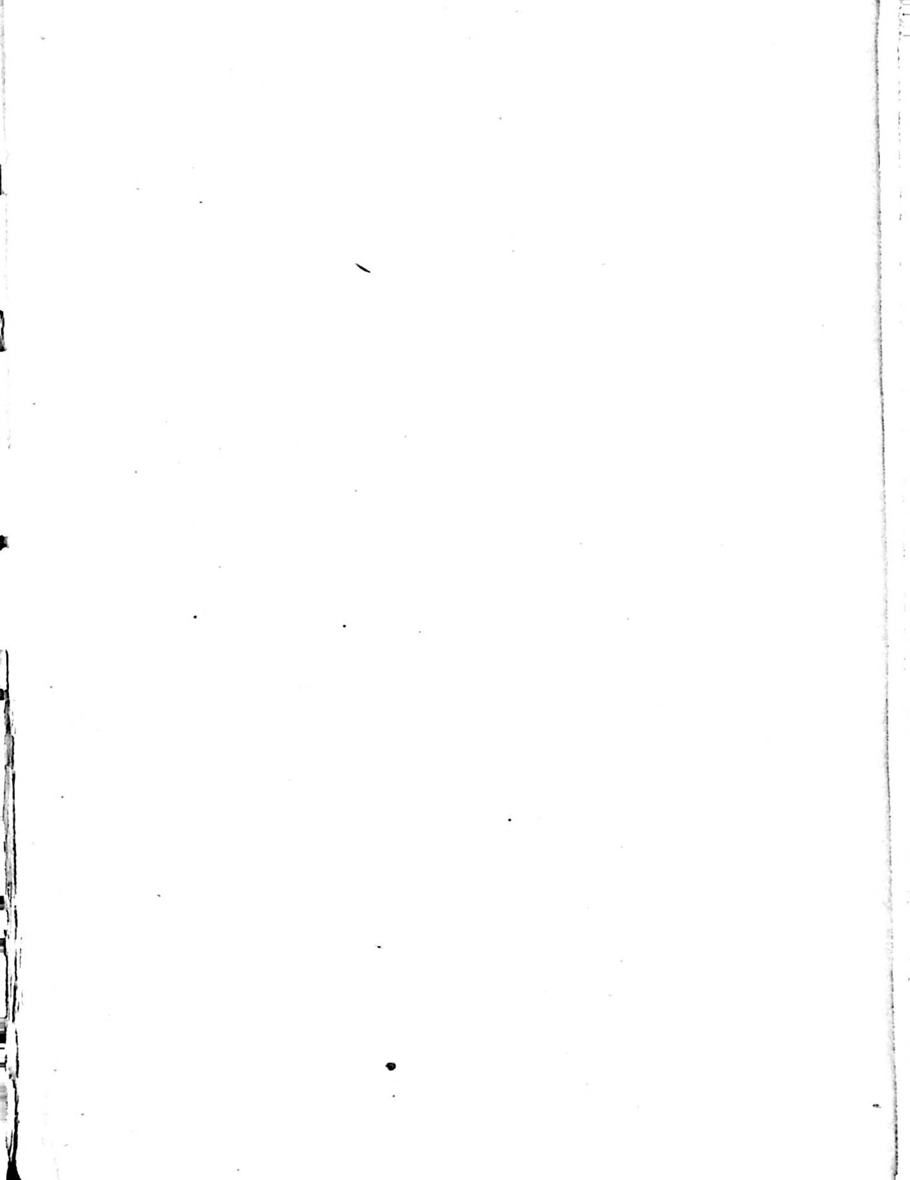
四：縱然有些讀者看得起，不以三蘇之孤陋寡聞見解淺薄信口雌黃爲嫌，日日賜讀燕文，並加謬讚。但是怪論之爲論，多數係有時間性文字，今天看看還可，過了幾天，已經明日黃花，淡而無味，所謂「經不起時間考驗」者也。把怪論刊印單行本，豈非賣腐爛了的舊貨乎？不但不合衞生，抑亦消失趣味。

總之一句話：什麽文章都可以結集出版，怪論萬萬不可以。何況三蘇寫稿，出門不認貨，刊後亦不剪存。因爲絕不想把怪論藏之名山，存之久遠。怪論是啤酒而非紹酒，新鮮爲宜，決非越陳越香者也，是以三蘇一直拒絕出版，免遭獻世之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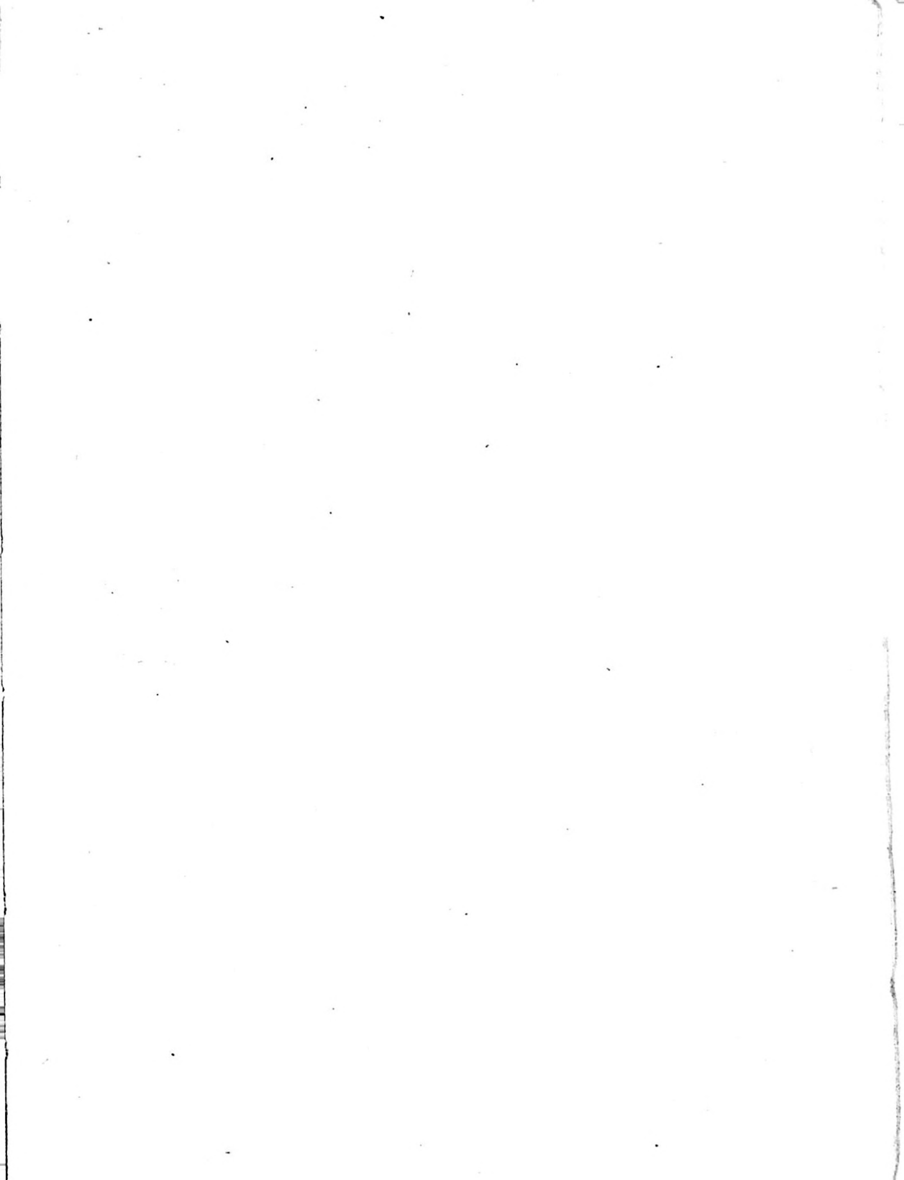
不料有幾位老朋友，搞了一個作家書屋，出版閑書，釆及葑菲，又來商量出版怪論的事。三蘇左推右擋而不得，陳以之義亦不成，以勢必蝕本相恫嚇，亦不動心。並且自動爲三蘇搜集舊報，囑三蘇自選若干篇，「出版一本試試」。三蘇此次三十六度板斧出齊，無法招格，只有棄械投降，因此乃有這一本怪論連篇之出現。

大丈夫應學寫社論。怪論本非文章，寫怪論亦非正途，三蘇出版這一本小集，既不爲名，也不爲利，更怕教壞後生，悶壞讀者。可以說是絕不應該出版的，而現在居然出版了。眞是罪過罪過。但望只此一遭，下不爲例。

三蘇　一九七五年四月序于香江



目錄



論捧場文字

時時在報刊上看到捧場文字，捧人或者捧事，極盡其善頌善禱之能事。三蘇對這一種文體，自認做鄉，冇辦法寫得出來，因此時常拜讀，希望從中學習一番，他日遇到有此種需要之時，亦可以派下用場。

事實上這是一個宣傳社會，不論商品也好，做人也好，亦必須講宣傳，大凡宣傳，必屬「自我」，有時見人罵別人爲「自我宣傳」，三蘇認爲實在罵錯了，因爲所謂宣傳也者，不外是把自己好的東西，大事吹牛，向人推荐，報上的廣告，每一寸都係自我宣傳。宣傳而不自我者，便是讚揚與歌頌。不入宣傳範圍了。有人之所以罵人自我宣傳者，無非因爲平日受了瞞騙之故。例如阿甲要宣傳，不便自己開聲，於是託阿乙阿丙到處去講，話阿甲爲人如何夠義氣，功夫如何了得。此種起碼手法，自然是宣傳，矇查查的人，以爲如此宣傳，不算錯，但自我宣傳就唔得，實則阿乙阿丙，不過是工具，要宣

傳的是阿甲。假人之手或假人之口去講自己好話，不亦是自我宣傳乎？既然認爲阿乙阿丙之宣傳阿甲値得原諒，那末，阿甲自己大聲疾呼，講自己好嘢，又有何不可。

其間的分別，就在於阿乙阿丙的說話，作起狀，好似阿甲並不想宣傳，而係別人對他讚頌，於是乎乃有捧塲文字出現。阿乙阿丙所講的話，便卽捧塲文章也。

三蘇又時常遇到一些頗爲尷尬的塲面，有些人當面對三蘇曰：「捧下我都得卦！」或者曰：「幾時在報紙寫我兩筆啫！」甚至有些跟住就講出「待遇」問題，曰：「我請你飲茶如何？請你食飯如何？」搞到三蘇十分狼狽，大家朋友，三蘇又以賣文爲生，寫兩句捧下塲都唔得？在三蘇來講，是不費之惠，在受捧者，則大表快慰，使人快樂的事不妨做，何況唔使本錢？順水人情，便宜之極。但是三蘇的確不會寫捧塲文章，又不能對人講明，因爲那個託你捧塲的人，以爲三蘇日日寫稿，乜都會寫者也，就算三蘇不會寫社論，不會寫國際論文，但是捧下人都唔會？豈非講大話？是亦有心唔畀面耳。所以三蘇有苦自家知，在此種情形之下，三蘇只有唯唯否否，作上海佬的「閑話一句」狀，完全冇問題。最多人地話請飲茶請食飯，幾大都推辭，以免食了之後，交卷唔出，變爲騙食，更多一個罪名，因爲三蘇雖然當面作冇問題狀，但事後並未寫過一個字，結果當

然俾人話三蘇車大炮，甩底。其實他們不知道，捧塲文字，最爲難寫也。

自然，如果學走江湖賣膏藥那種方式去寫捧塲文字，大概三蘇是可以辦得到的，例如捧一位小姐，便說她生得如何花容月貌，如何身材婷娜，如何皮膚雪白，吹彈得破，而且如何冰雪聰明，如何貞潔自持。如果寫男人，則話此人如何滿腹經綸，才高八斗，待人接物，如何謙和，事業奮鬥，如何成功，總之不論男女，都係天上有地下無，如此寫法，三蘇未嘗不可以，但是下筆之時，三蘇便會覺得冷氣開放，汗毛直豎，全身起晒鷄皮疙瘩，自己睇下都頂唔順，又點可以畀人睇，可能害到人家當堂感冒傷風，寧不罪過？再者，如果這一位小姐，的確有幾分姿色，倒也罷了，最怕這個小姐根本不是「閉月羞花之貌，沉魚落雁之容」，而是「八月番瓜之貌，螞渠（虫旁）落滋之容」，就眞係連自己的良心（本來已經很少）亦對不住了。

宣傳與廣告，當然不免誇張，甚至必須誇張，才高八厘的人把自己講到才高八斗，亦好應份，因爲是廣告是宣傳。比方，那些競選議員的先生們，佢地在競選之際，必然發表一輪抱負，把自己講到如何週身刀，務必使人覺得：「斯人不出，如蒼生何」，才能得到選票，此種自我宣傳，全冇問題，在民主政治中，在選舉制度中，甚至是必然也

必需之舉，但是，假手於人的捧場文字，誇張到事實不符，那就未免太過份，而失了宣傳的意義與價値，因爲宣傳有一個重要的原則，就是只可把存在的好處，加以誇大，而不能無中生有，以非爲是。我出產的雪櫃，容量夠大，不妨誇張，但摩打之聲嘈到買者成晚唔瞓得，只好不提，如果除了誇張容量大之外，還說這種雪櫃「寧靜無聲」，則不但失實，而且是最拙劣的宣傳。近來見有些捧場文字，的確如此，三蘇不禁替被捧的人難過，但睇見之後唔知好嬲還是好笑，不過據說有不少人却是眞眞喜歡如此捧場的，比方一個肉彈明星，靠脫賣錢，却中意人地讚佢是「演技派」，一個只會賣靚，不會唱歌的明歌星，却喜歡人地話佢歌藝超羣，如果我是被捧之人，一定話捧場者有心整蠱，而他們却不止全部受落，而且沾沾自喜，此則眞是匪夷所思了。

這一種捧場文字，三蘇亦唔想學，因爲不止車大炮，而且指鹿爲馬，存心呃人，當然，有些捧場文字，寫得極好，寫來天衣無縫，毫無痕迹。表面上看來，並冇一句捧場，實則句句是捧場，此種文字，道行高深，又非三蘇所能學得到。舉一個例：蔣介石先生八十歲大壽之前兩個月，張羣先生就發表議論，認爲以現在的醫學昌明，以及世局之繁雜，人生四十開始這句話已經不合時宜，應當改爲人生七十開始。議論中並冇一句

講到蔣介石先生大壽，但却把蔣介石當做二十歲的青年。

捧場文字之難寫，還有一點，就是往往捧得人唔到肉或者拍錯了馬屁，你誠心捧佢，佢看到之後，並不高興，可能反爲嬲咗你，例如上述這些自認演技派的肉彈，你一味捧佢好身材、上鏡夠大胆，佢看到了，就會話你不是知己，週身唔聚財矣！

（一九六九年九月，電視周刊）

與客論香港霓虹燈

據說，香港是個現代化的都市，足與世界上第一流的都市媲美。三蘇並不反對此說，假如人地有希爾頓酒店，我地亦有，人地有個繁忙的二十四小時不停的機埸，我地亦有，人地有通宵夜總會，我地亦有。

據說，香港是一個建設進步發展迅速的都市，三蘇亦不否認此說，如果以香港的新區屋宇及廉租屋宇來說，則不止拍上任何都市。好多公共建築及其設備，的確亦是第一流。

據說香港的生活方式非常摩登化，亦臻于世界一流都市之列，三蘇亦不否認此說，生活的緊張忙迫，物質享受的普遍，交通之擠迫，處處都表現出香港是一個國際水準的都市化社會，國民收入普遍提高，經濟生活水準的跟住提高，以東南亞來講，差不多可稱首屈一指。不說別的，就以住在徙置區的市民來說，亦早已電氣化，除了不能裝冷氣

機（請注意：亦不能，而非不爲）之外，電冰箱電視機，幾乎人皆有之矣。

所以，說香港是第一流摩登都市，冇乜人反對，甚至來港的遊客，亦點頭承認。因此香港旅遊協會，大發宣傳小冊子，夸夸其談，說香港不愧爲東方之珠，亦不算「老鼠跌落天平」也。我們身爲香港人，眞與有榮焉。三蘇對此，亦沾沾自喜焉。以能住在現代化的都市爲三生有幸。

不料，近日有朋自遠方來，下機伊始，三蘇帶佢在路上作初步巡禮，朋友即皺眉曰：

「我以爲香港十分現代化，原來都重係好古老，在某一種情形來講，與現代化三個字，似乎相差了半個世紀。」

三蘇聞說，當堂氣頂。堂堂一個摩登都市，竟然說落後半個世紀？未免近乎侮辱，繼而一想，若有所悟，此君一定係指香港的電車而言，因爲用有軌電車來做交通工具，的確係半個世紀以前的事也。

因此三蘇對朋友解釋一輪何以香港還有電車存在的理由，講了半日，此君搖頭曰：

我並非話電車太古老，雖然現在的大都市已經全部發展地下鐵路或高架公路，有軌

電車屬於外父咁外的東西，各處都已經取銷。但是暫時存在，仍無所謂，我之所以話香港仍然留存於半個世紀以前者，乃係這些霓虹燈也。」

此君講完，用手向車窗外邊一指，指住滿街的霓虹管招牌，大搖其頭，三蘇條氣，又再唔順，論香港的霓虹管招牌，實在唔算失禮，何況當時此君手指之處，正是光管如海的旺角彌敦道，霓虹光管招牌，星羅棋佈，重算唔摩登，三蘇此時無名火起三千丈，不理佢是初到貴境的旅客，實行衝撞之曰：

「老友記，你實係去過幾多地方呀，香港街上的霓虹光管招牌，重話唔夠多？」

「非也。」此君答曰：「多則多矣，無奈不摩登何！」

「重話唔摩登？不止多，而且夠晒大！」三蘇曰：「我一陣帶你去海邊望下，嚇壞你！」

「我並非話唔夠大，亦非話唔夠多。」此君心平氣和地曰：「大矣！多矣！但是唔會郁！」

如此一講，三蘇當堂變了落地荔枝蟬，冇晒聲。事不離實，的而且確，香港的霓虹光管，死咕咕，郁不得其正。

「你知道不知道。」此君曰：「現在所有摩登都市的霓虹光管招牌，不但一律會郁，而且以變化多爲巴閉，越摩登的都市，霓虹光管的變化越大，郁得越緊要。半個世紀以前的霓虹光管，已經會郁，而香港的霓虹光管，依然與普通電燈招牌無異，然否？」

三蘇又有晒聲出。此君還幽我一默，曰：

「香港近年來攝影藝術，極爲進步，不少作品，入了國際沙龍，大概與霓虹光管唔會郁有關。」

「點解？」三蘇當堂俾佢問到一頭霧水。

「霓虹燈唔會郁，拍起夜晚街景來，自然容易好多也。」此君嘻嘻笑。

眞係好人都俾佢激壞也矣！

其後，三蘇招待此君到旋轉餐廳，招待佢睇香港夜景，並表示香港亦有此種摩登玩意，不讓東京的新大谷酒店旋轉餐廳專美於遠東。

「甚好甚好，」此君曰：「霓虹光管不會郁，餐廳會郁，亦畧補一二，自己會郁，便好似光管郁，現在看起來，不是整個九龍市區都郁乎？」

三蘇更加俾佢激奀矣，只有向佢解釋曰：

「香港的霓虹管之所以不會郁，主要原因只有一個：爲了交通安全，因爲有的當權派人士說，會郁的霓虹管，足以造成交通意外，香港的交通擠迫，意外已多，如果再俾霓虹光管郁的話，則更不堪設想矣！」

這一位異地客聞語當堂捧腹大笑，曰：

「照你地這樣講來，紐約的泰晤士廣場，豈非屍橫遍野？東京銀座的日本劇場門前，豈非成爲汽車墳墓？還有，倫敦的別哥得利附近，汽車與路人變成三文治矣！」

三蘇至此又冇得駁佢，望住窗外不會郁的霓虹光管，想起前兩年到東京旅遊時，企在銀座看霓虹燈的情景，的確使人洩氣。記得當時三蘇的確有劉姥姥入大觀園之感，通街掛起的會郁霓虹光管，變化之迅速離奇，爲之嘆觀止矣。有些霓虹管招牌，一秒鐘變幾次花樣，凡六七分鐘然後還原，眞是妙不可言，但路上的汽車穿梭而行，並未見有撞埋一舊之事，難怪這一位旅客，認爲香港落後半個世紀。東京如此，馬尼拉如此，倫敦如此，柏林如此，漢堡如此，美國各城市更莫不如此，又唔見那些城市的人全部死於車下？

香港樣樣力追現代化，同時極力把這個都市打扮得摩登，用以吸引遊客，號稱是東

方之珠，不意這一顆珠只是停而不動，並非滾動的珠，亦非閃耀的珠。從霓虹光管不會郁這一點，便露出了馬脚，顯示出香港仍然是大鄉里扮摩登。由此可見香現好多落後而保守的社會情況，乃有其必然的理由，例如我們不許公開表演脫衣舞，但又可以公開娶妾侍是也。

（一九六九年四月，電視周刊）

復活蛋，皮蛋與鹹蛋合論

「唐人清明」之後，接踵而來的是「老番清明」。老番清明者，復活節是也。這一個節，雖然不及聖誕節之聲勢浩大，但在宗教人士心中，則甚或過之，最少聖誕節只有聖誕狂歡舞會，而復活節則有人預先一個月去避靜，宗教氣氛濃厚得多。不過講到娛樂性，則復活節當然不及聖誕節，聖誕節有聖誕大餐，復活節則並無復活大餐，只有復活蛋，而此種蛋，食人唔飽者也。復活節既無狂歡舞會，此地亦無「復活遊行」之節目，所以復活節在香港，只係一個大假期而已。

復活節的「節日」似乎只有「復活蛋」。這幾天市上的糖菓店已經有許多七彩繽紛的復活蛋上市，擺滿了飾櫥。此種蛋，乃係用朱古力製造，有空心的，有些蛋中有蛋，其實只係送畀細佬哥的東西。爲了表示應節的意思，好多人買來送畀親友的兒女，男仔送畀女朋友，算是節禮。當然，此亦洋化的習慣，好多人根本唔知道糖菓舖何以會有咁

多蛋賣，甚至唔知道這些東西是蛋。復活節何以要送蛋，傳說特多，無非是一種風俗，等於五月粽與中秋月餅亦不必深究其意義，不過以三蘇來看，則以蛋論蛋，在蛋類之中，最冇癮又冇味的，亦可算此種復活蛋也矣！

如果要食朱古力，香港多的是，瑞士貨英國貨，各式各樣，好食者不少，復活蛋雖是朱古力所造，却是朱古力中最難食的一種。又硬又脆，又苦又澀。根本不能算係糖菓。如果當佢係蛋，則更有名無實，基本上不是蛋也。是以此種蛋既無可食，又無可玩，細路得之，睇其一輪後，拆開又唔捨得，拆了又不好食，不知有何用處，往往收到此種禮物，只好放在案頭，睇到佢發霉，丟到垃圾桶了事。

因此想到，何以不用皮蛋或鹹蛋當做復活蛋？生鷄蛋固然有益，但送畀人，却怕細路把它打爛，如果用皮蛋與鹹鴨蛋做復活蛋送禮，受者實惠得多，既可送粥，又可送飯，其妙無窮。番鬼佬冇鹹蛋冇皮蛋，可謂唔識食之至。假如復活節是中國人的節日，我相信復活節蛋若非生鷄蛋，就必係皮蛋或鹹蛋。中國人應節的食品，必係好味而實惠之物，端午節之裹蒸粽如此，中秋月餅如此。復活蛋乃華而不實的東西，食之無味，棄之可惜，實在徙錢。

好在冇人送復活蛋畀我，否則一定壁趙，請佢改送皮蛋或鹹蛋。自然，三蘇亦不會用皮蛋或鹹蛋送畀朋友，因爲怕人地話三蘇土包子，唔夠洋化。因此三蘇與復活蛋無緣，亦與復活節無緣。

（一九七一年四月，電視周刊）

妾侍制度不消自滅論

最近本港立法局提出一個新婚姻法案，這個新法案看來一定通過的，頂多稍加修改，原因是，這個法案的名堂是「廢妾」，這個問題，自然獲得立法局議員全體的擁護，不但女議員聲嘶力竭的叫好，而且男議員也不敢說不好，否則就是表示他們擁護納妾，擁護納妾就是意圖納妾的前奏，這還了得：即使好多人心中想納妾，口中亦不敢講出來者也，何況，事實上現在沒有人會想納妾。假如他們還要反對廢妾，他們便是思想落伍，與時代隔離。事實上，納妾的行爲，乃落伍的行爲也。

廢妾的運動，在香港已經搞了十幾廿年，記得最早的廢妾運動，乃由一班社會名流及婦女運動者發起，當時組織了個「反納妾委員會」，並且發起「反納妾萬人簽名」，簽名者要加入反納妾行列，抱着信心，身體力行，一於反對納妾，取銷現行妾侍，廢除大清律例，當時亦搞得相當熱鬧，反納妾的人，風起雲湧，簽名的人極多，可是後來政

府特令組織事須交這個問題之委員會，經過一番調查統計與研究之後，發表一個冗長的報告書。報告書的內容，主要的一句話是：「維持妾侍現狀」。原則上不同意再納妾，原則上厲行一夫一妻制，但納妾自便，不算通姦。換言之，等於擁護納妾，最少是反對反納妾，於是反納妾運動當堂散晒。

其後雖然有人仍不時發出反納妾呼聲，但納妾的鑼鼓之聲更大，不少人公然發帖請客，爲了「納姬」，於是漸漸就冇人再提反納妾，好多妾侍就安安樂樂，只要自甘於做姨太太，冇人要取銷她的地位。

現在，眞正反納妾的法案提出來了，據該法案規定，在指定一個日期之前已經納妾者，那個妾侍的地位，便可保持，有其家庭地位，將來的子女，可以同大婆一樣享受遺產，但是指定日期之後做妾侍的，則法律不再承認其地位也矣。

因此，有齊人之癖者，必須在指定日期之前，狼狼忙忙納番一個妾侍，否則以後就冇齊人之福可享，至於現役的黑市妾侍，則亦要匆匆忙忙的設法要求丈夫正式冊封爲小妾，否則以後便冇晒地位，自己所生的子女，當堂變了私生子也矣。

但是，眞相如何？那些黑市夫人，眞的如此心驚胆震，不惜向大婆斟茶叩頭，請求

改名，成爲姨太太乎？未之有也。那些有齊人之癮的，亦會趁此時機，匆匆忙忙，擺番一個二奶，趕住唔過指定日期乎？亦未之有也。何解？因爲如果眞有齊人之癮者，早已納了妾侍，冇這一鋪癮的，根本不會趁熱鬧，趕住要去做齊人。

然則，照此說來，香港冇乜人中意做齊人乎？非也。只爲大家的思想已經進步，不再娶二奶，認爲擺二奶乃係落伍的事情，至於是否男人眞的不中意女人，不想在老婆之外，另外搵一個人，則絕對不是。只不過他們決不會納妾咁笨而已。

現在好多大人先生，口中極力反對納妾，但是他却有一位黑夫人，或公開，或半公開或全公開，這一位黑市夫人，有些大胆到叫乜太物太，當正是太太身份，小胆的者，則叫乜小姐物小姐，而親友之中，則無人不知道這一位乜小姐物小姐，乃係這個大人物的「寵姬」，她不是正式結髮，地位當然是妾侍，但佢又未正式改名入宮，地位比妾侍更低，而這些小姐們安之若素，甚至你勸佢做妾侍，佢亦會鬧你一餐，曰：「我不做人二奶者！」因爲在她們的心目之中，情婦的地位，比二奶高出唔知幾多皮！有時重大過大婆，事實上正是如此，好多朋友的集會之中，男人帶佢去出場，不帶正式太太，於是乎大家都叫佢乜太物太，豈非比做二奶高級好多乎？就算乜小姐，亦比做妾侍更高尚

也。

在男人的心目中，亦覺得妾侍這種制度，的確落伍之至。現代的男人，再冇從前的人咁笨，會娶一個二奶來綁住自己。黑市夫人式的情婦，並無名義上的約束，彼此自由自在，合則留，不合則去，何其過癮？而且，她們沒有法定的地位，不怕佢地分了自己的身家，她們不是妾侍，自然亦不抵觸法律，所以何必娶二奶？娶了二奶囘家，要畀大婆管住，郁不得其正，而且俗語有云：一條鎖匙唔聞聲，兩條鎖匙鈴鈴响。有了一個妾侍，勢必家嘈屋閉，自己難爲左右袒，妻多夫賤，結果瞓廳都有之，但是情婦則不然，縱然不能在情婦家中過夜，但亦可以半夜光，晚晚溫存，何其疏肝？與擺個妾侍，有何分別？娶了妾侍返來，如果大家發生意見，不能隨便趕人走，但若是情婦，則頂多過一筆水，馬上可以各行各路。

在女人方面來講，亦甘於做情婦而不做人妾侍，一來免得受大婆之氣，二來不必同大婆爭丈夫，至於地位云云，她們覺得妾侍的地位最不香。講出來都衰過做女，不如就做個小姐好過，至於生活，反正有男人照refill，可能家用多過大婆，何必要在大婆家中食飯？事實上，情婦手上的鑽石戒指，一定大過大婆手上那一隻，男人買香水，送畀情

歸，不會送畀老婆，好多黑市夫人所住的屋，佈置堂皇，而且是黑市夫人名下的物業，而大婆則仍然租一間舊樓居住，由此可見，女人決不做二奶，只肯做情婦者也。至於遺產問題，更加簡單，男人有遺囑，不必黑市夫人憑二奶的身份去領一份。遺囑一打開，黑市夫人那一份就大過大婆的一份也矣。

所以妾侍制度不必立法而後消滅。

（一九六九年八月，電視周刊）

世上無必準之錶，亦無不準之錶論

每一個人都有一隻手錶吧？有些人不止有一隻。更有一些專門玩錶之人，擁有三二十隻手錶的，當然此乃特別嗜好。不過不少人都想買一隻靚錶，以此炫耀於人，一如好多人恤衫口袋中揷上三支金色墨水筆原子筆與鉛筆一樣，屬於「示威格」矣。

當這個「睇鐘做人」時代，的確不能冇一隻錶，冇咗錶，週身唔方便，會友會失約，搭船會送船，甚至早上唔會起身，睇戲睇得一半，泊咗汽車唔記得餵老虎，以至畀人拖車，諸如此類，總之論盡非常，從前的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可以冇一個鐘冇一個錶（當時亦未有鐘錶發明），大家約會，只講什麽時辰，等候一兩個鐘頭，視作等閒，因爲農業社會，個個人都大把時間，不必緊張。現在農業社會已經爲工業社會所代替，經濟中心由農村遷到都市，於是分分鐘計數，時間卽金錢，多一個鐘頭與少一個鐘頭，差天共地，甚至幾分鐘亦可以把局勢扭轉，得失相差極大，比方說，你要坐飛機和

去趕住做一筆生意，不料你來遲一步，趕不上飛機，坐下一班去，則那一單生意已經爲人捷足先登。

我們日常生活，由於緊張，也是分分鐘睇住個錶做人，一排電車，急駛而來，我們必定搶先搭第一架，其實兩車之間，相差不到三四分鐘，眞不知何以要打尖一樣搶第一架？可見生活一味緊張，分秒必爭。於是乎手上那一隻錶，作用便大了。

由於要趕時間，由於分秒必爭，由於飛機輪渡以至巴士都睇鐘開行，所以手上那一個錶，就非準確不可，否則夜晚打完麻雀，趕去碼頭，最後一班小輪已經離開碼頭，使你望洋興嘆。雖然還可以改搭嘩啦嘩啦，但皮費則重得多，說不定打成晚麻雀，都唔夠贏來搭船也。因之手錶非準不可。

手錶要準，各大鐘錶商便以此爲標榜，話自己的出品如何分秒不差，與天文台無異，手錶工業，亦根據此種路線改進，務求其準。高醻頻手錶也，原子鐘者，石英鐘也，空氣鐘也，層出不窮，其目的在求鐘錶的準確。鐘錶的宣傳，除了式樣美麗之外，一味話自己個錶準，賣花讚花香，固然如此，然而眞正準確與否則大成問題。

最近時時聽到收音機播放電台的報時，使人失笑，因爲往往這一個電台話：「最後

的鐘聲一响，便是夏季時間×小時正。」但是第二個電台，則早已响了鐘，第三個電台，則又等幾秒鐘後才「嘟」起來，可見幾個電台的鐘，也不一致。有時我們在香港天星碼頭，對住個小笨鐘較好手上個表，上到船一望，船上有賣廣告的鐘，竟然也相差一兩分鐘，好吧，算這一個行快咗，到了尖沙咀往廣九車站的大鐘一望，對下手上個錶，又差分幾鐘，使你徬徨無主，不知邊一個錶至啱。火車站的鐘，照理為世上公認必準的鐘，如果火車站的鐘不準，鐵路上的火車便有撞車之虞。但是，渡海小輪碼頭上的小笨鐘，又話與英國大笨鐘一様咁準確者也，何以又有出入？不但此也，更有笑話的事，有一回三蘇望下火車站上的鐘，竟然朝東的一面與朝西的一面，相差凡五分鐘之多，更使人唔知信邊一面好？如果兩個朋友對這個鐘來較錶，彼此爭論準確問題，有排拗矣。

實則對於手錶的準確問題，不必緊張。三蘇對於時間觀念，固然好差，但亦不至因此而頭痛，三蘇手上的錶，可以說日日準確，雖然此乃下價之錶，何以會如此準確？製造得特別精細乎？非也，不噏你說，三蘇這一個手錶，每日大約行慢四五分鐘，拈去較過幾次，亦冇辦法較得準，然而何以三蘇話手上的手錶日日準確？道理非常簡單，三蘇日日較是也，甚至一日較兩勻是也。普通的錶，即屬流嘢，每日亦不過出入四五分鐘，

其不準的程度，已經頂晒籠，但不要緊，你每天上午起床，聽住電台（最好聽梗一個電台，以免有所出入。）頓時，你立卽較錶，於是起碼有半日時間，分秒不差，然後到了下午，又再聽電台報時，你再較一次，不是下半日你個錶又一樣準到離譜，隨時自己應用，固然不怕走鷄，朋友問起，亦報時準確，其價值與三二千銀一個錶無異也矣。

此外，三蘇還有一道竅門，不妨公諸大家，三蘇較錶，照例較快一分或兩分鐘，於是趕起車船，唔慌走鷄，與朋友約會，也不會遲到，至於有人問起幾點鐘，你自己心中有數，減番那一兩分鐘，然後報時，便無揸板。所以三蘇個錶，在友儕中一向以「最準確的廉價錶」著稱於時。

其實，天下無準確之錶，根本地球自轉與不轉，時常有偏差，無論你個錶幾準，一樣不能算是永久準確，天文台上個標準鐘，亦時常要較正者也。由此可見，我們又何必求手錶之行得準？因爲根本冇行得準的錶者也。但是，世上亦冇不準確的錶，就因爲你可以照三蘇的辦法，早晚各較一次，便包你時時擁有一個準確的手錶。你如果唔較，幾時都唔得眞正準確，此乃無可如何之事，何況，事實上任何一隻錶，不論價值幾何，亦必走快或走慢，頂多快慢不出一秒的千分之幾，其不算眞正準確也可知，人地個錶每日

行快一秒的百分之一，你個錶一日行快兩分鐘，不過五十步與百步之間，其不準也相同，又何必有自卑感？

太陽神太空船探月，時間當然準確萬分，但太空指揮部亦不時要同佢地報時，由此可知，天下間實在冇眞正準確的錶，但只要你肯頻頻較正，則世上亦冇唔準之錶者也。

（一九六九年八月，電視周刊）

論業餘天才與職業天才

最近我聽到有一個什麼「業餘天才歌唱比賽會。」三蘇想了半天，仍然有黑漆燈籠之感。

「業餘歌唱比賽」，已經常有舉行。意思是說，參加的人都限於業餘的歌唱家，職業唱家不能報名。望文生義，一目了然。但是何謂「業餘天才歌唱比賽？」却使人莫名其妙矣。這是否說？要參加此項歌唱比賽的，第一必須業餘資格，第二，必須有天才？照三蘇看來，參加「業餘歌唱比賽」者亦必須具有天才，才有獲勝機會，因爲是業餘，卽使是未經職業性歌唱的訓練，如果不有天才，如何可以唱得出來？比方三蘇，自問會唱幾句「負心的人」與「愛你入骨」，同時亦是業餘資格，但是三蘇敢報名參加「業餘歌唱比賽」乎？當然不敢。因爲自知冇唱歌的天才，唱一句，嚇壞人，唱兩句，嚇量人，唱三句，嚇死人都有份。所以，大凡參加業餘歌唱者，必須有歌唱天才，可無疑問。那

末，舉行一個「業餘歌唱比賽會」可矣！何必又要聲明是「業餘天才歌唱比賽」？

那末，這一個招牌，當然另有所指矣。照字面推測，參加這一個歌唱比賽會者，必須有「業餘天才」，這一來，三蘇就自問讀書少，實在不明白，什麽叫做「業餘天才」？

據我所知，天才就是天才，如今才曉得。世界上的天才要分兩種：一種是「業餘天才」，一種是「職業天才」。因爲業餘這一個名詞是有相對性的，如果沒有「職業天才」，自不會有「業餘天才」，既有「業餘天才」，當然也有「職業天才」矣。例如打足球的球員，有些是「職業性球員」，因爲有了「業餘性球員」之故。在前幾年，香港的足球有職業性球員，淸一色是業餘資格，那時候，就冇所謂「業餘球員」。外國的球賽，亦分職業與業餘兩種，球員亦分職業與業餘兩類，假如他們的球賽只有一種，不論是業餘也好職業也好，就不必在球員兩字之上，再加職業或業餘字眼了。

因此，既有業餘天才，自然有職業天才。三蘇對於「業餘性天才」已經搞不通，更不明白什麽是「職業性天才」矣。不過三蘇好學不倦，活到老，學到老，對於新名詞，尤其必須搞淸楚，方能追上時代，因此想了一個禮拜之久，才研究出天才之所以有職業

與業餘之分原來有好多理由，亦有好多解釋。

職業天才者，大抵係指搵工容易之人。我們每每見有好多人搵工打，眞是易如反掌，話打邊份工，就打邊份工，打開邊份工，唔中意。搵過份，立即就搵到，此種人，眞係有搵工天才，與好多在某一個機構做過世的人，完全不同。比方三蘇教書，教了二三十年，教到厭死！幾乎天天都想改行，或者想搵過一份好待遇一些的教席，至今尙無辦法，如果三蘇監硬辭咗職在先，然後設法搵份新工作，則三蘇實在冇膽，因爲可能就此失業者也。如果不辭工在先，人地又不肯介紹，認爲三蘇有了工打，何必再搵咁多事。因爲搵工打，實在亦非易事也，可是有職業天才的人就不同，隨時轉飯鑊焉。

其次。職業天才，亦可作「有打工命冇事頭命」之解釋，因爲佢有打工的天才，所以不愁冇職業，但是要做事頭，坐處指揮人就難上加難。至於話收租食稅，更加無從過問，因此，職業天才者，縱然唔憂冇工打，但亦成世要打工，以其有捱牛工的天才也，如此說來，三蘇亦算有番多少職業天才。

講到業餘天才，那就完全不同了。有的人，行行企企，食飯幾味，你問佢「在邊處發財？」佢冇辦法講得出，顯然是個無職業遊民，無業本來等於失業，但此種人却似乎

並非失業，大把入息，否則早已餓瓜。由此可見，此種人與無業遊民不同，與失業亦不同，無以名之，只能名之曰「業餘人士」。又如有些大把寃把收租之辈，亦無職業，但自然不能說他們失業或是無業遊民，亦只可叫他們做「業餘人士」。

一個有職業天才的人已經不易，但也不太難，有條打工命卽可；但要做「業餘人士」則確非有天才不可，否則何以唔使勞力，便有銀紙收？冇職業，而享受又好過有職業？可能其有「業餘天才」也矣。

把這兩個名詞想通之後，乃可以明白何謂「業餘天才歌唱比賽」？原來參加此種比賽者，必須是冇嘢做而又非失業之人，卽等於俗語所謂「食飽飯等屎痾」之輩，例如收租的業主；食爺飯着嘢衣的少爺仔，華衣美服，晚晚燈紅酒綠，而又不是職業女性的女人；行行企企食飯幾味的朋友，這些人，便可以參加歌唱比賽，至於歌唱本身有冇天才，那却不成問題，因爲招牌寫明，規定有「業餘天才」卽可。

大抵有些唱歌的人，的確有「職業天才」，唱起歌來，使人毛管大動，專門以虐待聽衆爲能事，但佢地却可以登台唱歌，甚至被稱爲歌王歌后，甚至佢份工歷久不衰，若非有「職業天才」，又點唱得咁耐？有一的歌唱者，本來唱得甚好，但時常都不得掂，

聽家即使渴望，總睇唔見佢上塲，就因爲佢冇「職業天才」，只有「業餘天才」之故，於是偶然在電視上，見佢客串唱歌，在某舞會中，亦見佢露下面，這種歌唱家，本來有唱歌天才，可惜冇「職業天才」，因此只有常常用業餘資格出唱，原來佢條命生成有「業餘天才」也。

有人說：「業餘天才歌唱比賽」並非如此解釋，三蘇解錯晒，那末，三蘇願執弟子之禮請教：何謂「業餘天才歌唱」？

（一九六九年十月，電視周刊）

由兒童不宜觀看論到成人不宜觀看

早在大半年之前，三蘇在本欄寫過一篇「兒童只好看電視」的文字，爲的是三蘇發覺在香港上映的電影，十部中有五六部聲明「兒童不宜觀看」者，三蘇想請幾個世侄去睇電影，竟至於慳番銀紙。同在家中睇電視。半年之後的現在，此種情形，不但仍然存在。且來勢似乎越來越兇，十部片中，不止五六部不宜兒童觀看，有時竟達八九部之多，戲院不必掛起「兒童入座，亦須憑票」的牌子，戲院中亦冇一個細路矣。

當然，所謂「不宜兒童觀看」的「兒童」，亦無確切的定義，十歲八歲是兒童，十四五歲亦可稱兒童，有的十五六歲的大細路，照樣去睇「兒童不能觀看」的影片，似乎亦未見有收票員拒絕其入座，此種兒童，亦看得津津有味。反之，有的不宜兒童觀看的影片，如果帶七八歲的細路入去睇，佢地則又未必睇得明白，除了殘暴鏡頭之外，即有肉感暴露鏡頭，他們也無動於衷，有個小妹妹在電影畫報上看到不許兒童觀看的電影硬

照，指而告三蘇曰：「呢個女人洗白白」，又指一對男女正在沙灘上擁抱者曰：「佢地游水玩沙。」

在另外一方面，三蘇近來看了幾部電影，並冇聲明兒童不宜觀看者，却又俾世侄問到口啞啞，例如有套一女侍二夫的，世侄就問：「呢個女人究竟係邊個老婆呀？」又有一部畫面並不暴露，而對白又露骨又鹹濕的，一個十三歲的世侄女猛咁問三蘇點解？搞到三蘇一身蟻，未睇完就帶佢出來食雪糕。這些影片，在畫面上並無「不宜兒童觀看」的地方，但實際上認眞不宜兒童。因爲論「教壞晒」的程度，這些電影比床上戲重犀利得多，床上戲，頂多是展覽性生活的一部份，不見得十分教壞人，有的影片的意義與主題，壞到透，把爲非作歹與亂晒秩序的事作爲正常，在大人欣賞，倒無所謂，供給兒童觀看，就萬萬不宜了。

是以電檢處的尺度，實在大有研究的必要，暴露女人肉體的不好，有時不暴露女人肉體的影片更不好。

最近，三蘇又發現，除了不宜兒童觀看的電影之外，還有的影片，亦應寫明「不宜成人觀看」。或曰：影片竟有不宜成人觀看者乎？成人是乜都睇得者也。關於此點，三

蘇非加以解釋不可。

所謂「成人」，並非指七老八十的人而言，甚至亦不是指三四十歲的人而言，而係超過十七歲的人是也。滿十七歲，就是法定的成人年齡，這些「成人」問題最多。假如你注意近年來香港的犯罪案件，十宗之中，約有五宗以上是十七八歲到二十五歲這些「成人」的傑作，非禮女人也，搶掠爆竊也，以至偷呃拐騙也，主角都是靑少年。至於威脅飛女而食軟飯之輩，則更加由這些後生仔一手包辦，那些後生仔，便是「不宜兒童」以外的成人。有一宗涉嫌謀殺案件，被告直認其手法是從電影學返來。至於在小舞院中等等架步中滾女仔，在公寓中幾個人大被同眠的，都是這些剛過十七歲的成人。這些成人，何以知道咁多事？何以如此胡天胡帝，大半也是在電影中學返來的。甚至食迷幻藥吸大麻的「智識」，也往往向銀幕上學習，誤解「新潮」意義的靑年男女，也是由電影中受到教育，這些電影，可能奉諭不許兒童觀看，其實他們並非兒童，他們是成人，他們有權去看電影，因此他們在電影上「學到嘢」，知道如何與女仔調情造愛，學會如何出刀仔開片，如何閃電搶金舖。

自然，如果把這些罪案全部賴晒在電影上，似乎過份一的，但事實上電影教育了他

們。所以有的影片實在不宜「成人」觀看，因爲「成人」太過年輕。最近英國要把成年的年齡由十七歲降至十四歲，美國亦有跟隨之意，甚至香港亦有人主張把成人的法定年限降爲十四或十五，據說可以增加工業上的人手，如果此例一行，則香港的一部份影片更有規定「成人」不宜觀看之必要了。

除了這一種之外，還有一的影片，的確也不宜「成人」觀看，此處的「成人」，並非指後生仔，而係三四十以至七老八十的人了。或曰：那一種影片不宜年紀大的人看？三四十歲以上的人，思想上生活上都已經成熟，經過電檢處無情剪刀之下的影片，還有什麽不宜觀看的？三蘇又要加以說明，就是那些太過兒嬉的影片是也。

有的影片的製作，認眞化學，有的則大話西遊，有的則名爲喜劇，實在唧都唔笑。每逢看到這些電影，三蘇如坐針毡，覺得只有細路啱睇。例如特務打鬥片，三九兩丁七人，衝入幾萬大軍把守的重要堡壘。如入無人之境，敵軍見到他們，不須他們開槍便已紛紛跌倒。有的戰事片，飛機大炸戰艦，一眼就睇到那些戰艦係放在水池中的塑膠製品，炸彈下去，水不揚波。有的武俠片中的女俠，軟手軟脚，連提刀都冇力，而大隻佬故意引頸就戮，有的男明星，肥屍大隻，走都走唔起，却去追賊，那些賊只好在前邊不斷回

頭望，等埋佢來殺自己。又有的所謂喜劇，幾個男女，追來追去，好比三傻似的笑片，睇到人打冷震，男女談情的對白與表情，使人起鷄皮疙瘩。故事中的男女，個個都係天生天養，打四五百銀工的人，住在華麗洋房，出入必係大酒店與夜總會，這些電影，只有細路會信。成人看之，簡直莫名其妙。每每看到這種戲，三蘇就越睇越肉刺，覺得買票入場那兩三元，不如去飲咖啡好得多。細路睇查查！可能覺得好睇，我們成人，則實在不宜觀看。甚至，有些不宜兒童觀看的肉感暴露影片，也看到成人反胃，有時這種影片，兒童看看，反而無妨，成人就實在不宜觀看了。

（一九七〇年五月，電視周刊）

娼妓不可能合法化論

近來，「娼妓合法化」問題，又提出來討論矣。如果有人問三蘇，對此事的「行市」如何睇法？三蘇不假思索曰：「成爲事實的希望比外國馬合法化更渺茫。」何以故？因爲香港的大人先生中意道德，中意文明，中意城市清潔，亦中意掩耳盜鈴。明知外國馬流行到街知巷聞，一樣不肯公開，甚至有人否認有此事實。娼妓也是一樣，雖然大家都已心知肚明，尋花問柳之人分分鐘都可以搵到女人「傾偈」。但大人先生認爲：此乃「傾偈」而已，不是嫖妓。縱然有些人亦認爲香港有私娼存在，但此乃犯法的行爲，一如打刧與販毒，香港沒有娼妓，亦不許有娼妓！因此時時亦聽到有人講：如果娼妓可以合法化豈非話販毒亦可以公開？乾脆把娼妓與白粉鴉片等量齊觀，視爲一體。由此可見，娼妓合法化又點可以付之實行？

到底香港人是否個個都如此乾淨，對女人目不邪視？不搵女人？並非三蘇有心得罪

人，好多口口聲聲反對娼妓合法化的大人先生，亦會上舞場，去公寓，或者到什麽酒吧或咖啡座去玩下，但他們無論如何，不許娼妓合法化！因爲他們並不承認自己去嫖娼。他們上舞場，只不過是消遣而已，研究交際舞而已。他們去公寓搵女人來傾偈，亦是消遣而已，傾下偈而已，或者是鬆下骨，伸下懶腰而已，並不是嫖！因爲香港根本冇娼妓！

既然有咁多地方，可供消遣，可與女人談心，又何必要娼妓合法化？就算在酒家的房間中，訂下酒筵，邀來好多「小姐」陪坐侍飲，開筵坐花，但此乃應酬來賓或遊客，甚或是業務聯歡耳。與召妓完全不同。甚至，在杯酒言歡之後，餘興未闌，在小姐香閨滅燭留髡，或者在上等招待所休息兩三個鐘頭，也不是嫖娼，只不過找女朋友做下打令耳。香港根本冇娼妓，又豈能說人嫖娼？

好多人反對娼妓合法化，目的就是不許「娼妓」這個字眼來汚辱東方之珠的令譽。反正有娼冇娼，事實上並無兩様，要找女人就有女人，又何必要娼妓合法化，以致爲人嘲笑香港是個窩娼的地方？當娼是犯法的事，蓋「引誘人作不道德的事」是其罪名。但是嫖客則冇事，並不犯法。因爲他雖然作了不道德的事，但只係「被誘」。所以作不道

德的事亦不是罪，引誘人去做，就唔得了。我們男人去搵女人不算宿娼，所以也不影響我們的道德，絕對不算有損名譽。同時也不必担心犯罪，就算有人捉住，坐牢罰欵，是女人方面的事，與我們無關。如果娼妓合法化，那就大大不妙了，你去宿娼，雖然合法，但影響名譽，有損個人之道德，想做紳士都幾難。現在則不同，既有宿娼之樂，又無犯罪之虞，更冇敗壞名譽之嫌，則娼妓又豈可合法化哉？

（一九七一年二月，電視周刊）

有奶便是良論

俗語說：「有奶便是娘」，此乃罵人的話。意思是說：邊個係老豆或祖宗佢亦不理，見山就拜。總之見人有銀紙，就可以認賊作父。不問是非曲直，亦不理良莠好歹，有酒有肉卽是老友，亦此一類也。這種人實爲數不少，所以社會上往往冇乜正理。好在還有些人，不持「有奶便是娘」主義，仍然保持其身份立場，堅定不變，否則這個社會，更無公理正義可言矣。

現今所論者，並非這種大題目，三蘇把個「娘」字改爲「良」字，乃係對近來香港的「娛樂事業」而言。此種娛樂事業，包括電影，表演以至於酒吧夜總會在內。

自從香港的電影檢查制度放寬之後，黃色電影乃大告出籠。雖然所謂放寬，亦有其尺度，與色情泛濫之北歐及美國以至英國，皆瞠乎其後，但在香港，由於較之從前放寬了範圍，因此觀衆就趨之若鶩。平心而論，此種影片，有的內容甚鹹，但有的則實在不

鹹，其所以收得者，只因有一兩個女人半裸鏡頭，把胸部露出，於是乎觀衆拍爛手掌，排長龍去買飛矣！因此不由得使人想起這一句話：「有奶便是良」。「良」者，好嘢也，正嘢也。有人睇完一套電影後告你曰：「正嘢！」其意卽是銀幕上可以見到女人的半裸嬌軀。此非「有奶便是良」乎？有過幾部電影，內容實在一無足觀。有時連故事也沒有，但塞滿銀幕的，都是女人的乳房，於是便大收爆棚之效，連滿一月矣。

此風一長，於是有奶的影片乃紛紛呈現在觀衆眼前，睇電影，好比睇裸女什誌。影片壞到不堪，亦無所謂，只要有女人乳房便得。因此不少本地影片，亦起而效尤，一味拍女人乳房，不計影片如何粗製濫造。結果同樣收到盤滿砵滿。想起來，眞是莫名其妙。不但此也，有時那些半裸美人，只得一個裸字，全無美感可言，甚至睇到作嘔，而票房則一樣收得，除了「有奶便是良」的理由外，冇辦法找得到其他原因。

電影如此，娛樂場之表演亦步亦趨，以前的跳舞表演，不敢半裸，現在則視作平常。大凡有此種半裸表演的地方，就必收爆場之盛，觀衆看表演，已不講究其藝術如何，舞術舞姿如何，甚至不講究表演者之身材面目如何，總之肯脫便得。由此下來，好多未成名的電影明星，亦以競脫爲能事，他們對着鏡頭，半解羅襦，因此就使影片收得，自

己揚名，老板重視，連連開拍新戲，搖身一變而爲大明星，此卽「有奶便是頁」之另一明證，幾乎迫使「冇奶之星」，不成爲星焉。

娛樂場所表演之外，還有酒吧，亦走這一條路線，自從美國有無上裝酒吧出現之後，各地仿效，香港本來限於禁例而無法實現，近來此例又再放寬了，於是無上裝酒吧，乃紛紛出籠。醉翁之意不在酒，酒不醉人人自醉，瞪着一雙眼，無非看女人胸前，眞是怪事。實則這些女人乳房，往往亦全無美感者也。酒吧因爲有半裸吧娘，生意鼎盛。噫嘻，這個世界，豈眞「有奶便是頁」乎？

（一九七一年三月，電視周刊）

議員難做選民亦難做論

市政局民選議員有些空缺要改選了。這幾日來，好多議員候選人忙個不亦樂乎。助選團亦出齊兵馬，搖旗吶喊，向各方面出動拉票，緊張非常。但是香港的選民却一點也不緊張，遊遊冚，淡淡定，滋滋油油，好少人特別關心。除了與某一個候選人有特別交情之外，他們對於投票選舉一事，毫無熱鬧之感。好多選民甚至下定决心，好少理。

香港人對政治不關心乎？此亦不見得。對民主選舉的習慣仍未養成乎？亦不見得。選民之所以如此冷淡，是因選民心中有數，他們投票所選出來的市政局議員，實際上對佢地的生活，並無多大直接關係。因爲選民明白，市政局的民選議員，實際並無多大權力。市政局所能管之事，雖然有一部份關係大衆，但與香港之施政無關。對選民本身的影響，實屬有限。何况，市政局的議員中，有一半是官守議員，此乃政府官員也。另一部份，則是官委的非官守議員，這些議員，不必競選，奉委去開會。餘下來的，才是民

選議員，因此集民選議員之力，亦好難左右市政局的政策，何況市政局所能管的職權，根本就局限於一個小範圍。

私校教員的薪水想提高，他們多數是選民，但可惜市政局對此却無能爲力，縱然民選議員講到聲嘶方竭，亦冇辦法指出一個「增加私校教員薪水」的議案。好多市民對本港的交通情形不滿，但市政局議員亦冇權更改交通法例，最近發生新樓變危樓之古怪新聞，市政局議員除了用私人名義發表一點感想之外，又冇辦法干涉，甚至連質詢之權亦沒有。選民心知肚明，便覺得選邊個出來做議員，都冇乜大關係。

市政局的一部份職權，與大衆是有關係的，例如徙置區事務，例如小販牌照之類，但可惜小販及徙置區居民本身有選民資格者甚少，市政局議員對小販及徙置的工作，亦受到許多限制。香港有四百萬人，登記選民只得三萬幾，一百分之一都未夠，職權不大，選民又少，此種選擧，不外是裝點一下民主橱窗。外人聽說香港亦有「民選議員」，以爲香港有個議會可以左右政府政策。議員選擧之作用，盡於此矣。

因此之故，市政局民選議員好難做，因爲想做亦乜好做，他對選民講到天花龍鳳，選民亦心中有數。蓋選民亦不容易做，第一並非人人有選擧權，即使有投票癮者，可能

冇資格，有資格的，又冇投票癮，而且，投票亦係一件麻煩到極之事，要在指定時間到指定地點，還要帶埋身份證，若果選出來的是全部立法局議員，那可不同，辛苦的亦冇所謂，但選出來的又只係對芝麻綠豆鷄毛蒜皮之事亦唔多話得事之議員，試問又有乜心機？議員難做，選民亦難做，因此每次選舉，候選人所得的票數，往往只得選民的幾成，想起來，此事眞係攞來搞也矣。

（一九七一年三月，電視周刊）

論公厠應否收費

近來有一件厠所消息，三蘇寫慣厠所文章，乃不能不一論之矣。

市政局通過一個女議員的動議，取消了公厠的一毫子開門費，以後一律免費。三蘇對此，頗不同意，原因是一毫子，實在可以維持香港的面子者也。

何以講得如此嚴重，說出來大條理由，香港的公厠，大部份不收錢，那些公厠，亦可以入得摩囉街者矣。據說的確有些外來遊客，走去石板街下邊的公厠去參觀，認爲此乃保存得香港文化的地方，與文武廟異曲同工，因爲在地底做厠所，並不爲奇，只奇在這個厠所的頂屋，成日有人行，而且冇乜地方透氣者也。

平心而論，香港大部份的公厠，落在遊客的眼中，實在頗爲失禮，多數濕淋淋，臭崩崩，使人作嘔。雖然，厠所不是遊客要遊之地，但亦難免有遊客有此需要，于是乎香港之珠，黯然無光，而香港的「香」字，亦解唔通，遊客一定話導遊車大炮了。

但是，那些一毫子的公厠則不同，它足以扳回香港的面子，地方異常乾淨，一切合乎衞生，放一毫子入去，內邊一切齊備，遊客如果到此一遊，必嘆香港市政之佳，値得叫做香港之珠也矣！現在，公厠免了這一毫子「開門利是」，對於遊客的印象，也許更佳，更讚香港的市政，但是，三蘇担心的一點是：當這些收錢的公厠，變爲免費之後，情形會點？

議員說，佢亦知道，收一毫子，乃係作爲補貼公厠的管理設備以及雇用淸潔人員之用，如果冇了這一毫子，即是冇了「補貼」，那末，是否就會取銷了厠所的管理人員，或者設備減低？市政局大可以作爲藉口者也，於是乎就把這種公厠與其他免費公厠，等量齊觀，一律辦理。這一來，結果如何？拱北行與天星碼頭外的公厠，其汚糟程度，自與其他的公厠一模一樣，不在話下。

此非三蘇危言聳聽，事實勢必如此。平日有好多人不去這種收費公厠，因爲一毫子亦是一件事，雖然好多人認爲一毫子唔係錢，但亦有好多人覺得一毫子可以買一個麵包，尤其是經常火頭免費公厠的人，自然不會家中有抽水馬桶，無所謂衞生設備，每天必須要去公厠排隊，此種情形，自非住在兩廳三房兩個浴室三個厠所的人家所能了解，這些

市民，每天早晨，揸張報紙去公厠，認定某一個「卡位」快趣輪到，便企在一邊，恭候辦公者下台，然後趕忙接班，有時企到脚軟，而肚中其痛如絞，亦毫無辦法，偶然催下那個老友：「兄弟，爽手的，得唔得？」那一個老友可以全不理會，因爲佢霸佔一坑，彷彿是他的「食邑」，別人不能侵犯，他有權逗留於此，老子中意幾耐就幾耐，有人可以催但落台者也。此中苦況，外人不得而知，這些老友，就不是火頸收費一毫的公厠之人。現在情形不同了，一律免費，去到設備最佳公厠，亦不必花這一毫，於是乎那些去慣免費公厠的老友，豈有不改行去這些公厠乎？

於是乎這些公厠乃常有爆棚之盛。

爆棚倒無所謂，少了這一毫子，可能就會減低其衞生程度，這一點，倒不見得因爲管理有人，或者減少設備，而一大半爲了如厠的人，不習慣於此種設備，或者欠缺公德心，乃造成公厠中的一塌胡塗，事實上，此種情形常見於不收費的公厠中，有一個碼頭外面，有兩個廁所，一個收費，一個不收費，不收費的就比收費汚糟百倍，其中亦有一個重要的因素，便爲了人多人少問題，要花錢的，自然人少，不花錢，自然人多，人多就少不免汚糟辣撻，因爲清理不易，再加上一些冇公德心的人，結果是「唔埋得鼻」，

可以預測。如果遊客到此一遊，論盡之至矣。

收費的公廁，類多存在於「洋化」區域，亦遊客時常來往之地，所以平時在遊客眼中的香港公廁，並不失威。如果三蘇不幸而言中，收費的公廁變爲免費公廁之後，立刻降低水準，與其他公廁一樣，則遊客見到香港公廁，勢必面子蒙不潔，人皆掩鼻而過之矣！豈非令香港失禮之至乎？

因此三蘇話，這一毫子，實在足以維持香港的面子，亦因此，三蘇反對公廁一律免費。

建議取銷一毫子的議員，其理由是一毫子還在其次，最怕人有三急之時，而恰巧沒有這一個輔幣，使人極感狼狽。這一點，未嘗不是道理，但要剋服這一個困難，其實易如反掌，以現的收費公廁來講，附近必有地方可以找換輔幣，因之未必時常發生問題。縱然担心到這一層，亦大有補救的辦法，收費公廁中，常常有工人管理，此君便可負起找贖的責任，入去方便的人，在三急之時，必可有辦法想，而不致於不得其門而入，所以這一個問題，實在不是問題。

雖然，公廁既有免費的，便應一視同仁，不宜分彼此，有些公廁要收錢，似乎製造

高級方便人士。未免「階級觀念」太深，但實際上，一毫子既然不算什麼，那末，就不妨讓它存在，以供遊客的需要。事實上，從來亦未聞有人敢話，反對公廁收一毫，可見大家都擁護。何況，如果要慳這一毫子的話，亦易過借火，好多人可以到附近的茶樓酒家去借借光，便一切慳番者矣。

現在，此案業已實行，將來必有人會話，要維持原來收費公廁，照三蘇之意，則不如另設一些遊客公廁，收費每位五毛，設備更優者，豈不甚佳乎！

（一九六九年三月，電視周刊）

論模特兒，無突兒與無特兒

香港的時裝表演大告流行，不過是三五年內之事。二十年前，香港雖已相當摩登，時裝表演則一年只有四五匀，而且睇時裝表演的若非紅鬚綠眼之輩，亦必是死都唔肯講唐話的中國人。若在三四十年到來講，則時裝表演更少之又少，一年只得一兩次，一般市民根本不知有其事。其實香港女人尙少，而時裝表演則又唔見表演中式衣服。此外，還有一有原因，便是香港極少模特兒。沒有模特兒，自然無所謂時裝表演矣。

近年來，時裝表演在香港，可謂大行其過。大型的，小型的，全公開的，半公開的，收費的，免費的，其頻密的程度，反正「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有些夜總會，晚晚以時裝表演作爲一項節目，專門表演女人底衫或睡衣，好比變相脫衣舞焉。

由於時裝表演的滋會多，於是模特兒乃應運而生，彷如雨後春筍。街頭一間儀態學校，街尾一間模特兒訓練中心，大量製造時裝模特兒。好多女仔，以此乃新興事業，旣

有威衫着，又有銀紙收，紛紛入行。因此好多模特兒乃脫離自己的公司，另起爐灶，自己搞公司，供應人家去表演，於是模特兒的徒子徒孫，亦搖身一變而爲模特兒師傅，設帳授徒。好在模特既無官式考試，也冇文憑，亦無日本棋道空手道之有「段」之分，有黑帶黃帶之別，只要學幾個禮拜，馬上便可出場矣。

於是模特兒乃滿場飛，滿街飛，以至滿天飛。阿貓是模特兒，阿狗是模特兒，自然不在話下。

據說，香港的女仔最適宜於做模特兒，原因是香港女仔的體格，合乎國際時裝模特兒的條件，所謂國際時裝模特兒的身材，實際只是「君子坦蕩蕩」的胸脯。不久之前，英國明星米高來港，對記者話香港的女仔身材如板，當時便有一位著名的模特兒批評之，曰：「我地這一種身材，正是標準模特兒啲身材也。」大底香港近年來乃發模特兒，原因是得天獨厚。（講得確切一的，則是香港女仔的胸前得天獨「薄」之故。）

何以模特要洗衫板身材，然後至合乎國際標準？三蘇並非時裝專家，對此亦無研究，只知道事實如此，前兩年，那一個粗透半個世界的英國模特兒「卓姬」；就是骨瘦如柴，胸如鏡的女仔。其何以紅？三蘇莫名其妙，以至今日。事關這個模特兒，實際是

「無突兒」。雖然世上的男人，未必個個追求肉彈，以蘇非亞羅蘭之流爲美，那總有好多是愛好哺乳的動物也，何以大家一致讚揚「無突兒」？其次，世上亦有好多女人，三圍尺碼，一如葫蘆，甚至是胸前偉大者，她們難道不着時裝？而所有穿起時裝向人兜售的都是無突兒而非模特兒，那末，她們卽使喜歡這些時裝，只怕亦不敢買，買了亦着唔入者也！那末，這些時裝表演，豈非失其意義？

「模特兒」是譯名，這個譯名，由來已久，而且具有全國性，事實上譯得極佳，音義皆妙，模特兒者，可作「模範的特出人兒」解，亦可作「身材特別模範的人兒」解，皆是其義得標準也，如今流行了「無突兒」，穿起時裝行出來，好比一個衣架掛住一件衫，前又「無突出之處」，後又「無突出之處」，非無突兒而爲何？偏偏時裝界人士與「睇時裝界人士」嗜痂成癖，以「無突」爲「模特」，乃使三蘇百思不得其解得其解矣。

由於「無突兒」已成爲模特兒的標準，因此香港的模特兒也是「無突兒」居多，甚至有許多有突的，亦設法想到無突。如果此種趨勢繼續發展下去的話，香港的模特兒大抵要復古，問佢地的祖母或高曾祖母，在槓底取出淸朝流行的那一件胸前鈕密如夜行衣

靠的服裝用來派出場矣。

由於時裝表演的流行，三蘇近來乃常常被迫參觀，被迫二字，並無誇張之意。飲飲下午茶，忽然有個女人在你身邊打個轉，拉下條裙，又走過去，有時食食下餐，亦見有個女人居然穿了睡衣出來餐廳，在你身邊一企，一手叉腰，望你一眼，使你大吃一驚，幾乎以爲黃臉婆來緝私，匆忙間不及換衣服。原來不是，乃係睡衣時裝表演。甚至有時入去百貨公司買野，爲人潮所阻，翹足一望，則又是時裝表演，三蘇在上述的場合中，本無睇時裝表演的計劃，但旣然遇上了，又不能不繼續看下去，以示紳士禮貌，是以謂之爲迫睇，迫睇得多，忽然有所發現，香港的時裝模特兒，不但多數是「無突兒」，而且還是「無模兒」。

反謂「無特兒」，即是冇乜特別之謂也。自然三蘇不是專家，有眼無珠，不識欣賞，但事實上眼中所見的模特兒，一手，一投足，如出一轍，行出天橋幾步，扭一扭，轉個身，退後一步，把腿擘開，企一企，開步走返轉頭。然後又擘開髀，企一企，就此鳴金收兵。第二個出來，也是一樣。所以實在講，毫無特別之消，大抵所有的模特兒，都是由一個祖師出來的，所以，巧笑倩兮，以至於烟視媚行，無不由一個鑄模鑄出來。不

但此也，甚至她們臉上的化裝，亦大同小異，眼皮又藍又黑，眼睛週圍細了一個黑色毛茸冇花邊，好似把一個羊眼圈做眼鏡。臉上的脂粉，邊處白邊處紅，個個都依化裝臉譜繪畫，總之，除了身上的衣服必須不同之外，其他一切，十九相同，表演時裝的方式，絕無特色，穿迷裙亦那麼一企，穿泳衣亦是那麼企，晚禮服亦是那麼一企。冇個性！冇創造力，冇表現力，至於有冇吸引力，三蘇不敢批評，但總之毫無特出之處，三蘇稱之爲「無突兒」者，以此也。

（一九六九年四月，電視周刊）

論母親何以稱偉大

過幾天，就是母親節矣。近年來，社會人士對這一個節，十分注重。由個人到社團，紛紛舉行慶祝，過去還有選舉模範母親之舉，熱烈情形雖然比不上選舉香港小姐或玉女之鶯等等，倒也熱鬧一陣子。自然，邊個當選模範母親，亦未見得有好多人留心，其名字斬下眼也就唔記得，但仍然可見香港人之注重孝道。

講起孝道，提倡母親節，歌頌母愛，當然是發揚孝道。但是比較起來，另一個發揚孝道的父親節就顯得黯然無光。從社會上慶祝母親節與慶祝父親節的情形來看，使人覺得現在似乎仍屬母系社會。我們齊唱慈母頌之曲，但慈父頌之曲則付之缺如，唔使講話有人唱生晒矣。我們大叫偉大的母親，但從未聽見過有人叫偉大的父親者。看來親父一點也不偉大，即使偉大，亦萬萬比不上母親。我們身爲父親的人，即使不眼紅，亦嘆執輸。不過世上的丈夫以怕老母者居多，好喇，冇問題喇，老婆偉大過自己，算喇，由得

佢去偉大喇。如此而已。

實際上，在慶祝母親節的秩序與節目來看，偉大的顯然是父親，並非母親。別人情形如何，三蘇不大清楚，以三蘇來講，自問實在相當偉大。母親節之前十日左右，兒女成羣，早已向三蘇發出通告：籌備慶祝母親節。對於此項通告，三蘇自然「無話可說」，敢講一個不字乎？接着是兒女們提出條件，先行畀錢佢地買禮物送畀偉大的母親。跟住便是擬訂母親節的遊樂秩序。有一年三蘇曾經提出抗議：「慶祝母親節應該的，你們送左禮，做左人情，已盡孝思。還有什麼遊樂秩序的？」兒女即曰：「然則你不慶祝母親節乎？你不送野畀媽媽乎？不請佢去睇戲食飯乎？」三蘇曰：「佢係你地母親，並非我的母親。」三蘇以爲合晒邏輯，磅水畀細路送禮之後，便可不理，不料母親節之日，黃臉婆收禮之後，就向三蘇送一個通牒曰：「佢地都算幾乖，咁有心思，一早就送禮畀我，帶佢地出去飲下茶，食下餐，睇下戲喇！」此時此際，三蘇又敢說個不字乎？結果仍然大破其財。而且要必恭必敬，作出自己老婆是個偉大的母親」狀，當佢是菩薩一樣，扶住佢去行街。

試問偉大的是母親還是父親？

自然，母親的偉大不在於母親節，而在於過去十幾二十年以至二十年之間的辛勢，所謂「眠干睡濕」，愛護子女，無微不至。不錯，此乃「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母親此種偉大，乃社會制度與習慣所形成。除了母親在生孩子那幾個鐘頭，痛到失魂是母親所專利的偉大之外，後來一切，皆由環境做成。幾千年來，我們的社會結構造成夫妻分工合作的制度，丈夫出外謀生，太太主持中饋，主婦在家㷛飯洗衫湊仔一腳踢，老公則身水身汗去捱牛工，搵錢返來養家。分工合作之事，邊一方面可以認特別偉大？如果老婆出去搵銀，丈夫在家湊仔，一樣行得通。若有此種社會習慣，則偉大的將是父親而非母親。現在的人，一味歌頌母親湊仔的偉大，父親一點也不偉大，實在唔公道者也。

當然，有好多人會話，父親多數不理子女，所有教養護理，全部由母親一手經理，以至於子女長成，辛苦到極，所以偉大。父親只顧在外邊走動，極少在家教仔。甚至不關心子女，所以不偉大。實情是如此，大有疑問。世上有好多不理子女的「不偉大母親」以至於只會打而不教或者放縱子女去做壞事的母親；亦確有完全漠視子女的父親。這且不說，但世上亦有不少好父親，對子女經常管教。壞的父母卻是相等的。就算平日母親料理子女的時間多一些，精神大一的，其實此亦母親的本份，湊仔是她的職責，一如

打工是老豆的職責，何以盡責養子的母親便稱爲偉大，盡責工作搵錢返來照顧全家生活的父親就一點也不偉大？雖然有個父親節，但只係應下景，係咁唔好叫父親界人士難都過而已。實際上，仍然一致推崇偉大的是母親而非父親。

這就使做父親的人條氣唔順矣。

看來毛病還是出在「嚴父慈母」這四個字上面，這一句話不知何人講出來，眞是害人不淺，世人心目中以爲：老豆一定係惡死的，母親一定是和氣的，冇人肯對惡死的人歌頌偉大，偉大自然屬於和善的人。因此嚴父絕不偉大，慈母就偉大到極，最簡單的例子是：少時伸手問老豆要錢買野食，十次有八次冇譬氣。問老母，則十次有九次得咗。母親的偉大，在此表現無遺。父親太嚴，相形見絀，畀多毛子買嘢食都唔肯，自然毫不偉大矣。其實另外有一句古話，叫做「慈母多敗兒」，可惜到母親節之時，冇乜人提。大抵因爲既是敗兒，自然不會慶祝母親節，於是敗兒的母親，也就冇人講佢啲話也矣。

就事論事，每年主持慶祝母親節集會者，多數是「父親界人士」，演講的是身爲父親的男人。舉杯慶祝的也是，掏腰包出來付琛餐費的也是，作文章歌頌母親節的也是，（間中有些是女性，究竟少之又少。）所以三蘇有一個印象：開會慶祝母親節的，多數

是基於討好老母的觀念，爲子女而慶祝母親。事實上三蘇親眼見過，有的朋友帶同老婆子女出外看戲食飯慶祝母親節，而叫自己個高齡老母在家中看門口並且如常洗地餵狗。大概因爲這個老太太一生並不偉大，所以不該參加吧？

三蘇發了一輪怪論，似乎有發牢騷之嫌，有替自己吐苦水之意，或者更有慶祝母親節睇唔過眼之意，實則非也。三蘇曾經有一個很好的，對三蘇永遠懷念的母親，（但我不敢講她最偉大，她督促三蘇讀書做人，不遺餘力，並且是一個以身作則，勤儉自持的婦人，不過客觀看來，她只是盡了她的天職，一如我們自己教導子女一樣，天下縱有特別偉大的母親，但少之又少，一般母親無非盡責耳，偉大云乎哉！

（一九六九年五月，電視周刊）

娛樂性乎？藝術性乎？

一部電影，有人看過之後，拍案叫絕，每一幕都好到毫巔，每一個鏡頭都美妙非常，劇本如何有意意，刻劃人生，入木三分；導演如何有才華，和主題表現得淋漓盡致。每一句對白，每一個動作，都有深意而感人。演員的做工，更加唔使講，送個金像獎畀佢都重未夠斤兩，總之正到唔正，此片只應天上有，人間那得幾回看。

另外有人睇完這部電影，又鬧到唔恨，話唔知噏乜。由頭到尾，不知所謂。故事無頭無尾，人物則個個從神經病院出來。導演亦係黐線之流，忽然講下呢樣，忽然講下那樣，鏡頭變得快。大特寫又多，銀幕斬斬下，斬到眼都花。睇了三分一，就想鬆人，只爲了買票入座，唔睇到完場，覺得唔抵。全劇最好的一個鏡頭，就係打出「完場」兩字這一幕。通身都鬆晒。

同是一部電影，而口碑相異如此，豈非奇怪？本來仁者見仁見智，各有不同，你話

好睇的，我未必話好睇，我話猛片，你可以話水片，個人的觀感，往往兩樣。因此影評人亦復如此，有話此片極正，非看不可；有話此乃大悶片，送飛都唔好去睇，往往因之演變到大開筆戰，各樣地盤，初到解釋，繼而相駡。公說公有理，話說婆有理，各執己見，爭論不休。影評人比普通觀衆有眼光，對電影有研究，而各執一詞，相差苦天淵，此則不能不使我地普通觀衆爲之瞠目結舌，不知何去何從矣。

其實拆穿了這個問題十分簡單，爭論的中心，就在於娛樂性與藝術性的問題。以藝術性爲主的影評家「觀衆也是一樣」常常戴起學院派的眼鏡，從藝術觀點來看電影。一入到電影院，就好似在藝術學院上課，把電影作爲藝術品來研究，逐段切開，慢慢咀嚼，一切都從藝術出發，所以覺得這一套影片天上有地下無，並不顧慮到有冇娛樂性。甚或，有一派人認爲，凡是藝術作品，就不應有娛樂性，一有娛樂，就是庸俗作品與通俗作品，不能入藝術之門。娛樂成份只是取悅觀衆，討好觀衆，不止破壞了藝術的完整，而且不成爲藝術，而電影，乃第八藝術也。

以娛樂性爲主的影評家，所持的觀點，剛剛相反，雖然他們並不反對藝術，但認爲電影必須有娛樂性，一張畫，一件塑像，可以沒有娛樂性，但電影是戲劇，沒有娛樂性

就不成爲戲劇。（藝術派的影評家則並不同意此說，你們認爲沒有娛樂性的都可以是戲劇。戲劇只不過是藝術的形式之一，例如荒謬劇，絕無娛樂。但不失爲戲劇。）因此電影必需具有娛樂性，才能吸引觀衆，觀衆花錢到戲院去看戲，目的是找尋娛樂，既非去聽說教，也不是去上藝術課，藝術與不藝術，一般觀衆絕不理會，只要影片好睇就得。塲面熱鬧，幕幕緊張，睇到觀衆眉飛色舞。所花的票價，便已値得，睇戲的目的亦已達，如果入到戲院，銀幕悶氣開放，唔知佢做乜，睇完都唔明，即使藝術性如何高深，觀衆亦决不會話佢係好片。他們又說，觀衆根本不理導演手法如何，鏡頭如何，蒙太奇處理如何，佢地所求的，只係「好睇」兩字，好睇者，便是娛樂性。

由於兩派的立塲不同，所以見解各異，而筆戰往往由此而生。甲罵乙「不會睇戲」，乙罵甲「空陳高調」。兩派人士，冇辦法傾得埋。最近有一些外國電影，就予人以此種印象；因而也引起好多爭端。於是乎又造成一種局面：好多電影，娛樂派人士都話好睇，但藝術派人士則睇十套戲有八套話唔係路。

電影如此。電視節目亦然。往往聽到有些人批評某一項電視節目好，夠熱鬧，夠通俗，爲大衆歡迎。但有一些人又罵此種節目俗不可耐，低級趣味。完全唔睇得。其實問

題還是這一個：藝術性與娛樂性不同。

這些問題，其實用不着爭論如此激烈。見仁見智，自古已然。你話這一套戲好，即使人地話唔好，冇乜所謂，你睇得合心水就行了。我大罵這一套戲唔好，亦不必一定要人地話唔好，人地睇得開心，也就算了。藝術派人士忽畧了一點：電影電視，乃係一種商品，又是大衆娛樂。商品可以講藝術。事實上亦有其一套藝術，但藝術而至於商品，兩者之間，不免有所矩離。大家對藝術的修養本來不高，對只求娛樂的小市民。亦不必强求研究藝術。

同樣。藝術性的電影，自然亦有其價値，但是受不受人歡迎，乃係另一件事。歐洲，荷里活以至日本的大製片公司，每年拍幾套藝術性極高的影片，用以爭取國際聲譽，在藝術領域上豎立里程碑；但在普通的大量製作之中。則力求其娛樂性。無他，因爲他們知道電影是商品，如果推銷唔出去，公司便要關門，那時候。連藝術性電影亦冇機會拍出來矣。

主張電影必須具有娛樂性的人士，也不必反對藝術性影片，最簡單的辦法，你唔去睇即可。藝術性抑娛樂性在某一種情形下可以並有，有些影片亦實在同時具有藝術性與

娛樂性（實際上每一套電影都具有藝術性，不過此種藝術，不爲藝術派人士所承認而已。），可惜「二難幷」。兩者往往不能得兼，做生意的電影商人，就只有從娛樂性着眼而已，我地有時看到一些繪畫，冇辦法睇得明白係乜，但亦不宜加以嘲諷。這些作品，自有其難能可貴之處，雖然你看不通，別人看得通，你不看便是，决不能話人地那一張唔係畫。娛樂派觀影人士，往往犯了這種毛病，看到藝術性的電影就話「唔係戲」，亦屬偏見。此間「唔係戲」亦有不少，此種戲是什麼？既無藝術性，又無娛樂性，睇到人谷氣者是也。

所以，電視節目亦係一樣，電視是商品，以滿足大衆娛樂爲目的，與純藝術的性質不同，節目的好壞，應以娛樂性豐富與否爲依歸。藝術性的條件，則不必過於苛求也。

（一九六九年五月，電視周刊）

論「電視都咁話」

有天三蘇去找朋友，朋友和太太正爭論買什麽牌子的咳藥水，因爲朋友的兒子正患咳嗽也。朋友說他們一向用某一種牌子的，太太却堅持要用另一種，朋友問佢點解，太太講出一大篇這種咳藥水的好處。最後一句是：「電視都咁話！」

又有一次，三蘇在電車上聽到前邊兩個婦人討論買雪櫃的問題，甲婦人極力向乙婦人推荐某種牌子，乙婦人問她是否用這一種？甲婦人曰：「不是，我就是買錯了，早知道，我買這一種了。他日我亦要換過。」乙婦人曰：「那末，你又點知這一種牌子的雪櫃好呢？」甲婦人曰：「電視都係咁話！」

還有一次，三蘇去一間小公司買牙膏，恰巧那一種牙膏已經賣光，女售貨員向我推銷另一種。我問有什麽好處？女售貨員又講了一輪，無非是氣味芬芳，防止蛀牙這一套，隨後又曰：「你有冇睇電視丫？電視都係咁話！」

由於這一句話，使三蘇發生許多感想，第一：證明電視的確是大衆的傳播工具，由於新興的關係，其傳播力量，已經超出了報紙及電台。二：因爲電視的普遍與形象化，乃使其傳播力量深入人心。使人留有深刻印象。三：證明電視眞係敎育工具，的確可以移風易俗，敎人地如何接受新智識，或者改正其行爲。四：證明電視廣告之收效宏大。

「電視都係咁話！」這是一句非常精采的說話，三蘇預料不久，會成爲香港人的口頭禪，不論說話的人，是出於玩笑態度，還是出於愼重的態度。由於上述的四點特別，三蘇又感到電視及其工作人員責任的重大。因爲「電視都係咁話」，則自然有好多人要模仿電視上的人物的說話與行爲。

不久之前。有的細路哥在家中大打其摔角。打到頭崩額裂，此無他，因爲睇得螢光幕上的摔角多，兩兄弟或者隣居小童，大家得閒就講手，時時會扻傷手脚，這就是「電視都係咁話」的後果之一。

最近看到一篇倫敦通訊，說倫敦的電視，爲了要推銷新奇出品，對象是少男少女，例如古靈精怪的衣服用品之類，出品商恐怕少年男女認爲新過頭，不接受，因此就在電視上宣傳，曰：「你地要知道，新一代的人，與上一代的人意見往往不同，上一代的人，

已經古老，冇辦法了解新一代人物的思想。所以你的父母，往往不同意你地的行爲，但是你地是最合時代的人物，你地對世界有新認識，有新思想，走在時代的前頭，老子們不同意或者反對你地，只爲了他們的思想已經落伍，甚而頑固的。所以不能接受新事物，你地則不同，你地喜歡新奇東西。進步的東西，老頭子睇唔過眼，是他們退步。」於是跟住就介紹他們的新商品。少男少女聽到這一番話，剛剛合晒胃口，開正佢個槓，因爲佢地時常都覺得，父母的確不了解自己，時時反對自己，現在聽了電視的話，覺得非常正確，於是乎大家就拚命的去信電視，買新東西。出品商於是撈晒野，達到他們宣傳的目的。

這一件事，亦是證明「電視都咁話「之意，電視都咁話，重有乜錯？

因此，我們不能忽畧一點。電視觀衆有時把電視機做老師，無條件的接受電視教育。商品爲了宣傳，不惜用盡方法，本來無可厚非。但如果用到上述這種手段，則似乎未免太過，因爲實在影響人心者也。

三蘇話過一的所謂電視的趣劇，實在肉麻當有趣，肉麻倒無所謂，往往教壞人。爲了趣味佳，不惜出到一的古靈精怪的橋段，偷呃拐騙而得手，在劇作者的原意，可能只

係希望得啖笑，但在一些觀衆看來，就成了反面教育，正如俗語所謂：「好嘅唔學，壞嘅學齊。」此則影響太大也矣。尤其是一的細路，做了壞事，還不知壞，佢會話：「電視都咁話！」把一切責任推在電視身上，事實上他們年少無知，電視的確要負若干責任。

電視與電影最大的不同，是電視入家庭而電影則不入，有好多電影聲明：兒童不能觀看，但電視並無此種限制。據電檢處近日發表的統計數字，去年一年內，有四五十套電視影片送去檢查，全部通過，這些電視影片，當然是細佬哥睇得。但是所謂睇得，只不過是沒有肉感暴露以及殘暴的鏡頭而已，但是這些影片有無副作用，則實在很成問題。就以摔角片集爲例，是沒有什麽肉感暴露甚至殘忍鏡頭了，但細佬哥傷手傷脚，豈不是由此種影片而來乎？

我們必須知道，市上有許多沒有多大知識的人，他們沒有受過多少教育，對於是非感，不能客觀地判斷，只有接受的份兒，因此，「電視都咁話」，就成爲他們的金科玉律之一。主持電視的人，可能不知道這一種後果，他們在節目上力求爭取觀衆，取悅觀衆，極力注重娛樂性，這也是必需的，但也必須想及：「電視都係咁話」這一句話，以免在無意之間，誤了蒼生，知識水準較低的人，是以電視爲師者也。

三蘇有一個荒謬的想法，認爲在電視公司的編導室中，應當有一塊座右銘，上邊就是：「電視都咁話」這五個字，如此，讓電視工作人員，時時刻刻會想到：自己做的事，與大衆的思想行爲，極有關係，並且可以影響整個社會，最近有一部影片被禁映，內容是描寫飛仔的，多多人認爲限制得太過嚴厲，但是三蘇以爲這也是對的，就是怕少年男女在電影中受到反面教育也。

（一九六九年十月，電視周刊）

街坊節敍餐欣逢鄰居記

此文見報之日，或有明日黃花之嫌，然其中事實，則實在值得一記。

在慶祝街坊節前數日，三蘇忽然收到一張請柬，乃係由一個街坊會寄來者，邀請三蘇去參加慶祝街坊節，並有敍餐，三蘇事前在報上看過這一則新聞，說今年要擴大慶祝街坊節，不過三蘇對於街坊節的事，一向只當作新聞睇下算數，因爲自問雖屬街坊之一，但唔使慌會有機會入督憲府參加園遊會，亦不會去大會堂同大人物握手者也。因此每年街坊節，三蘇只有去參加本區的遊藝大會或慶祝大會的資格，殊感冇癮，是以從未去過。不料此次有些不同，不但有敍餐，而且「隨柬附送」席券一張，換言之，可以免費擦一次。何解？三蘇自問未夠七十歲，自然不能參加敬老大會。冇白之資格者也，後來再睇淸楚這一張帖，不禁恍然大悟之館，則又不免有些担心，誠恐攞了烏龍。

原來請三蘇去慶祝街坊節飲一次的，並非三蘇現住的一區，而係三蘇從前所住那一

區的街坊會，其所以請我去飲者，並非三蘇認識那個街坊會的首長，而係佢地不知三蘇搬屋，請柬寄到三蘇治事之所。至於何以會有席劵附來，可能因爲三蘇曾經同該街坊會一個職員拍擋落過一條狗纜而中了百幾銀之故。於此乃發生一個問題：乙區的居民，有無出席甲區的街坊節慶祝敘餐會之資格？因爲在理論上講，街坊節會所招待者，當然是區內街坊，不屬本區，恕不招待，合情合理者也，三蘇已經搬離該區，又返去飲街坊節酒？豈非有充大頭鬼之嫌乎？

正在躊躇不已之際，忽然黃臉婆來點醒我，其言曰：「人地請你，送埋飛來，你就去可也，使乜研究咁多？好多街坊會首腦，基本不住在該區者，亦可以做乜長物長者也。」一言驚醒夢中人，三蘇乃放心前往赴會。黃臉婆又曰：「街坊會的意義，乃在於敦睦鄰里，守望相助，疾病相扶耳，有得飲有得食而叫埋你，亦即睦鄰之道，你返去見番下你地的老街坊喇！」古人云：「婦人之言，不可信也。」但此次黃臉婆的說話，却講得有紋有路，可稱中肯。

及慶祝街坊節之期，三蘇整肅衣冠而往，行入會場，週圍一望，坊衆甚多，細路婦人，爲數不少，而老坑猶衆，但三蘇在會場中行了一轉，忽然舉目無親之感。三蘇一想，

難道行錯了路，去了第二間街坊會乎？連忙拉住一個襟上掛了紅綢的人員請教，則又並未搞錯地方，何以冇人相識，再向那人打聽，以前與三蘇夾份落狗纜的那一位街坊仁兄有冇來？則謂佢已經辭職不幹！三蘇暗暗稱奇，然則何以會有席劵見賜？不是佢，又那一位如此關照，然而既來之，則安之，决冇俾人趕出會塲之虞，不妨心安理得，照擦一餐可也。

此時堂中已經設席，一張圓枱坐十二位，大部份貴賓是伯爺公伯爺婆，彼此木然相對，你望下我，我望下你，不知是爲了大家向未謀面，抑或是年老神倦，總之互不交談，但不至於鴉雀無聲，因爲座上貴賓，十個中九個咳嗽，老咳之聲，此起彼落，幸而有的細路，嘈嘈閉，否則氣氛就不夠熱烈，雖則堂中播放音樂，可惜擴音設備太差，沙沙聲而不知唱什麼歌也。

三蘇見席上有個空位，急忙過去加入，對席上的人，微笑點頭，打個招呼，座上有人還禮，亦有如老僧入定，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三蘇亦只好正襟危坐，抽烟自娛，等候上菜，吃了便走，反正不知主人是誰，同席何人，亦省得去應酬請教，舉頭一望，只見堂中懸掛了八個大字，乃係「親睦鄰里，守望相助」。

少選，坐在我身邊一個六十未到之人向我借火，然後請教姓名，此君異常客氣，取出名片，上印「魯佳芳」三個字，下有地址，三蘇一望，訝曰：「吓，你不是住在舍間對門乎？」魯佳芳亦奇曰：「未必，實不相瞞，我本來不屬於這一區街坊會者。」三蘇曰：「我亦然，」因出名片相示，大家不覺錯愕，原來我地乃係鄰居，對門對戶，同梯上落，不料如是者兩年有多，竟不相識，再傾落去，則不但以前是本區街坊，而且我住在魯佳芳的樓上，嗚呼，是眞奇矣，我等原來做了街坊幾十年之久，大家全不相識，三蘇嘆曰：「若非在此相遇，我等老死不相往來矣。」魯佳芳莞爾而笑曰：「街坊會叫我地敦睦鄰里，其奈我地大家根本唔知道是街坊！」三蘇曰：「好在我地身壯力健，否則如有疾病，亦唔慌你會來扶我也。」

正在大敘街坊之情，忽聞鄰桌有一婦人指住一個老坑罵曰：「吓！原來就係你這個老而不！正衰佬！晚晚在天台吼洗身咁賤格！」老坑曰：「大嬸，我講錯說話，」婦人大聲曰：「你梗係講錯說話喇，唔怪得你話見過我，我就覺得奇，我幾時見過你呢？原來你住在我樓上那個鹹濕伯父，抵死得你丫！成日裝我冲凉。」老坑甚感狼狽，連聲否認，婦人曰：「啱晒了，今日遇到你，等我返去叫三姑來，認下你個貓樣，打你一身至

得！」老坑面色如醬，曰：「大婿，我不是裝你，我不過盡守望相助之責，同你在天台巡邏，以免有色狼裝你洗身耳。」婦人仍然怒罵不休，同席的人紛紛相勸，幸而此時開始上菜，大會宣佈叙餐開始，婦人乃不暇再罵，因爲佢個咀爲腰果肉丁所塞滿了也。

三蘇與魯佳芳且飲且談，不覺欣然，有他鄉遇故知之感，彼此慶幸，若非到此叙餐，可能成世住在隔隣，至死亦未謀一面也。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電視周刊）

論電影院的指位員與散場前的冷氣

電影院之有帶位員，不知自幾時始，但有一點可以確定，必是在電影院有了編號之後。從前香港電影院對觀象的階層劃分得好淸楚，貴價位有編號，平價位則先到先得，三蘇以前睇戲，專坐平價位，不止以其價賤，而且妙在任坐唔嫐也。近十多年來，香港的戲院不論大小，一律有編號，因此亦一律有帶位員，如果遇到有什麼大陣象的籌欵，則更巴閉，由閨秀或女學生帶位者也。

普通電影院帶位員，亦有男有女，有的戲院，樓上貴位則用姑娘帶位，樓上則用男帶位員，三蘇不明何故，是否坐貴價位，便有機會多睇兩三個女仔？還是享受溫柔的指導？你買不起貴價位則只有由不解溫柔的男人來帶位了。否則何以不樓上樓下，皆用同性的帶位員？或者說：此乃由於女仔不易請之故，所以一半用男性，一半用女性，那末，何不把女性帶位員調到樓下來服務？而只係樓上客至有得嘆？

這些都是題外說話，三蘇本文所想討論者，乃係現在好多戲院，雖然有帶位員，但這些帶位員已經名不符實，應當改名爲「指位員」，本來顧名思義，帶位員者，當然是把觀衆帶到埋位之意。即使不能也不便行入去那一行位中，亦必然企在石級邊，向觀衆解釋，應當坐第幾個位，這才叫帶位，是否？但現在好多戲院中的帶位員，情形如何？你如果從未遇到，算你好彩矣。

戲院之內，帶位員在各通道要衝中把守，手執電筒一個，你行入去，第一關的帶位員看過你張飛，然後向前一指，曰：「前邊！」或者是：「個邊！」或曰：「後邊！」總之，佢把你一指，用他手上的電筒作爲指揮，你不能不乖乖地聽佢吩咐走開去，不久，又見到有一位大將軍或女將軍當途把守，擺出萬夫莫敵的姿勢，你又只好當過關卡一樣，恭恭敬敬走過去，繳呈身份證一樣，拿出戲票，送到帶位員面前，帶位員用電手筒一照，巴閉了，只見佢把那一亮的電筒，好比放飛劍一樣，白光一道，向上或向前向後一指，曰：「第六行第七個位。」你聽到吩咐，馬上望下佢手上的劍光而受劍光指引，不料白光一閃即回到帶位員的身邊來，原來佢已經收劍也矣。此時也，你十分狼狽，如果戲院中尚未熄燈，則你還可以看清楚景物，逐行數去，數到第六行，又再一二三四五六

七的大數第七個位。但如果你入場稍遲，已經熄燈，則你慘了。帶位員業已收回飛劍，你簡直不知由邊處行，如何可找到第六行位，黑麻麻，矇查查，睇不見，不知如何是好。

你於是只有再請帶位員指引，帶位員好脾氣的，再放一次飛劍，向住前邊一指，曰：「呢，個處呀！」你一定非常佩服他的劍術精通，的確隨便一指，就指出你個張空位來，看似這一道白光，的確可以取人首級於十里之內。但你在電光一閃之際，就必須一眼關七，睇淸楚由邊處行，那一行位的第一張椅坐個什麼人物，作爲記認，否則你行到埋去，亦好比黑夜尋寶一般，一排摸焉。三蘇年老而深近視，試過有兩匀行到埋去，冇辦法發現那一張空位，只好又再走出來向帶位員請求指引，再看第三次的飛劍。有一次撞其大板，矇查查行入自己個行位，以爲找到了自己的空位，不料一坐下去，竟然坐到一個五六歲的女童腿上，幾乎俾左右隔隣她的父母拉上差館。

試問這一些所謂帶位員者，豈非要改名爲「指位員」乎？他們負責帶觀衆入座，實際上却非靠帶而靠指，揸住枝指揮棒，放飛劍，觀衆只好跟住的劍光走，這也無所謂，可謂他們的飛劍太過神化，一閃就收劍，觀衆就不知何去何從。

何人發明這種「指位法」，三蘇更不淸楚，有人說，此乃戲院老板慳錢之法，因爲減少好幾個帶位員，有數得計，年中慳番唔少，果眞如此，則三蘇提議乾脆不設帶位員，由觀衆自己去揾，只要售票在戲票上寫的號碼淸楚一些，不要「仿當舖體」，或「見習醫生開方體」，則觀衆自己總可以揾到自己的安身之所。現在靠指位員的飛劍指引，不亦等於自己揾位一樣乎？三蘇每每在戲院之中，看見劍光閃閃，觀衆在白光之下，尋尋覓覓，與在轟炸時期，高射炮閃光之下，大家爭相去揾防空室的情情形相似，煞是好看，那位帶位員企在中央，往往亦不計有無遮擋後邊觀衆的視線，但見佢手揮目送，手上的劍光如銀蛇飛舞，與銀幕爭光，有一次睇戰爭片，開頭有序幕就是炮光閃閃，指位員的指揮棒乃爲之增加效果不少矣。

此乃戲院開場時之情形。如果你喜歡看夜間九點半一場者，則在散場之時，又有另一種經驗，那便是每到十一點過後，你忽然會覺得戲院似乎靜下來，而銀幕上的音響特別淸晰，片刻，你就感到春回大地，天氣漸漸暖起來了，再一陣，春去夏來，熱到要除衫，而且似乎悶處斗室，不能抖氣，你會想到，何以今日的天氣咁壞，忽然由秋變夏？後來你才道知，原來戲院關了冷氣機。

戲未散場，先關冷氣，大概是很普遍的習慣，於是睇九點場的觀衆，往往在最後的二十分鐘來，便飽受煎熬之苦，現在雖則是已凉天氣未寒時，關了冷氣，亦未必太熱，但是沒有了抽氣，二十分鐘空氣的混濁漸增，以達到混帳的程度，然後散場，觀衆出門，個個面露笑容，深感愉快，場外的人，察言辨色，一定以爲今晚這一套片非常好，否則觀衆冇話個個雹蓮子蓉咁面口者也。

市政局議員，曾經多次提到戲院中的空氣調節問題，未知提早關冷氣亦算不合衞生否？

（一六九年十月，電視周刊）

拜年等於混吉論

新春期內，大家少不了的一個節目，便是拜年。達官貴人，販夫走卒，無一倖免。三蘇稱之爲「倖免」，蓋謂拜年乃係一件大苦事，新春本應行樂，而拜年則與行樂背道而馳。

廣東俗語有云：「唔知佢究竟來拜年還是來混吉？」其意殆謂不明其爲善意與惡意，拜年是好意，混吉便是惡作劇。相去十萬八千里。以三蘇看來，則拜年與混吉實即二而一一而二之事。同人拜年，乃混人之吉；有人來拜年，等於有人來混自己之吉也。

每人都有拜年之經驗，除了細路之外，大人對於拜年，實抱無可如何之心理，即屬專誠，亦無快感，只不過年常舊規，不得不爾，至於三蘇，則個直覺得拜年乃是苦差。所以可免則免，每每作逃避兵役狀，甚至半路開小差焉。

去到人家處拜年，首先便要捱交通阻滯之苦，人謂行船走馬三分險，過年時候，搭

船坐車十分急，你擠我迫，迫得上去，便算運，往往企一輪，排隊成半日，然後至搭得上，到了人家處，已經週身疲倦。恭喜一番，坐落之後，主人見有客拜年，勢難清茶一杯，瓜子數粒，就此了事，必也吩咐開茶，於是入廚煎糕蒸油角等等，客人以主人喜客如此，又不便堅拒告辭，只好在廳中閒談而作等食狀，心中實在焦急如焚，因爲還有好多家要去拜年，而肚子又餓，所談又無非是發新年財之類風花雪月說話，無聊得很。好容易等到女主人備了茶點，請客入席，隨意小食，然後才能起辭，則早已費時一兩句鐘。急急下樓後又再趕車去第二處，此時此際，時間已經浪費，精神漸感不支，無可如何，仍然照原定計劃拜年。

到了第二家，還是那一套，恭喜完畢，派了利市，還不能走，必須等食，實則肚已塞飽，力向主人訴苦，亦不蒙見諒，必須再食。只好再講一番無聊說話，再等一輪，又捱煎堆油器一餐，然後甩得身。

本來計劃一日去五六處拜年的，如此一搞，已經大半天過去，時間失了預算，但要拜之年，不能不到，往往因此趕到披星戴月，然後才可回家，成個散晒，而且還未完成一日之計劃，剩下了幾家，明天再度出發，事關去得甲乙丙處，便不能不去丁戊己之

家，否則丁戊己就誤會你睇小佢也矣。

拜年之苦既然如此，試問是否搵吉來混？

有人上門來拜年，實在亦等於打開中門，叫人來混吉。新年時候，親友遠道來拜年，豈能閉門羮？除了大粒佬可以揀家來見之外，普通人家斷難拒人千里。有人按鈴，在防盜鏡中驗明正身，便要開門迎入，因為人地既然來拜年，總算有心，一定要招呼一番才行。因此人地來到之後，就必須拉住人地，不放他走，好似當佢係債主一樣，非要把自己家中的油角蘿蔔糕塞落人個咀不可。於是一面吩咐備茶，一面又得同客傾閉偈，上天下地，搵說話來講。辛苦到極，如果來客帶同合家大小，細路成堆，把個全盒散個淸光，又在你梳化濑尿，你亦只好含笑相迎，等到餵飽來客之後，送了他們出門，好比大兵過境，亂七八糟，此時此際，是否亦有人來混吉之感？

不但此也，你還須馬上收拾地方，把全盒糖果瓜子重新整編裝備，以便第二次大兵來犯，免得失禮。有時不幸大門打開，同時幾個老友登門，塞到成屋都係人，好比開鷄尾酒會一樣，茶杯水杯不夠，座椅甚或不足，糖果瓜子源源供應，應付得這一批人，又要應付另一批，左右為難，更加狼狽，頓使你覺得家中之紛亂，一如世界局勢，越南之

戰火未熄，中東之炮聲又起，不知如何應付，其不頭暈者幾稀。

請問來拜年者，是否來混吉？

實則年可不拜，親家兩免。難得一個新春，應當行樂，幾天假期，大把淸福可享，或作郊遊，或作小局，都能遣興，悅性怡情，然而一經拜年，數日之間，不是你來拜我，便是我去拜你，大好假期，就此烟消雲散，是眞何苦來哉？

何況禮尚往還，來而不往非禮也。人地來同你拜年，照例你要回拜，於是形成一種局勢：你來混我之吉，我亦混你之吉，大家鬥混，報仇咁報，你浪費了我的時間，我亦浪費了你的時間，豈非大家混吉？假如把此種時間，移作別用，就算不作正業，只係行樂，亦大有收穫，不至搞到人疲馬乏，毫無意義。

或曰：年豈能不拜？三蘇則曰：拜年無非通候之類，一句「恭喜」，便已任務完成。簡化起來，打個電話，也就了事，要不然，就寄個賀年咭去，一如聖誕，亦無不可。假如眞要踵府拜年的話，則最好在門口拱手一番，就此派了利市，向世侄們交代了算數。

所以三蘇研究下來，拜年亦要講運氣，第一，最好去到人家，主人舉家出外，於是

留下名片，頂多包括紅封包，急急而逃。第二，萬一遇到主人在家，恰有客在座，馬上恭喜兩句，匆匆鬆人。或者畀主人家留住之時，有他客拜訪，就要立即乘機讓位，趁主人家紛亂之際，落荒而逃。三，必要時可以先用電話作投石問路式，話自己要來拜年，探知主人何時外出，然後等佢出門之後才到步。不過此事有些冒險性，對方如果堅決話等你上門，你就無法甩身。那末最好揀人地食飯時間抵埗，便能作偷襲式而趕住撤退矣。

拜年之苦如此，又何必拜年？彼此既屬老友，又何必混吉？

（一九七〇年二月，電視周刊）

新年財可發而不宜發論

今時今日，應當向讀者諸君拜年矣！謹借電視週刊的編幅，敬祝各位今年從心所欲，萬事如意。

照理，三蘇應該向各位講一聲「恭喜發財」或「添丁發財」，才夠通俗。而且，在香港的人，好少不想發財。雖然，添丁發財這句話，近年來已經不受歡迎。自從家庭計劃指導會在香港不斷宣傳「計劃生產」以及廣設「支店」後，大家都知道節育之重要，明白「丁多損財」乃千眞萬確的事實。既然大家祇想發財，就不應再添丁來抵消之。添丁與發財，基本上發生矛盾，甚至對示。縱然有的人的確添了丁可以發財（例如分多份身家或由老太爺每月畀多份伙食之類。）但大部份的人都知道添一個丁，就等於老板減薪。當然也有人不顧一切，實行好少理，抱番「上天有好生之德」宗旨，要太太年年大肚生左再算。不過此種人已經日漸減少。連好多教徒都靜靜雞食口服避孕丸矣。因此，

香港的出生數字，乃逐年減少，人口統計局亦沾沾自喜，認爲是好事。家指會更認爲是絕大成功，所以假如在新年頭恭喜人地添丁發財，大多數對方對這個禮只受一半，把「添丁」當作「壓鑑」，實行璧趙，只受「發財」。

那未恭喜各位「發財」，大抵冇乜撞板，不過三蘇去年已經在此講過，「恭喜發財」者，乃「新春第一炮」而已。「恭喜發財」只係美麗的謊言，毫無誠意，眞正的意思是：「恭喜你，我發財」。例如新年大家見面拜年，恭喜發財之後，就開枱賭錢，此時也，試問你是否仍然誠心恭喜人地發財？人地一發財，你自己可能就破財也矣。是以三蘇認爲，無謂向各位恭喜發財，避免車大炮之譏。

新春期內，所謂恭喜發財，其實只指「發新年財」而已。是以街頭巷尾，親友相見，必定彼此問訊：「發左新年財未？」以爲祝頌。所謂「新年財」者到底是什麽財。實在話，亦只係橫財而已。再講得正確一些，乃指賭錢勝利而已。「發左新年財未？」者，等於說：「你今年賭錢贏過未？」事關新年期間正式生意，尙未開始，除了一些小商店與食物店外，其他行業，尙在半休息狀態之中，要做生意而發財，還須有待。何况，做正當生意而賺錢，實際上亦講不上「發財」，發財之本意，通常指不流血汗又容易獲

得之財，至於打工仔，更加除了賭財之外，有何財可發？難道每個月拿薪亦算發財？

是以發「新年財」者，賭場勝利之謂。許多人都希望發新年財，因爲一來取其旗開得勝，大吉大利，作爲今年好世界之先兆。新春一到，馬上銀紙滾滾入袋，豈不開心？因此發了新年財者，較之加人工還要快活，較之新春開市做成三兩單生意，還要疏肝。不費血汗而有大把銀紙收，定卜今年順景矣。

然而想深一層，新年財可發而不必發，甚至不宜發。發了新年財，冇益夾激氣焉。既然明白新年財無非是賭錢，換言之，發了新年財，即是賭場得意。例如前兩天跑馬，便在馬場中大掘其草皮，又連贏，又孖寶，場場收銀紙，妙不可言。通身銀紙出馬場，乃人生樂事。但是，自今以後，你就勢必每次跑馬，都去快活谷。甚至天天刨馬經，緊要過正經事，因爲去到馬場，你就可以捧銀紙返來，豈不過癮過做生意乎？而且賭過一場，如此順利，重有唔再去之理？三蘇有好多老友，本來不入馬場，偶然去一場，贏了錢，於是就去「馬迷登記署」註了冊，領了馬迷牌，一年納二十幾次稅畀政府。

古語講得好，輸錢祇爲贏錢起。你在新年旗開得勝，馬到功成，但第二次如何？第三次如何？跑馬如此，其他的賭博，亦是一樣，新春行樂冇乜好玩，最好賭錢，你贏

了，笑哈哈，於是乎就綁住你，以後成爲賭徒。可能輸到傾家蕩產。連老婆條褲都偷埋去當，亦是由於發新年財開始。

是以新年財可發而不宜發也。

三蘇並非板起面孔做道學家而講說話，三蘇雖非賭徒，有時亦打下衛生麻將，或用刀仔鋸大樹方式落一條馬纜，自然刀仔不能鋸大樹，十次鋸九次半鋸崩刀，但此乃玩意，抑亦無發新年財之想。新年三蘇不跑馬，亦不賭大錢，一來實在冇乜賭本，二來亦孤寒，三則新年財往往不易發，新春行樂，在在需財，除了賭錢之外，還有不少娛樂費待支，在新春期內，拚命去賭，第一次唔輸，第二次輸乾輸凈，結果細路想睇套電影都唔得，試問又何苦來？三蘇有個朋友，由於要發新年財之故，不幸第一仗已經打敗，回到家中，連細路所得的利市都拆埋，拈起趯注，搞到新年期間妻啼兒哭，請問又有什麼意思？新年財發了，不但會引起長期賭博之念，而且以後輸了，使人喪氣。新年財不發，反而使你有了戒心，知道行險僥倖，並不是計，同時，也知道今年的橫財並不就手，不如乖乖地從正財着手也吧。

自然，有人會說，三蘇乃係冇大志之人，連新年財也不敢發，此點三蘇承認。三蘇

一向冇冒險精神，加上年紀老邁，經過幾十年光景，深知「人無橫財不富」這句話，誤盡蒼生，如果你有橫財之運，散兩皮買張大馬票，自然會中頭獎，固不必一定要在新年橫財就手，大家想發新年財，結果一定有人發了，有人就畀人發者也。

或曰：有冇人一定會發新年財，有的，馬會是也，稅局是也，外國馬主是也，「發財埋便」的賭檔之人是也。

（一九七〇年二月，電視周刊）

論老番清明與唐人清明

兩個淸明先後過去矣。

或曰：兩個淸明？有無搞錯？三蘇曰：並無搞錯，住慣香港的人，一年有兩個新年，一有新曆年，一個舊曆年。亦有兩個冬節，一個「唐人冬」的冬至，一個名爲「老番冬」的耶穌誕。此乃人所共知之事，至於兩個淸明，一個便是新曆四月五日的中國淸明，一個便是無定期的「老番淸明」：老番淸明者，卽復活節也。老番淸明與中國淸明本來都冇定期，但中國淸明却在新曆中有定期，一定是四月五日，一如「唐人冬」在中國曆法中冇定梗日子，却在新曆中又必然是十二月二十二日，原因是大家都用月圓曆法之故。

此乃題外話，按下不表。在香港，老番冬巴閉過唐人冬，人所共見，至於淸明，則老番淸明與唐人淸明之比重，一時却難分軒輊。如果話老番淸明冇唐人淸明咁巴閉，亦

有理由，因爲唐人淸明節中，孝子賢孫，滿坑滿谷，全港四百萬人，大概有一百萬人上山掃墓，不可謂不陣容鼎盛，聲勢浩大，夠晒巴閉者。但老番淸明亦有其巴閉之處，一年之中的假期，最長的便是復活節， 來勢之猛可知，三天之內，有三天跑狗，兩天跑馬，出門渡假者不知凡幾，雖然冇復活狂歡舞會，因過復活節而花之錢，較耶穌誕相差不遠，亦不可謂不利害，事關香港這個地方，宗教之氣氛，雖然幷不濃厚，但藉宗教之洪福而行樂的人則極衆，「唐人淸明」雖然放假一天，較之老番淸明之一連四天，顯然有上下床之別矣。

何以復活節叫做老番淸明，大抵有三個原因：一是與唐人淸明時間相近；二是復活節中，有不少人亦上山掃墓；三，這兩個節日都與「生死」問題有關，或與「永生」有關。最低限度是：彼此都有紀念先人的意義，至於外國人有冇把淸明節叫做「唐人復活節」，則似未之前聞。自然，在中國的傳說中死人復活的故事不知凡幾，只不過冇一個有耶穌咁偉大耳。老番淸明的意義是：「犧牲自我拯救世人」，淸明節的意義只是「愼終追遠」，提倡孝道。前老是基督精神，後者便是儒家思想，三蘇冇資格寫思想比較的文章，還是按下不再提。

不過在香港來講，老番淸明與唐人淸明還有一個共通之點，兩個節日，都是假期。香港人不必講什麼教什麼節什麼思想，最緊要的便是放假。佛教在香港雖然十分通行。但四月八日始終搞唔掂作爲一個公衆假期，因此，就好難有乜大熱鬧，亦使好多人都唔記得甚至唔知道，由於復活節是假期，耶穌誕也是假期，於是香港的人，不論思想如何，亦知道有耶穌基督，耶教之所以普遍推行，與此大有關係，一個高級的傳教士去到某一間教會學校巡視，便會宣佈放一天假，學生哥於是拜基督之賜，宗教的觀念逐深印腦海之中，再加上有的宗教會每天或每週派送牛奶奶粉，更使一般人對耶穌基督留有深刻印象：但是高僧去到某一個學校(事實上亦甚少)則决不會放假一天，因此學生哥便不知有如來佛祖。

由於淸明節放假，大家去拜山，孝道始終存在，與此不無多少理由，不過許多提倡孝道的人，近年來已不斷搖頭嘆息，認爲世風日下，盡孝的人越來越少。因之除了淸明節之外，又努力提倡母親節父親節這一類節日，舉辦敬老會等等，可惜看來成就不大。其實提倡孝道的人亦不必過份灰心，一年中有一日淸明節，使孝子賢孫得以表現一下其孝思也就算數了。君不見歡渡復活節者有幾多個眞正上敎堂？耶穌誕過子夜彌撒之時，

好多教徒正在夜總會中攬住女人跳貼面舞。豈不亦是一樣乎？

好多人在復活節中互相寄咭致候，一面又餽贈復活蛋，他們有些是教徒，但有些則不是。不是教徒的，沾光放假固不具論，好多教徒亦在週末或週一中去到快活谷，大鋪草皮，當其時也，固然不知道耶穌基督是什麽人，如果想到上帝，亦不過希望上帝畀貼士，或者向上帝祈禱自己所買的連贏位那隻馬殺出來，手上所揸的並非聖經，只係馬經。不是講笑話，三蘇有一個老朋友，入教亦已十幾廿年了，每週必在禮拜堂做禮拜，但此君在復活節期內，日日在袋中放住狗經馬經，至於佢禮拜天在教堂中聽道理之時，有冇身帶三經，則不得而知。三蘇暗暗替佢担心，怕佢在唱聖詩之時，擺出一本馬經來也。

清明節也是一樣，三蘇在墳場中所見的情景，無非是家庭式的郊遊，本來清明節就有一個典雅的別稱，曰：「踏青」，都是寫實。孝子賢孫到了墳場，談談笑笑，一邊拜祭，一邊閒談，有些大吊馬嘜狗嘜，亦有兄弟親戚之間彼此大講女人經。拜山之後，全家大小，上茶樓酒館去食一餐，作爲餘興。族中兄弟衆多的，則聯羣結隊以俱來，擁在墳前，其中有彼此終年未一面者，甚至亦有叔不識侄，侄不識姑者，還要介紹一番或寫

下地址電話，一如飲鷄尾酒會或開宗親會者然。今天之後，彼此又不相往來，直到明年今日，又再聚首一堂，那時候，說不定發覺了「遍揷茱萸少一人」，才知其中有些諸姑姊妹業已出國或作古，於是提倡孝悌之道者，可以氣結矣。

所以凡事千萬不可緊張，老番淸明無非是一個大假期，唐人淸明，亦是一個小假期而已。虔誠的敎徒，每日行事都不違背敎義，眞正盡孝的，天天可以盡孝，與其淸明節始抬大隻金猪上山掃墓，倒不如父母在生之時，多買幾隻燒鵝畀老人家食下。畀的錢父母使下，等到父母百年歸老之後才天咁大陣象一年一度去燒金銀衣紙，此種孝道，又有何價値？

（一九七〇年四月，電視周刊）

愚人節是愚人的節日論

本文出現在讀者前時，大約在三月三十一日或四月一日之間，在香港，這兩天是個重要的日子。因爲那正是會計年度的結束與開始的日子，「長年計數」的結算期，納稅人埋單之時候。政府新預算亦在此時「結」舊「開」新，往往有的新法例，便是此時開始，好在今年冇乜新稅，亦未有加稅。否則四月一日起，使人頭痛。如果遺產二百萬以上減稅的法案已經獲得通過，好多濶佬的孝子賢孫對這兩天就更加緊張，老豆死先一日與死遲一日，可以喪失或獲得好多身家。所以，四月一日，豈非大日子乎？

更妙的是：當每一年新預算案開始的第一天，却正是萬愚節。講起來實在是一個大諷刺，倘若這一天通過一條攞命咁犀利的新稅法，就認眞合時，萬愚之至矣。

香港是個洋化地方，居民生活或多或少都沾染西化，雖然香港的西化往往只得皮毛，或者只是西化其外，例如穿起迷你裙叩拜翁姑，露出了小娘婦的內袴之類，唯其是

外表西化，因之好多西洋習俗，照搬過來。聖誕前夕之狂歡舞會、復活節之糖蛋等等，都屬此類。照樣搬過來倒還罷了，由於搬運關係，往往運到之時變了形，即是古語所謂「過淮之枳」，變了種，非驢非馬，使人啼笑皆非。就以萬愚節來講，若照西洋習俗，四月一日可以開朋友玩笑，彼此嘻嘻哈哈，一笑了之，但只限中午以前行之，過午以後就不能再撚化人，然而在香港亦不同，不行西例者固然無所謂萬愚節，行西例的則由上午撚化人撚到夜晚，老西上了西，爲之吹紅鬚碌碌眼焉。不但此也，有的摩登洋化人士，竟向一些根本不知有萬愚節的人開玩笑，撚到人地一餸都冇，此則等於開眼人撚化盲公，缺德過甚，亦有因此而至於大傷感情，眞是何苦來哉？

本來，一年三百六十五日，生活嚴肅，揾半日出來，大家開下玩笑，輕鬆一下，亦非常合理，但是想深一層，萬愚節本身實在是愚人的節日，大抵係愚人所發明，因爲平日俾人地撚化得多，上得當多，因此在谷氣之餘，創立一個萬愚節，撚番下人，以資洩氣。否則，撚化人又何必擇日子？擇定日子預先通知而後始撚化人，豈非老襯之所爲乎？

這一個世界，本來就是爾虞我詐的世界，你撚化我，我整蠱你，忠厚者以此爲慮，

甚焉者則以此而損人利己。爾虞我詐，便是愚人的手段，外交家最優爲之。二次世界大戰前夕，世界局勢緊張，日本派一個特使到美國去講和平談判，研究如何消弭亞洲危機，不料特使還在華盛頓斟盤，日本的飛機已經大炸珍珠港，使美國措手不及，此即愚人節的實例。直到現在，國際關係仍然不離愚人節的方式，大國與小國訂立友好條約往往就是摸人荷包要人聽命的合同。蘇聯進兵捷克，話要幫忙捷克人民建立社會主義秩序，皆屬搵老襯的所爲。

諸如此類的例子舉不勝舉，在國際關係上，天天是萬愚節，甚至有些國家統治人民，亦日日舉行萬愚節。至於個人與個人的關係，亦往往一樣。我們每天行出街，就要打起十二分精神，以免做了老襯而不知。日夕相見的好朋友，天天拍膊頭摸茶杯底，說不定此人分分鐘度住你，搵機會整蠱你。尤其是香港這個社會，實在天天是萬愚節。一不小心，當堂領野。蓋搵老襯之人，既不必講日子，東冇事先聲明，要搵就搵。你去公司買一件羊毛衫，上面標明是外國貨，自然收來路貨價錢，不料返去細察之下，才知是本地出品的廉價貨。三蘇日前去一個烟檔買包烟，講出某種牌子之後，付了錢，接過香烟之時，恰巧正與朋友相遇，順手把香烟往袋中一塞，及後拈出來抽烟之時，才知三蘇

付的是長烟價錢，伙記給的却是同牌子短庄香烟。難道此日亦是萬愚節？

假如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之中，只有四月一日才可以撚化人，搵人笨，則這一個萬愚節就實在有價値到極，亦無所謂到極，一年之中，俾人撚化一次，有乜問題？可惜的是我們天天是萬愚節，而且是並不事前通知的萬愚節，搵左你笨笑呵呵，你上了當只好自嘆晦氣，豈不慘乎？又假如天天是聲明在案的萬愚節，那倒無所謂，我們步步爲營可也，偏偏這個社會，到處似乎是仁義道德，個個講得殷實忠誠，實際上講一套做一套，一邊話死黨，一邊推你落山坑，這才使你防不勝防。

因此萬愚節本身就是一個笑話，訂明時日，幾乎派了通告，下了戰書，聲明搵你笨，叫你小心。如此撚化人，被撚到的自然有限，撚倒人的當然智高一籌，亦使被撚化了的人心服，但上當的人就少了。例如我們出門時候，眼見滂沱大雨，我們自然帶傘出街，甚或已經烏雲四合，大雨將至，我們不帶雨衣，乃係孽由自作，冇得好講。可怕的是，出門之際，天朗氣清，些至天文台亦預測今日天色晴看，陽光普照，不料霎時之間，馬上一陣黑雲湧到，大雨傾盤而使你變了落湯鷄，這才氣得半死。萬愚節等於天文台的風雨警告，閣下還不作好準備，因而自招損失，自然不能怨天尤人了。

如果國際之間亦推行萬愚節的話，這就眞是一個和平安定的世界，大家沒有了陰謀，放棄齷齪卑鄙的手段，平日彼此忠誠相處，一年就只有一天搵人老襯，則這個世界，必比現在好三百六十四倍。然而現在的國際野心家，天天舉行「無牌萬愚節」，以搵人笨爲基本外交政策，一年之中，要佢地搵少一日丁都唔肯，這才搞到這個世界亂晒大籠。

（一九七〇年四月，電視周刊）

瞻仰遺容乃虐待吊客兼侮辱死者之行爲論

去過殯儀館吊喪之人，必然知道，在辭靈之前要經過一個「節目」，就是「瞻仰遺容」，據堂倌曰：「請各位來賓與××老太爺見最後一面……」云云，眞是豈有此理。

我不知道「瞻仰遺容」這一個節目由何時創始？創自何人？在以往的禮儀中，「親視含殮」的只是遺屬親人，朋友自不參觀。含殮之後，照例就要蓋棺，不許人見。如果至親好友，想見死者之遺體，則通常在未殮之前。一經大殮，就已「定論」，不再以面目示人。而現在的殯儀，則滑稽到極，必須把已經入殮的死者遺體，推出靈堂中央，强迫吊客去「親視含殮」，美其名曰「瞻仰遺容」，此種發明，可謂荒謬之至。

要懷念一個已故的親友，在記憶中自然會保留他生前的活潑形象，何必一定要强迫人去記憶他死後的面目？雖然經過「死人化妝術」的化妝，但終歸不會把一個死人打扮

得如何好看，一代名花，亦決不會死後變爲如花美眷，我相信死者亦希望記得佢的人，保留一個美麗的形象，而不希望人地成日記住佢死後的容顏者也。尤其如果有一的人，死於非命，或者久病身亡，樣子一定難看之至，是則又何必把此種難看的死人樣向人展示？所以我懷疑發明「瞻仰遺容」這一個節目之人，必然有虐待狂之人。

可能有人謂，此乃來路貨，仿效世上名人逝世之後，在棺中供人瞻仰之例而行，例如甘地，例如甘廼廸，此一代偉人，死亡之後，好多人要排除去睇佢遺體，甚至撫棺痛哭。所以就有「瞻仰遺容」這個偉大的節目，實則只有眞正大偉人，才可以舉行，好多世上偉人，迄今未葬，用藥防腐以供後人瞻仰，但是普通小民，又有乜此種資格哉？

照三蘇的見解，把個遺體推出來，强迫吊客瞻仰（你既然在場，極難倖免，因爲一個人在旁監視，必須你排除去睇。）實在是虐待吊客之舉，吊客來行禮追悼，望下靈堂個相片，已經想見其爲人，何必一定要吊客帶一個醜惡的印象囘家？以至有時成晚都瞓唔着？此非虐待吊客爲何？

在死者來講，人已死了，則萬事皆休，生平冇乜得罪諸位親友（若有對頭，亦不會到場行禮，可以想見），何必還要在死後把他推出大堂來獻世？古語有云：落土爲安。

死者已殮，尚不蓋棺而推出大堂俾人睇，是否有請來賓一齊過來「驗明正身」之意，孝子賢孫藉此表示冇死錯人？要大家驗明正身？然後由堂倌高聲大叫「蓋棺」，好似說：「得了，大家話冇錯係佢了，可以下葬了。」試問是否對死者極大之侮辱？所以想來想去，瞻仰遺容一事，眞係虐待吊客兼侮辱死者，豈有此理之至！

謝師宴應改為謝生宴論

中文會考業已考完，優良光頭，已成定局，學生哥鬆一口氣，不必再飲咖啡食雞精。只有靜待放榜。在此時期，不必再讀書，卽使有的照常返學，亦應酬公事，返去打下乒乓波而已。但有一事，則各校莘莘學子，已在密鑼緊鼓進行，考大學乎？準備出國乎？搵定嘢做乎？雖然亦有，但三蘇非指此事。三蘇所講者，乃係各中學畢業生，近日正忙於籌備謝師宴也。

謝師宴之事，似乎發明了十幾年，越來越普遍。幾乎冇邊間學校不舉行。不同者只係豐儉由人，有大有細。因此有的酒家，紛紛登出告白，承接辦理「謝師宴」，亦有稱之為「師生聯歡宴」，名目繁多，而學生出錢請老師飲一杯則一。此之所謂謝師也。

本來，一個學生讀完五六年中學，到了畢業，高高興興，請老師食番餐，亦屬合情合理之事。但是繼而一想，則又覺得全不合理。三蘇身為老師，每年亦飲其謝師宴，每

當此夕，三蘇三杯未下肚，便已臉紅。尤其當三蘇望下一的興高采烈的學生，而心中知道佢一定只得一兩科合格，則那一杯啤酒，飲落似苦茶。

謝師宴之舉行，必在會考之後，放榜之前。因爲此時也會考成績如何？尚未揭盅。考生優良未卜，可以放心飲食，如果放榜之後至謝師，則有的成績低劣的學生一定不參加，卽使參加，亦食之無味，愁眉苦臉，令老師望而生畏。所以必在未放榜之前，盡情享樂一番，放榜以後唔得，則謝師宴已過，唔使見到老師同學，有自卑感矣。

就因爲這一種關係，三蘇認爲謝師宴實在使老師食左唔多消化。食左學生一餐，結果發現當晚的主人，大部份是肥佬，豈非難過已極？自己是個老師，敎了人地幾年，如果敎出個狀元，則飲一餐亦無所謂，高興坊耳。假如學生哥不合格，你重食人一頓，試問於心何忍？試問你爲人師表者，臉紅不臉紅？是否對人不住？

三字經有云：「養不敎，父之過，敎不嚴，師之惰。」家長送子弟入學，按月繳費，已盡父母之責。學生不合格，成績差，則顯然是「師之惰」。身爲老師，未能盡責，重好意思食人一餐？他日出榜之後見之，有乜好意思？如果有個學生問你：「你敎左我幾年，我又請你飲過謝師酒，如今我落得如此收塲，前路茫茫，你眞對得我住！」此時此

際，老師除了氣頂，啞口無言。

其實，老師是不應當食學生這一餐的，即使個個都非傻即戾，亦只是老師盡責而已。老師由校長手上，個個月拿薪水，已經有了酬報，教得學生好，乃係職責所在。教得不好，便屬失職。老師者，乃係學生長期供養之人也。平日你拿來束脩，應份教人不誨，如今教人地光頭，應份要老師回水至啱。就算不回水，亦應份請畢業生飲一餐，以示其五六年關照之情。撈足薪水重要飲謝師宴，等於打工仔一定要分花紅，超乎本份。同時，學校當局收了學生幾年學費，除笨有精。實在應份在分手之時，請學生哥飲番一餐，表示謝意。倒過來，要飲謝師酒，實在過份。因此三蘇以為，謝師宴改為謝生宴，由學校及教員出錢請畢業班學生，始合人情道理焉。

（一七一年七月，電視周刊）

論老豆偉大在什麼地方？

這一個星期日（六月二十日）就是父親節矣。有些社團舉辦各項活動來慶祝，有集會，聚餐以至徵文運動，歌頌父親之偉大。身爲父親男人，不禁覺得吐氣揚眉，因爲有「呢次都輪到我威番下」之感。雖然父親節在母親節之後凡兩個月，比較起來，顯然失威。但這一個男人世界，一切要講「你地花時」，女人請先，則父親節在母親節之後，亦是紳士禮儀。其次，怕老婆至有發達，母親節未做，父親節又點敢做節，所以父親節排名在後，母親節排前，亦極合理。此外，還有一點，父親節到底係陪襯之作，母親節創辦在前，有歷史可查，父親節幾時發明，因何發明，三蘇睇查查，可能只爲了有的母親過意唔去，而有的父親又肚中咕咕聲，認爲點解有母親節而冇父親節，殊不公平，於是乎婦女網開一面，曰：「好喇，畀番多少面你地的衰公喇，准你地都有個父親節喇！」父親節乃由此而來而已，那末，跟在母親節而來，固亦宜矣。

母親節提倡孝道，歌頌母親之偉大，不在話下。父親節自然亦是歌頌父親之偉大，也是提倡孝道。但是父親有乜偉大？做了幾十年父親之三蘇，實在胡里胡塗，自問想不出來。三蘇再想想自己父母，亦覺得我的母親實在對我好，在我記憶之中，媽媽眞是一個可愛的人物，一個使三蘇永遠紀念之人物。而對父親，則雖然唔講得佢唔好，但我冇辦法覺得佢有乜偉大。自然或者有些人的父親，十分偉大，只是三蘇父親不偉大耳。然而以三蘇自己做老豆來講，就眞係撫心自問，一的偉大都冇，不値得子女歌頌。三蘇既食烟且飲酒，可謂週身癮，雖非壞人，亦非君子，不是流氓，也非紳士，有乜偉大？假如眞要自己認下叻的話，唯一偉大之處，就係做牛做馬（亦等於丑表功耳）搵錢返來養活妻兒，唔使佢地冇衫着冇飯食而已。但是養妻活兒，乃男人的天職，盡天職，又算乜偉大？老豆畀錢個仔交學費是偉大乎？教仔女不可男盜女娼是偉大乎？抑或怕佢地老母算係偉大？計來計去，眞是百思不得其偉大之處。

自然，三蘇是一個毫無成就，對社會亦無什麼貢獻之人，所以冇辦法覺得自己偉大，但是，如果三蘇現在做了太平紳士或者是什麼啤啤啤之類，威水了吧？但威水亦不見得就是偉大。我爲自己沽名釣譽，搞出個名堂，掛其汽水樽蓋，亦不過爲了自己個人

的威風，並非爲子女設想，對子女的關係來講，又有何偉大之處？我的子女週圍講：「我老豆三蘇係紳襟！眞係偉大！」三蘇聞之，亦覺面紅。事實上當然有偉大的人，對社會有極大貢獻，對人類幸福有所發明，使其子女深感父親之偉大，可惜此種人爲數不多耳。

憑良心講，母親對子女的愛護，比老豆爲多爲大，偉大的母親比較多，亦容易表現，偉大的父親實在是很少，不過此與孝道亦無關。而且，上一代與下一代的思想往往不同，迫個仔去剪其長髮的父親，佢個仔會唔會覺得老豆偉大，眞成問題。

（一九七一年六月，電視周刊）

香港乃「萬防城市」論

看了明報那一篇「一九七三年兇殺案之回顧」的特寫，以及一則講一九七三年香港三個運動的「舊聞」，三蘇忽然覺得，香港是一個「萬防城市」甚至又稱爲「防不勝防城市」。

二十幾年前意大利在戰後有一部非常出名的電影，名叫「不設防城市」，這個戲名，並非創作，乃係交戰國中的一個國際法承認的名詞，一個城市聲明不設防，即是表示冇反抗，應當受到人道的保護，不受攻擊。然而實質上如何，却是另外一回事。香港這個地方，一向是設防的，日本仔打來時，十幾日就豎白旗，現在仍然設了防，香港市民還要負担駐軍費，然而我地這個城市，對外是設防了，而內部則防不勝防，不過香港的市民，却要做「萬防」工作。

講起來，我們要防的事情眞多，最近我們要防的，自然是「火」，電台每日講幾次，

叫我地防火，防火，防火！講個不停。其次，是「防盜」，在這個冬防時期，「防盜」更加巴閉，雖然並冇特別舉行一個「防盜運動」，實際上日日叫人小心防賊，極盡苦口婆心之至。講講下，防盜這個責任，似乎完全在我們身上，而不是由警方負責也者。好了，我們防火防盜之外，又要防止車禍，每日電台又公布「昨日交通傷亡數字」，嚇到人面靑，當局叫人「防車」，所以要小心行路，你地不防車，則拉你上差館，罰錢！

最近我們又有一個「防止浪費石油」的冇正名運動，當局日日在傳播媒介中叫人不可浪費石油，要慳電，要防止亂開燈開煤氣，總之一切花費能源的東西，都要防止使用。我地現在雖然大把石油，仍然要防止將來冇得用，寧可把石油存起，電燈不能開。雖然慳成年至慳得一日，都要防止浪費。

於是我地防火，防盜，防車，又要防浪費能源。此外，我地也要防止城市不淸潔，更要防止貪汚，防止貪汚，據說亦是市民責任，因爲我地唔派片唔行賄，就冇所謂貪汚了云。自然，我地又要防止物價上升，還要防止通貨膨脹，這兩件事，本來與小民無關，不過當局話好多物價上漲是人爲的，所以每日公布粮食及副食品價格，使市民去買

嘢時，防止商人抬高物價。至於通貨膨脹，據說亦與市民有關，市民如果有錢都唔使，

便可防止通貨膨脹云云。

基辛格應封爲流動國務卿論

基辛格有不少花名，三蘇稱之爲週身格，但現在三蘇亦用番佢個統一譯名「基辛格」矣。因爲三蘇當佢做了國務卿之後，曾經寫過一篇怪論，話佢現在變爲「週身冇格」，因爲古人有言曰：「一行作吏，便無足觀。」基辛格以詐肚痛起家，名聞於世，眞是前無古人，卒之成爲二十世紀之最出色外交家之一，尤稱異數。有此鬼才怪招扭計師爺，只宜在幕後活動，不合正式出面折衝樽俎，今者竟然做起美國國務卿，板起個臉孔，樣樣要揸正來做，免失身份。縱有眞病，亦要頂硬上去開國際會議，接見來訪外交官，决不能再詐肚痛。以是基辛格之長才，無所施其技，週身重有乜格哉？因此三蘇於今决意從俗，叫番佢做基辛格矣。

周恩來亦送一個花名與基辛格，稱之爲「中東旋風客」，有武俠小說人物名銜之妙，這個名乃指佢去中東作旋風式訪問，坐架飛機，在阿拉伯與猶太人之間，週遊列國，閃

電一樣，基辛格此公生出條驛馬命，唔做巡城馬走單幫咁咗佢，自從佢跟尼克遜搵食，就馬不停蹄，一直到做國務卿，依然到處亂跑。此公是尖屁股人物，坐唔定者，三蘇對美國歷史，只是畧知梗概，但料必所有美國國務卿中，出門最多的是此君。三蘇懷疑基辛格這個國務卿的辦公室，究竟是在白宮，還是在世界各國的美國大使館還是外國的迎賓館？佢自從宣誓做美國國務卿之後，在華盛頓的辦公時間，計得出咁少，外國駐美使節想在華府搵佢，成世唔見左佢這個人。即使佢不離開美國去中東做旋風客，不去巴黎開和會，不來遠東，佢在美國國內，亦成日離開華盛頓，一時又話跟住尼克遜去大衛營，一時又話去佛羅烈達州，最近又去了加州的西白宮，如今又再第三次作旋風客於中東矣。

基辛格之成功，大抵就是「基」於佢有一個「辛」苦「格」。美國的國務卿極少咁辛苦，多數坐鎮於華府辦外交事務，替總統揸煞。日日飲鷄尾酒，食大餐。此公則不然，冇咁嘆世界，二三萬呎高空上瞓覺爲多，一個月食了半個月飛機餐，雖然有個「飛格」，亦未免辛苦之極。三蘇認爲尼克遜應改正佢個官銜，稱之爲「流動國務卿」方合身份，因爲佢在國外辦公多過在國內，而又不長駐某國，搶大使生意也。

姬達先生應打倒灶君論

三蘇提議過好幾次，香港應當明令禁止市民送灶。還神尾禡都可以，送灶就唔得。因爲送灶這一件事，本質上是行賄行爲，贊成送灶，等於鼓勵貪汚。港府前幾年在年尾時候，便發出通告，並在報上刊出告白，叫市民不可送禮畀公務員，以免令收禮者「尷尬」。因爲政府公務員收受任何年禮，亦觸犯貪汚條例者也。現今我們雷厲風行地揚言要反貪汚，委出兩個高薪的反貪汚專員，設立公署，年費一千九百萬去捉查貪汚官員，據說下一年費用可能增加到三千萬，不可謂不認眞。在此種提倡廉潔風氣之下，又豈可送灶？

何以要送灶，因爲灶君每屆年尾，便要上天述職，順便作一年一度返祖家渡假，在佢起程之前，市民曆要在農曆廿三廿四兩日劏鷄置酒，以餞其行，等佢「上天言好事」，把自己一年中所作所爲對人唔住的行爲，遮瞞一下，自己的小小好事，則大大張揚，

希望玉皇大帝保祐自己。因爲我們無法面謁玉皇大帝，只有託灶君去講，至於灶君有冇講，我地不知。佢可能見到玉皇大帝時震騰騰，只顧住自己份差事，好少理民間疾苦，亦可能玉皇大帝根本唔得閒見灶君這種芝蔴綠豆小官，只叫佢去見下聯邦外務部次官之類報告下算數，灶君自然不能盡提張家長李家短。我地以爲爲他餞行，佢食了我地一餐，我地又送程儀禮物，連馬草都送埋，以爲佢會捱下義氣，殊不料佢乾回報了事，我地睇查查者也。

三蘇以爲：姬達先生現在要反貪污，就要先從打倒送灶着手，在灶君之前，葛柏顯然水皮得多，雖則佢現在亦只係「涉嫌貪污」，但是亦要走路，日日有人上香孝敬，唔使派人去收規，已經食到滿臉油光，及到送灶之日，更加大魚肉，家家戶戶，爭住送禮餞行，食到佢胃痛。佢明正言順而行，唔使偷偷摸摸上飛機。所以比起葛柏，灶君巴閉得多。灶君之權威，在於兩點：一、佢經常有人自願對佢孝敬，决不會揭佢，恐妨揭穿之後冇啖好食。二、佢每年返祖家一次，乃係述職，並非榮休。對榮休的人，可以不必送禮，因爲佢不再返來，唔使再巴結佢，要巴結，應以繼任的新官爲對象。但述職則不豈可不同，佢在大帝面前會整蠱自己，便要提防，何況佢渡假之後再返來管自己者也，

巴結之哉？葛柏之流無所謂，灶君才是要打倒的目標也。

香港應舉行僞術節論

本年度之香港藝術節已經揭幕矣，這個爲期匝月的大節日中，日日有好多第一流至第三流的節目上演，可稱豐富之至。甚至連非洲的裸女民族舞蹈，亦獲警務當局「特別恩准」演出，眞係少有。因爲警方與藝術節協會的觀念不同，佢地對除光上身的表演一視同仁，把會所每晚的剝光表演與民族傳統風格舞蹈當做一樣，求其除衫，便稱猥褻。不過奇在會所的晚晚剝光猪雙人表演，又唔多見有人去干涉，他們更不必似非洲舞蹈團那樣要愼重其事的申請演出也。

由於此事一想，三蘇忽然覺得香港每年有個規模宏偉多姿多采之藝術節，應份亦有一個「僞術節」至啱。又話係「藝術沙漠」，但是實際上香港並不見得如此沙漠，講「藝」術，固然有，不過「僞」術則更多。好多藝術家，實際係「僞」術家，例如有的畫家，養埋幾個潦倒行家，替佢畫畫然後開畫展，又有的畫家，獨沽一味，畫來畫去，都

係那一件嘢，只不過稍加變化，於是一而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晝到通天下都係咁上下的傑作。至於音樂家，年紀輕輕就開其獨唱會或個人鋼琴獨奏會，靠佢老豆的影響力去銷票，拉人捧場，搵人寫稿，大吹大捧，搞到佢個老師都要通知佢，叫佢唔好對人話係佢之學生，以免丟佢架。凡此種種，都係「僞」術。至於有的明星大唱其時代曲又話係藝術，有的黃毛小丫頭去法國兩年返來又話係芭蕾舞蹈家之類，則更加唔使講，佢地的功夫，自然不是藝術，而是「僞」術矣。

更奇怪的是，這些人往往是大出風頭的人物，眞正從事藝術的人，則埋頭埋腦，默默無聞。現在藝術節中，有的眞正從事藝術的人露面，但其中有的仍然係「僞」術界中人，邊個係「藝」術界邊個係「僞」術界，大家有目共覩，有耳同聽。不過，三蘇認爲，香港既然有咁多「僞」術界人士，則何以不索性舉行一個「僞術節」，以三蘇來看，「僞術節」實在亦不壞，僞術節之節目，比之藝術節之節目，可能更得人歡迎，因爲更普及，更大象化，不必講第二樣，單係我地的「風流香艷影片」，以及會所的「男女雙人」，再加上小廣告的「有聲有色」，以及有的男女歌星之登台打情罵俏，眞戲假做，急「屎」歌王之「天才」演出，便已經夠晒多姿多采，睇到人眼花繚亂矣。

情人節實係冇情人之節論

今日是華倫泰節，俗稱情人節，此乃洋節，中國人以前一向冇這個節者也。現在的中國（不論大陸與台灣）亦無此節，香港好多中國人亦不理此節，只有讀番書的少年男女乃至中年男女，才流行過此情人節。情人節本來只係一個表示親愛關懷的節日，不限於情人，所以朋友之間，亦可互相道賀以至送禮，至於眞正愛河中的情侶，則更加重視此一節日，不在話下。拍拖之外，還要寄一張情人咭俾情人，至爲要緊。

實際上，情人節之在香港，亦只係「情人咭節」耳，好多後生仔女，買定情人咭，在幾日前已經寄發與情人及女朋友。情人節最好之處是監人賴厚，買張又大又靚者寄與女朋友，咭內印好晒情話，唔使自己講，亦唔怕講出來面紅，更不怕會俾人打幾個巴掌。此乃情人咭的好處，如果女朋友對自己有意，回到電話，約佢去街，不難變成情人，不過有時會俾人丢咗個咭落字紙籮耳。幸而女仔到底是人軟動物，不論對方監人賴

厚與否，收到張情人咭，亦會擺在案頭，好比聖誕節收到人地聖誕咭一樣，舉行展覽會，邀集親友參觀，以示威水。三蘇有個世侄女，就很興這一手嘢，專門展示情人咭，以示其男友之衆多爲榮。

照三蘇來看，情人節者，實係冇情人之節日，如果彼此有情，則日日都係情人節，天天孖公仔一樣，使乜咁緊張要在一年之中揀一日來做節，認眞荒謬。情人節是一個好節日，方便冇情之人作情人狀，亦方便濫情不專的人作大情人狀，三蘇有個老友，情人咭斷打買返來，係女朋友就寄一張去，冇撞板。實則此君一的都不算有情，如果話有情，則情多到流滿地矣。

有情之人，使乜寄情人節咭？不但天天見面，情人節那天自然更會見面，纏綿旖旎一番，如果寄到情人咭的，實際冇乜情，一張咭寄去就了事，等於寄聖誕咭一樣，絕冇什麽誠意，例牌嘢耳。或曰，有些情人，遠處異地，寄情人咭難道也是無情？唔寄又點得？三蘇認爲如果遠隔異地的情人，必然成日寫情信，使乜要寄情人咭？如果能力所及，飛去會面，否則亦可以打個長途電話，講其情話。一張情人咭，有乜用？豈能代表愛情？只有冇情之人，會利用寄情人咭與女人來表達情人之意，亦因此才重視情人節，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只有一日講愛情，此種情人唔要也罷。

公開開投市政局民選議員論

市政局又召開一年一度的週年嗌交大會，市政局議員各抒高見。此乃一年一次之盛舉，可以亂噏一輪，意見行得通與否，係另一件事，最少可以車天車地，不必討論議案，可以稍爲越範圍講說話，冇人怪。尤其民選議員更認爲此乃一年中最過癮的一日也。

第一日揭幕之時，各議員就集中火力向「議員舞弊」開炮。據說有的當選議員，以前曾經用貪汚舞弊方法來當選，而現在已經有人開始做手脚，且納祺曰：「過去市政局議員選舉，均有貪汚舞弊等情，尤以最近兩次已成爲公開的醜聞，尤以新界爲甚。——最近據說有人已開始爲下年度市選請客，有學校校長更代表議員候選人歡宴其教師。」因此佢主張修改監管選舉作弊法例，與廉政專員公署的法例看齊，並由廉政專員有權方管理選舉貪汚之事。

市局選舉議員的法則，十分乾凈企理，而且選舉費限制得好嚴，以現在物價之昂，

尤其紙張印刷之貴，如果要參加競選，眞係印多幾份海報可能就犯規。所以託人請客拉票之黑市活動，就少不免會出現，此種事其實幾難防範，就以目納衹所講的爲例，校長請教師食飯，事屬平常，你好難有證據話佢代表候選議員者也。不但校長未必即席開聲話：「飲完呢一餐，請投某君一票」，而且現在還未開始報名選舉，校長講明代表某人請客，亦冇人話得佢唔啱，因爲某人尚未成爲候選人也。所以現在來講制止賄賂選民舞弊，未免言之過早，不過話防患於未然，則未嘗不可，但只怕好難防範，以及找到證據。三蘇想想下，認爲市政局如果想徹底淸除民選議員競選舞弊，則唯一而又最好的方法便是：把民選議員公開開投，價高者得，如此一來，包冇貪污賄賂舞弊。

其實，有志於做民選議員者，無論如何都要肯使下錢至得。一個窮光蛋幾難去搞競選，此乃由美國總統到英國議員都係一樣，香港市政局民選議員，實際上不過如此這般的一種人物，點綴下香港民主橱窗，對市政實在冇乜大幫助，交通問題都不能過問，其他可想，所以民選議員反正係香港式民主的裝飾品，那末，不如就索性公開開投，使那些用錢去運動之人，作正當而合法的消費，同樣是買一個銜頭耳。唔使佢地犯法，又唔使受人彈，又不必花咁多時候去競選，好處之多，不能盡錄焉。

中文成爲法定語文得啖笑論

立法局已經通過一九七四年之法定語文法案，卽係話，以後中文成爲法定語文。使用中文，完全合法。在表面上看來，中國語威番一陣，中文亦威番一陣，實際上如何？得啖笑而已。

前日在立法局席上通過此案時，主要講及在法庭上可以使用中文或英文，都係合法。這一點，當然完全冇問題，但是這一個法案中有一條條文規定，遇到法律上有什麽拗撬之時，最後仍以英文解釋爲準，有這一條「註明」，則中文法定與不法定，相差有限矣。在法庭講中文一事，實則古已有之，以前被告在法庭作供，講其中文，雖然法官必須用英文回答，卽使佢係中國人，亦要「傳話」把被告的中文翻譯一輪，又把法官的英文翻譯俾被告知。現在所不同的是：如果法官是中國人的話，則佢可以直接用中文答覆被告，主控官係中國人，亦可以用中文問被告，而不必再靠傳話翻譯。但是如果法官係

老西的話，則又唔同矣。一樣要傳話，與前無異。鷄同鴨講，鷄話合法，鴨話又合法，但係鷄鴨講唔通，仍然要翻譯至搞得掂，試問與以前之情形，又有乜分別？

再講，此乃在初級法庭而已，地方法院以上則不在此限，照舊要用英文，所以更與以前全無分別。就算在初級法庭，如果請律師辯護的話，律師亦一定要講英文，不論佢本身是否中國人，亦不論法官是否中國人。何解？因爲第一，律師平日講慣英文，所讀的法律學是英文書，用的法律名詞是英文，佢可能連那些英文法律名詞中文叫乜都唔知，又點用中文來講？如果勉强自己翻譯，譯錯了豈非害死當事人？如果從頭來學過一套中文法律用語，不如索性講英文了事也矣！所以即便在初級法庭，審案時候仍然以用英文居多，中文雖然法定，但與未法定之前絕冇不同。

何况，法定中文的口語並無規定，任人講邊種話都得，法官是中國人，但不會聽上海話，被告講的滿口是寧波話，法官根本就唔知佢噏乜，因此又只有靠傳話，中文翻譯爲中文乎？照我估，傳話一定把佢譯爲英文，法官與主控都易聽易辨，主控質詢亦必用英文，簡單乾脆，法官亦然，反正佢講的上海話大家聽唔到，當佢係老番可也，中國方言至多，黎敦義話並無限制，一如講英文可以講愛爾蘭話，威爾殊話，那些鄉下英文，

亦聽死人者，所以中文法定云云，得啖笑耳。

論市政局週年大會之朗誦

每一年市政局之週年嗌交大會，三蘇總把佢列入高尚娛樂節目之一，今年大會舉行期間，適値藝術節開幕之際，三蘇更把嗌交大會列入藝術節之內，嗌交大會算是什麼項目？朗誦是也。

何以稱爲朗誦，則因連日睇電視新聞片所得的印象，那些市局議員，在華麗的會議室內，每人揸住一篇厚凡十餘頁的演講詞，對住面前個米高峯，低頭高唱。有時似學生哥在先生面前覆書，逐個字來讀，讀讀下又唔多識字，變爲若斷若續，有時讀到得意之時，則又搖頭擺腦，有時則企起來先行乾咳一聲，淸下喉嚨，然後再目光一掃，然後再睇住本書來讀，嘰嘰咕咕者有之，嘰嘰兀兀者有之，予人之印象，便是絃歌不輟。

此非朗誦而爲何？大部份演講詞自然是事先擬好，自己寫，還是由秘書代筆，三蘇自然不知，不過有的中文演說稿乃係文言多過白話，成語之外，遣詞用句，都係文言

文，演講者又不把文言文稿變成廣東口語化，於是便變爲朗誦半文不白的散文，佶屈聱牙，聽之刺耳。那些負責卽時傳譯者，眞係保你大矣。當然，演講詞中的文言成語亦相當淺白，不致譯不出，不過如果要譯到信達雅，則怕幾難，除非佢本地成日刨住林語堂那部漢英辭典。

座上的好多議員是老番，老番中有的會講唐話者，但亦一定聽唔明佢地講乜，必須要有卽時傳譯，甚至，有的中國人亦未必聽得懂，因爲那些是本地老番。所以佢地致詞時亦朗誦英語演詞，高低抑揚，有流水落花之妙。三蘇心想，如果俾張中文稿佢去唸，一定亦唸唔出者矣。

所以這一個朗誦會，亦可謂多采多姿，雖然有的讀起上來，十分惡聽，有的則相當悅耳。這些朗誦作品，乃係佢地自己的大作，作品內容如何，實際冇乜所謂，横掂多數係越出市局權限範圍之說話，等於報紙主筆或三蘇寫怪論，上天下地，亂噏一通，志在發揮一下自己的遠見與抱負，你地聽唔聽，隨便你，事實上執政者根本亦唔理佢地講乜，由得佢地關埋門作準備再競選演講，因爲言不及義，佢地顧住自己個份先喇。

三蘇對此種朗誦會則頗感興趣，不僅因爲有的朗誦得音韻鏗鏘，而且內容漂亮，有

的則期期艾艾，講唔出聲，主張見解，足以解頤，娛樂性極之豐富也。

醫生以刮龍爲服務之目的論

港大評議會討論醫務發展諮詢委會的報告，李福樹醫生建議港府將現在的港大醫學院擴展加倍，比較另外增設一間醫學院更省時省力及省財。醫務衞生署長立卽拍手贊成，並建議港大應設一間牙科學校和牙科醫院，以提高本港牙醫水準。

上文中所謂「另外增設一間醫學院」者，乃係指有人提議中大應設醫科而言。主張中大設醫科者大不乏人，但港府及港大一於唔同意，這一次又否定了這項建議，實在意料之中。因爲在好多香港人的心目中，到底港大才是正統大學，中大無論如何是义燒仔，而且中大興建醫科，實在多餘，因爲無論如何不能用中文教醫科，是則擴大港大醫科可也。三蘇對於中大應否設醫科與擴大港大醫學院兩件事，冇乜意見。三蘇亦贊成港大增設一間牙科學院，但是三蘇却不同意蔡署長的觀點，以爲如此一來，便是提高本港牙醫服務之水準。香港並非冇牙醫，更非冇好醫院，香港所缺少的只係收費廉宜的牙醫。收

費廉宜之好牙醫自然更少之又少，一如香港其他醫生一樣，好醫生，多的是，收費平的好醫生，則有如鳳毛麟角矣。香港醫生的服務水準，與佢收費並非成正比，此點千萬不可誤會，三蘇起初以爲收費者，不但醫術一定高明，而且服務水準亦一定好，雖知大錯特錯。往往收費高的醫生，服務的水準極低。有個名醫，同人接生，講好晒價錢，到了那太太作動之時，佢忽然在醫院向太太的丈夫提出要附加費，話佢太太難產，又話佢係一個財主，唔志在俾多五七千銀，到了那個時候，未來爸爸重有乜說話好講？眼見太太痛到典床典蓆，臨時才換醫生乎？亦冇人接手者也，結果佢太太順產，而佢仍然俾醫生敲多五千銀。

醫生揸住把刀來講數的故事實在太多，所以不必多講，至於牙痛，則牙醫更加好多「服務」手段，成日同你補，然後你成日痛，結果還是脫，脫了還要鑲。所以我地設一間牙科學校係有需要，但訓練出來的醫生却是以刮龍爲服務的目的。脫一隻，百百聲，鑲一隻，千千聲，政府一味花錢來培養此種刮龍醫生，說是對社會的服務，納稅人的銀紙眞係冤哉枉也！日前當局話新區醫生少，冇醫生去開檔，醫生界又反駁佢，話徙置事務處唔肯撥舖位俾醫生，不知邊個講得啱，不過有一點，新區醫生少乃係事實，但有人

去理。

行賄無罪受賄有罪

廉政專員公署開檔之後，首重宣傳，通過電視電台，鼓勵市民通風報信，同時又話要再進一步，除了「政」要「廉」之外，連「商」都要「廉」埋，換言之，擴大到任何市民都不可以行賄受賄，在商行打工尉把都唔得。有的後生仔在寫字樓，俾女同事爹聲爹氣佢幾句，就替佢做埋一的工作，大約亦算有罪。

今日報載，廉政專員公署拘控四個監獄督導員，懷疑佢地涉嫌觸犯防賄條例。有人話，前日監獄署正在大張旗鼓的招募監獄督導員，怕冇人去做，而廉政專員却整一單咁嘢，豈非打窒好多有志做監獄工作之靑年？監獄署長箇能買少見少，多得姬達唔少矣。三蘇以爲不然，姬達此舉，實在係替監獄署招獄吏做宣傳，因爲督導員的人工非薄，同樣資歷，比不上一個警察，所以有人担心佢地好難招人，現在廉政專員廉出其內幕，原來內邊有來路者，有志之士心中有數矣。

此乃題外說話，按下不提。廉政專員此次大事宣傳，勸人不可納賄貪污，不止話貪污有罪，主要還在於叫人不可行賄，指出行賄之罪，與貪污相同。這句話，並無新意，三蘇細心想下，廉政專員既然要大力打老虎，撲滅貪污，則一切辦法，皆要創新，開條新橋，然後至有功效，否則講來講去，無非係老生常談，講了幾十年，全無作用，否則亦唔使整一個什麽廉政專員公署矣。

「不可行賄貪污」乃係一種舊觀念，「行賄與貪污同處」，乃係一種舊方法，中國人對於行賄貪污之事，技巧到家，互相合拍，天衣無縫，好少穿煲。就算一方便係被迫派片，亦決不會出聲，至於自動行賄，更加唔使講。所謂任你點講，佢地亦好少理你者也。

現在治貪污的新處方，應當是「行賄無罪，受賄有罪」。點解？第一，使有的被迫行賄的人，可以去告密，現在因爲行賄有罪，佢地俾人收咗片，不敢出聲，怕連自己都有罪。第二，此法一行，受賄的人，便有戒心，有人向佢行賄，佢會怕係俾西瓜皮佢踹，便唔敢受，因爲行俾冇罪，受賄有罪，佢過咗水，一個屈尾十去廉政專員公署，豈不撞正大板乎？這一條橋，不但有嚇阻之力量，實際上係有打老虎之作用，因爲行賄之後，

的確可以去報之姬遂，等捉到人，證據確鑿之後，把受賄之水回番俾行賄之人，貪官污吏，勢必聞而喪胆矣！

平抑物價乎？講下笑耳！

非官守議員對下年度歲出入預算案之初步反應是：大致上對財政司之建議表示贊同，但表示異議者亦有好多點，較之過往幾年爲多，如果細心比較一下，則反對的事項多過贊成的事項，反對的事項，比贊成的事項更重要。反對得齊口夾聲的是：交通牌照增費與增加直接稅。其次則發言的議員一致提出一個要求政府平抑物價的口號，這一個口號，叫得甚響，但是三蘇細心睇下議員先生的演詞，則並不發覺佢地有乜具體的建議。

比較上，胡百全提出的稍爲具體，佢主張組織兩個委員會，一個是經濟諮詢委員會，一個是消費者保護委員會，可惜兩個會雖然具體，辦法則並不具體，因爲佢話如果市民發現某種物價高漲，可以向「消費會」投訴，倘若價錢起得太離譜，則由消保會請求政府考慮立例制裁。其他議員講到這個問題，一味提出警告，並話因住有人會學日本

佬那樣爲反對通貨膨脹而示威（頗有提醒人組織示威除伍之嫌）。但同時佢地又主張香港應保持自由貿易制度，不宜管制物價。是則更加唔知如何着手平抑物價矣。

三蘇亦反對管制物價與凍結物價，因爲此乃冇用的所爲，何況所有議員都承認香港物價高漲乃外來因素居多，只有小部份係內在的人爲因素，是則更加管無可管，制無可制。因此「平抑物價」這個課題，考起全世界之經濟學家與財政專家，世上冇一個國家可以樣樣自給自足到與外國不發生貿易關係（即使自給自足亦要做生意者也，所以根本不可能），否則平抑物價就幾難搞得掂。唯一最有效辦法，便是「一切收歸國營」，好似共產主義國家開始之時那樣，但結果如何，還不是一樣搞唔掂？卒之有有一個自由市塲，農民亦要有自留地，否則公家都冇米食。

除了一切國營之外，退一步的辦法是一切入口物品經政府查明來價，規定其利潤，然後發售，但是能否達到平抑物價目的，亦在未可知之數，例如來價貴，物價固然無法平抑，如果入口商報假價，政府亦好難查。還有，奸商奸商，無商不奸，古有明訓，佢地用次貨來充上價貨，政府又點可以成日查得到？買者只怕買入亦不知。結果亦等於高抬物價，無法制裁，即以厠紙每捲忽然俾日本佬搶貴晒一事來看，假如管制了物價之

後，日本仔來買淸香港的厠紙，香港人豈非連厠紙都冇乎？是以平抑物價云者，講下笑耳。

論有錢唔用而要向人借錢

世上有的事甚奇，奇到使人覺得莫名其妙，但有人則以爲此乃最聰明的辦法，舉一個例：便是自己有錢而唔使，却寧可納貴利，向人地借錢是也。

這一種事，本來眞的並不爲奇。商塲上好多人都喜歡向銀行借錢做生意，銀行亦以此而存在。如果大家都不向銀行借錢，則銀行亦要執笠矣。銀行者，一邊收人存欵，付出低微的利息，而以高利息貸欵俾人，利其差額。不論銀行學如何專門，花樣幾多，研究這一門學問者，皓首窮經，亦搞唔掂，好比年來美國與西歐之貨幣動盪，亂哂大籠，所有全世界金融財經專家之精銳出齊來開會，亦傾唔出一個安定的金融貨幣的方案來，其實銀行者，無非就係上述那兩句說話：借錢俾人與攞人地存欵，一出一入刮籠之組織而已。

因此，好多濶佬自己有錢，但做生意時仍然要向銀行借錢，無他，原因只有兩個：

一是比兌之下，借銀行的錢，相宜過用自己的錢，自己的錢，可以去賺大錢。第二是：自己唔夠錢，那却可以做大幾倍生意，因爲有銀行支持，香港銀行之所以多過米舖，就係這個原因。亦卽是：香港已經進步，好多人都會利用銀行來做生意，與以前舊式商人有貿易方法不同。

由此看來，自己有錢唔使，而去同人地借錢，實際上冇乜錯，何以三蘇又話莫名其妙？則因爲有的情形，與上述不同，上述的人，不做話本生意，而後者則一味自己吃虧，重以爲精明。

要舉例乎？香港政府之把一百幾十億儲備金存在英國，摸都唔敢摸佢，但自己又話唔夠錢使，於是要加稅，加各種牌照來刮龍，刮龍不足，還要發行公債，或者向外銀行借錢。這一件事，就並非話向人借錢着數過用自己的錢咁簡單者矣。

儲備金是我們在銀行的存欵，利息少到極，重要時時大話其匯水，買少見少，越儲越唔見錢，而我地自己又在在需財，於是向人借錢，所納的利息，多過在英國銀行所收的利息，你話是否老襯？自己兄弟親戚已經冇乜水，重要派數分担借錢支持太公？而太公有大筆常產却不動分毫，收鷄碎咁多息，試問有冇搞錯？

不但此也，現在英國重話唔准我地提支存欵，寧可補匯水，眞可謂惡過大地主，看來我地只有請大耳窿關照，你話死唔死？

市政局應賄賂選民論

昨日三蘇曾經講到選議員的賄選問題，此事已由市局主席請廉政專員出馬，此馬一出，就要出諸行動查明眞相，唔係講笑。將來必然令到成個民選議員制度散晒，因爲現在選民對於民選議員已經冇乜興趣，再話會有人查議員是否舞弊賄選，雖自己不見得受人家茶禮，但是不難有人勸自己投某人一票，如此一來，則選民豈非無端端搞到一身蟻乎？當然更加對投票覺得冇癮，而競選人雖然有官癮，但是未宣布話參加競選，求其有的影迹，就先受廉政專員監視，行錯一步都唔得，請人食餐飯都有問題，豈不週身唔聚財乎？亦必使市政局議員席位畧有興趣而並非認眞大癮者，因此裹足不前。選唔選到重未知，但未選到之前已經俾人當賊咁吼住，何苦來哉？因此參選的人一定少好多。選民少，競選者少，買少見少，香港這個民主樹窗的唯一貨式，亦將告斷市矣。

沙利士主席前日在錢世年及黃品卓二人招待記者，聲言決不辭職，並且話貝納祺冇

解之後，亦發表談話，謂如果有某議員俾人查某出係貪污舞弊的話，則其所屬政黨都要負連帶責任。有些人話，這一句話，好似係答覆貝納祺也者。沙利士話政黨要吼實自己的會員，三蘇認爲此事亦合理，因爲如果會員有舞弊的話，政黨當然難辭其咎，此所以那一年英國陸軍大臣搞高級應召女郎，以至掛冠，卒之連首相麥美倫都頂唔順，連帶要走埋，一樣道理。三蘇覺得沙利士主席這一番話，卽使未針對任何人，亦有一個深意：卽是嚇窒一的政黨首腦，唔好亂話自己的會員賄選，否則連佢閣下自己都唔掂焉。至是三蘇更替民選議員的形勢着想，深感其前途冷淡，以市政局主席的措施，以及貝納祺要求議員辭職等等來看，直頭可以令民選制度無疾而終。因此三蘇認爲，現在的目標，應當是如何刺激選民投票，否則選民登記局眞係得罪你唔少，印埋天咁多本選民名冊，本本都係空白，每年浪費信件紙張郵票不知凡幾，認眞浪費公物。因此三蘇認爲：市政局一方面要嚴查議員有無賄選，另一方面，亦要鼓勵選民去投票，最佳鼓勵方法，大概係賄賂選民。如何賄賂，卽係由市政局撥出一筆奬金，聲明凡有選民去投票者，每位派番車馬費五皮，投票站並預備咖啡茶點招待。如此或可鼓勵市民的投票，此雖賄賂，但可稱「民主的公開賄賂」，料廉政專員不會反對焉。

股票已成不動產論

現在來講股票，似乎眞係不合時宜矣！有時舊朋友坐埋，提到股票，朋友卽曰：「重講個的衰嘢做乜？唔好提佢矣！提起都火滾！」有時則答曰：「喂，三蘇，講下第二樣得唔得呀？唔好再刺激我了吧！」連講下都唔啱，重討論來做乜？何况三蘇向來冇股票，除了天賦的兩股之外。因此，三蘇講股，便似有心挖苦的股民股友之意，所以近來好少講，事實上，這個股市殘爛如此，還講來做乜？實際上好多人連股經都唔願睇，講都冇人聽者也。

今日忽然提出股票來講，原因係有個朋友託我向人借錢，我曰：「你不是有好多股票乎？已經賣淸？」朋友曰：「股票有乜用？賣又唔捨得，按又冇人要。我現在等錢，只有搵人商量。」我曰：「然則你的股票如何安置？」朋友曰：「由得佢在保險箱瞓覺可也，現在好多有股票之人，都話如此安置的股票者矣！咁貴買返來，現在跌到咁低，

幾乎渣都冇埋，只有由得佢，慢慢再算。」因此三蘇忽然想到本文的題目：股票已經成爲不動產。

股票本來是一種可以隨時買賣的有價證券，不算係不動產，樓宇田地等等，才是不動產，然而現在的股票，其落地生根之情形，已達到泰山一樣咁穩，並非價錢穩，而係冇幾張紙本身的穩，郁都唔郁得之穩。較之半山區的大厦固然更穩，甚至較港幣更穩，因爲港幣可以流通，而股票雖然亦可以流通，但好多人都攬實佢唔郁也。

香港一共有幾多億萬股票，三蘇不知，香港有幾多人手上揸有股票，三蘇亦不知。不過可以相信的是：全港九手上有股票的人顯然比有股票的人爲少好多；股票已經成爲電飯煲一樣咁普遍，只不過比不上電燈冇樣家家有耳。這些股票，大部份係高價買返來，百分之九十九係餂本貨，只差餂多餂少，香港股市俾外國撈家滾了六十億元去，你話有邊個唔俾人打刦一樣？現在這些股票，便成爲刦後餘生，於是乎就只有在保險箱喘氣，希望養休生息，恢復健康。即使不能學從前咁生猛，亦不致病入膏肓，于願已足。除非逼到非將佢變錢不可，否則就一於收埋佢，當佢係唔搬得郁之大石灶。垃圾也好，寶貝也好，暫時置之不理，忘記了它，以免刺激。

於是乎，股票乃成不動產之一矣！

香港的藝術地位因窃匪而提高論

好多人話香港係文化沙漠，又話香港根本冇文化根基，既無古蹟，亦無博物館，總之有關文物歷史之資料，都係水皮，圖書館收藏的書籍。固屬垃圾。香港的所謂古物，無非是李鄭屋村那一批爛缸瓦片，近來有個大會堂博物館，在屈志仁努力工作之下，畧具規模，現在屈志仁又去了中大搞博物館了，大會堂的古董蒐集有無進展？知者不多，不可久不久有個展覽會，係咁意都有的嘢俾人睇下。不過，一般人始終對香港有兩個牢不可破之觀念，一是香港博物館極爲寒酸，收藏的物品，都係粗嘢，莫講珍品，正嘢都搵唔出幾多件。二是香港人亦冇乜文化，對歷史文物，認識有限。如此典型的殖民地情形，無足深怪云云。但是日前却有一件事，把這再個觀念打破，證明香港並非冇文化，亦非冇收藏的正嘢，香港人亦不是冇文化修養，對歷史文物完全外行。

這是什麽一件事？大會堂藝術博物館日前失竊一批價値十萬元的古董玉器是也。

雖然，如果逐件計起來，這一批古董玉器，也不算如何名貴。兩件元朝陶器，一件宋朝玉器，及六件淸朝玉器，一共九件嘢，才值十萬元。在一些收藏家眼中看來，必然覺得小兒科之至。十萬元九件嘢？好極有限喇。不過在我們的大會堂藝術博物館之中，則已經算唔錯者矣，難道我地期望失去的古董是金縷玉衣不成。

報上說：「從竊匪行竊手法之純熟小心，及懂得偸取名貴的珍品，因此，相信是『藝術竊匪』所爲。」又據有關方面說，現時所失幾乎等於該館全部玉器收藏件，可見確爲該館的「名貴珍品」，有此名貴珍品，重話香港冇文化？雖然，這一批嘢，在六八至六九年購入時，來價只値一萬五千元，但現在已値十萬，亦可見大會堂博物館之有眼光，冇買錯嘢，卽係買到正嘢。

同時，有關方面又話此乃「藝術竊匪所爲」，三蘇亦有同感，因爲如果要偸嘢，通街可以打爛飾櫃去偸，偸一兩隻名貴手表，一件女人戒指，係可能超過十萬銀，何必要咁大陣象去大會堂偸玉器咁笨？此人當然係藝術愛好者，最少亦係認識藝術愛好者，有辦法出貨，才會去偸。由此可以證明，香港人並非冇文化，並非對歷史文化全無認識，所以這一件失竊案，亦足以提高香港的藝術地位焉。

論愚人節何以要揀在今日

三蘇不是洋人，既不摩登，亦不慕洋，所以一向不過萬愚節，不過三蘇是知道有所謂萬愚節的，每年四月一日便是。三蘇不知道那一個聰明人想出來的主意，在每年三百六十五日之中，揀出一日來叫做萬愚節，並且准一般人在這一天之上午，任意撚化人，被撚化者，唔出得聲，做了老襯，只可哈哈笑。這一日之所以流行，大抵係等好多平日俾人搵笨的愚人，可以出一口氣。聰明人藉此安慰下佢地而已。如此一想，是亦即聰明人在搵了人三百六十四日老襯之餘，仍然所謂連萬愚節這一日都搵埋你地老襯，等你地重以爲不知其過癮。

不過何以日日都唔揀來做萬愚節，而一定要揀四月一日，則三蘇認爲大有意義，因爲四月一日是會計年度之日，好多資本主義國家，都在此日開始下年度預算，並以三月底爲銀行結算期，這一個不成文法規，却成爲一般人的一個大關頭。上週股市跌到一仆

一碌，有人話亦係因爲銀行結算，向人逼倉之故，是否屬實，三蘇不詳。不過有好多人因爲這一日而唔得掂，則屬事實。三月底要埋數，四月一日以前要攪掂，好多來往數要清理，又要在此時截數報稅，總之百幾樣痲煩。以此痲煩頭刺之日子，豈非老襯節？不但此也，中國人有的在舊曆年底結算，之後，又要在三月底亦計一計，以備報稅交代，眞不免有俾人搵老襯之感也矣。

四月一日，這一天，又往往係一個重要的日子，有好多新法例，常常在今日開始實行，加稅、加牌費之類的政府開人攞錢事項，大多在此時開始，眞係搵老襯。香港人當此時此際，冇辦法不立即想到，此乃眞正係萬恩節，如若不然，則又點會在此日要俾多錢出來，又唔見在恩人節這一天宣佈全港打工加薪？

萬恩節不揀在五月一日，因爲是勞工節，但何以不在三月一日或六月一日，而要在四月一日？三蘇始終覺得係與各國政府的新施政開設，與對人民開始新的剝削與管制有關，發明恩人節的人，一定係谷咗好耐氣之輩，有冤無路訴。所以把今日稱爲萬恩節，萬恩節又名恩人節，實則係「恩民節」，當權派每於此日實行恩民新法。三蘇主張各國元首，最好每年在此日發表元旦文告或國情咨文之類的演說，若然，則認眞應節也矣！

消費者委會得個嘈字論

自財政司提出組織一個消費委員會來對付暴利奸商之後，這個委會馬上進行，現在港府已明令派簡悅强爵士爲主席，港府則宣布「可能對消費者委會提供財政、文牘及行政方面的支持及援助」。簡爵士在招待記者時表示，委員會現時並未有任何法律上的權力，只係搜集資料，向港府提出建議。並非三蘇有心喝倒采，我一直認爲這個委員會實在冇乜作用，就因爲「並無任何法律上的權力」，港府亦未宣布予以法律上的支援，只係文牘與財政，財政又唔知指什麽而言。但決不是補貼物價，可無疑問。是則這個委會有乜用？只得一個「嘈」字而已。

不是講笑話，這個委員會將來眞係只得一個嘈字，亦只可寄望於這個「嘈」字。嘈什麽？嘈到人地唔敢高抬物價。且看該委會自己發表的職權：甲、收集指定範圍的貨品價格，以及此等貨品批發及零售市場行情資料。乙、接受及考慮建議與投訴，包括有關

乘機漁利之投訴。之後 將事實發表，如果發現有效措施，向港府提出建議。

打開個檔口，就已經笑大人口，好比細佬哥賣武，邊個睇？雖然話該委員將有社會廣泛階層人士代表參加，連家庭主婦都在內，但將來查出邊種商品或邊間舖頭高抬物價之時，點辦？既冇法律制裁，無非得個「嘈」字。曰：「喎呵！個間衰舖頭賣貴嘢呀！眞係冇陰功呀！我地大家嘈衰佢喇！」除此之外，重有乜辦法？

再想深一層，消費者委會本來就係一個消費者之消極組織，並非積極組織，只能採取消極行動，因爲本港的財政政策係以「決不管制物價」與「放任自由貿易」是原則，所以這個「消委會」除了嘈一輪之外，有乜符？重有，則是鼓勵市民罷買是也。消委會既然不能管制物價， 亦不能制裁暴利行爲（ 簡爵士話可能向港府建議過止非法漁利行爲，三蘇冇辦法明白，除了涉嫌騙局如期貨公司之類者外，有乜生意可以稱之爲「非法漁利」的呢？）則只有把邊間賣貴貨公司公布出來，然後對大家曰：「喂，佢地賣嘢貴過人幾倍，你去買就老襯矣！」間接鼓勵市民唔好去幫襯佢，即係勸人罷買，此乃消委會之最高一招，除此之外，問你重有乜棋？當然，如果港府提出巨欵買貨返來配售給市民，消滅中間剝削，頂死賣貴貨的公司，自亦一法，怕只怕港府唔肯做耳。

釋「純情」

近日時時在報上看到一個新名詞曰：「純情」，這個名詞之出現，似乎係在電影告白或者娛樂版上者，電影告白往往創作好多新名詞，例如「鉅鑄」，例如「爆滿」，使你初識之時，想半日都想佢唔明點解，既然爆，一定滿矣，何以爆了又滿？在戲院燒炮仗乎？全院都爆滿炮仗紙乎？不過，睇睇下，聽聽下，現在已經順晒眼，順晒耳矣。

現在這一個「純情」，也是漸漸睇到慣矣。不過三蘇對於這個名詞，仍舊一知半解，有的女明星，叫做「純情女星」或「純情派女星」，有的影片，名叫「純情影片」，三蘇又未看過這種影片，更加不了解純情之義。只能望文生義，研究一下「純情」二字，究竟作何解釋，或者有線索可尋耳。

純者，純粹也，純潔也，是則「純情」者，當然是「純粹的愛情」或「純潔的愛情」之謂。照三蘇所知，大凡眞正愛情，九成九係純粹愛情，保無雜質，如果有雜質，就

不算愛情者矣。然則又何必要聲明係「純情」咁嚕嗦？是必「純情」與「愛情」有別，所以才要製造這個名詞焉。

若謂純情乃純潔愛情之謂，則亦稱之爲愛情可也，「愛情文藝片」所講的愛情故事，一定係純潔的愛情，不會係奸情，否則就變爲「奸情文藝片」矣，雖然，有的文藝片之中亦有奸情在內，但極少標榜其中奸情，而且故事亦必有純潔愛情，並且加以强調，所以又何必要特別誇張「純情」，此則使人莫名其妙，因此可知「純情」必係另外一種情。

或曰：因爲近來好多愛情大名片中有床上戲，有暴露肉體的鏡頭，甚至講眞愛情的人，都在床上除衫與男人攪到寶，此種愛情，有肉慾在內，便不能算純粹或純潔的愛情矣，因此創造一個「純情」的名詞出來，以示「此情不同彼情」，我地係不脫衣的愛情。然而愛情電影，由來已久，以前的愛情影片，從冇脫衣，亦冇床上戲，並未提過「純情」這兩個字。同時，「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夫妻行周公之禮，亦不見得不是純潔的愛情也。

三蘇諗咗一排，才畧有所悟，純情者，大抵即係「齋情」，何謂齋情，食齋之情是也。說不定將來還有一句新詞語曰：「純過純情」亦不出奇。

馬會拆「香港禁賭」之招牌

馬會終於繼四重彩後，開辦外圍馬矣！這一個建議，三蘇足足講咗十幾年，到今日始見實現，眞係望長頸。三蘇雖然不是馬迷賭迷，但對於馬會不設外圍馬，實在覺得離奇，因爲香港樣樣要學「祖家」，而「祖家」則早已有外圍馬賭也；其次，香港的黑市外圍馬，不知凡幾，係人都知，係人都可以落注，港府一味執行那一個抱殘守缺的所謂賭博政策，不許馬會在場外收錢，用以維持跑馬乃係「高尙娛樂場所」，而非賭博。此種掩耳盜鈴之見解，眞係笑大人口。現在馬會大事革新，先行開設外圍四重彩，繼之以現在的場外收獨贏位置下注，將來還要辦連贏及科加士，還有電話下注，顯然見得馬會之進步，如果聽三蘇話，則馬會已經搵多十幾年錢，香港的黑市外圍馬亦冇現在咁蓬勃矣。

有人認爲，有心唔怕遲，十月都係拜年時，現在來辦外圍馬，亦係一大佳事。

當然，知過能改，善莫大焉，不過如果話馬會有了外圍投注站，便可以令黑市外圍

馬收檔，此乃夢想，但是港島得一個投注站而勢必打崩頭，則是事實。

然則，馬會之開辦外圍投注站，究竟有乜意義？此則相當重要，馬會冇外圍投注站之前，香港只有馬迷，賽馬仍然係高尚娛樂，係一種體育競賽，大家入馬場，只係睇跑馬。但是一經有了外圍投注之後，香港便出現了賭徒，賽馬也不再純粹係上流社會之高尚娛樂，而係上中下三流之賭博，想唔認都唔得矣！

因為以前入場賭馬，當然係馬迷，大家愛馬，自己唔會騎，都中意睇人騎在馬上競技，高尚到極。但是在外圍投注站下注買馬之人，唔使問，此乃賭徒，而不是馬迷，因為佢地無馬可睇，亦不想去睇騎師競技，佢地目的係想贏錢耳，又何嘗愛馬哉？非賭徒而為何！因此，正如前文所說，馬會一經開始辦外圍投注，就是說明把「英皇御准賽馬會」變為一個賭場，大可以申請改為「英皇御准賭馬會」矣。

此後落注賭馬之人入去分開兩種，買飛入場者係高尚的馬迷，在外圍投注的乃係賭仔，雖然同屬賭馬，身份大有不同。

這一點，乃係此次馬會開收外圍之最重要意義，簡單來講，即係話馬會拆咗「香港禁賭」之招牌矣。

中文做議員法似通非通

只識中文之人，亦可以當選做市政局議員，此事在明年三月市政局大選時，便可實現。據說有關法案已在修訂之中，下月間便可以在立法局提出，一經通過，能講廣東話及閱讀書寫中文的人就可以出而競選矣。

好多唔識英文而又有做市政局議員癮之人聞之，一定雀躍不已，現在就開始競選工作，暗中拉定票也矣。但是三蘇始終懷疑，究竟唔識英文之人，是否可以做得議員？同時，這一條修訂的選舉法例，實在亦唔見得百分之一百公道。所以此事實在似通非通。

首先講「只識中文亦可以當選議員」這個問題，不錯法例是通過了，資格冇問題，開會之時，即時傳譯制度亦已經攪得妥妥當當了。主席用英文講，你聽來的是「粵語配音」，你用中文講，主席亦識聽，但是，日前市局開會所透露的修訂法例辦法，並冇講到市政局的一切文件，都有中文譯本或中英對照。每一次會議前後，固然有好多文件，

要議員研讀，同時，市局本身亦有好多規章辦法，以及各小組的報告等等，全部係英文印刷者，作是市局議員，單係睇這些文件就睇到頭暈。（當然，有的議員根本就唔睇，開會之時亦不出聲，當作學生上堂，神遊太虛，主席講乜，佢既唔知，亦不理。神主牌一樣，此種議員，不在討論之列。）這些文件，完全係英文者，一向並無中文，今後是否會全部譯有中文對照，或者另設中文譯本，則三蘇實感疑懷。因爲如此一來，勞民傷財，好大功夫者也。假如不說中文譯本，只係開會時用中文傳譯，只識中文之議員在開會之前，未明提案，未知資料，前因後果都唔明，開會之際，豈非矇查查？就算聽得懂人地講的粵語配音演詞，亦有半夜食黃瓜之感，又有乜資格出聲，一開口，等人笑而已。在此情形之下，只識中文者，又點做議員？豈非氹人歡喜？

其次，何以三蘇話唔公道？因爲修訂法例中只係話「能講廣東話……」卽係話，講國語或講上海話的當然冇資格競選矣。同是中國語言，何以只限於廣東話對白？其次，就算廣東話矣，假如一個只會講潮洲話或客家話者，能否有資格參加競選？只會講中山縣之龍都話的人，我估一定冇資格，因爲包保卽時傳譯的人員，必定不能把龍都話譯爲英文，而其他只識中文的人，亦聽唔明此種廣東話也。

論狗口狗臉與恰熟頭

看報上登載狗展會的新聞圖片，三蘇忍不住笑。三蘇不中意狗，亦不識狗，所以亦不養狗，然則何以笑？三蘇笑的不是那些「狗相」，而係狗主相也。

我不知道狗仔大狗之張開口是否係「狗笑」，據說狗係用搖尾巴來表示歡喜的。（亦據說搖尾巴乃係乞憐，乞憐者，想主子有所賞賜，所以歡喜定先，人類向主子乞憐，亦往往先擺出一副歡喜的神氣者也。）說狗隻不張開口表示歡喜，亦有所本。廣東俗語描寫人地笑成個開心之狀，便話人地是「恰熟狗頭」。狗頭已經恰熟，又點重會笑？只因恰熟了狗頭，張開個狗口耳。我提起此事，則因爲在報上的狗展圖片中有的狗隻張開口，但有的則否，甚至獲奬的狗，亦未必隻隻有一個恰熟狗頭。

但是，狗主却不同了，報上所登出來的狗主，每一位都有「恰熟狗頭」式笑容，因爲那些狗主，多數得奬。我想自然有好多狗主當時並冇恰熟狗頭之狀，因爲佢地的愛犬

落了選。不過記者却沒有把這些失望的狗主尊容拍進鏡頭，或者拍了而未刊登。三蘇對這種失敗的狗主的照片頗感興趣，我懷疑狗主之面口雖然不似個焓熟狗頭，但佢地抱住拉住的愛犬，可能一樣張開口笑。

此卽人不如狗之處，亦狗不如人之處。狗如有知，旣然落選，應當嗒頭嗒腦如喪家之犬，但佢仍然張開個口，眞懵閉閉。不過此亦勝於人之處，佢地得失不縈於心，而且根本不知道參加比賽哩。

所以雖則睇査査，却自得其樂。在狗展中緊張者，只係狗主而已，佢地身上掛住個大冧把，拖着愛犬登塲，在評判員面前行過，面上擺出一個焓熟狗頭狀，望住評判員，又顧住隻狗，怕佢在此緊要關頭之時，有乜失儀舉動，冇乜唔聽主人話，是否做出最好狀態？心情患得患失，面上又要露出笑容，此時此際，較之佢手上的狗，難過多矣。此情此景，並非三蘇幻想，在電視新聲中有得見。

本來狗展會的榮譽、樂趣等等，全歸狗主，而不屬於狗，狗王狗后紮上絲帶，伴着銀杯，佢地亦全無反應，所以狗隻未必個個變了焓熟狗頭，而得獎的狗主，則必有一個焓熟狗頭狀的人頭，或者此卽所謂人爲萬物之靈之故。

香港應有一個「反虐人會」論

香港的神誕極多，每逢神誕，又大都保存農業社會時代之特色，形式是酬神廟會，固是注重會景巡遊，本來巡遊一事，中外皆然，外國流行的嘉年華會等等即是，也有慶祝節目，亦有遊行，參加隊伍，照例古古怪怪，我地在電影片中亦見得多矣。不過來路的巡遊，總比不上中國廟會的古色古香， 香港繼承這一項地方性傳統風俗， 本來亦不錯，不過有一樣嘢，三蘇至今仍不明白何以重要保留，而不加以取締？這是甚麼，飄色是也。我們反對「虐畜」，自然也反對「虐人」，雖然香港只有一個「反虐畜會」而並有一個「反虐人會」。亦雖然我地舉行一種「今恩足以及禽獸」的思想，所以狗展會中的「名犬」比好多「人」的生活過得更好更舒適，但是無論如何，似乎總不應該把一個幾歲大的細路哥紮起來，綁在一枝竹竿上面，大半日唔准佢郁，抬住佢去遊街吧？此種出會遊行，與以前的死囚重犯五花大綁押住在鬧市遊行，有乜分別？而我地却把此種虐待

的行爲，稱之爲「民間藝術」，稱之爲會景中重要而必備的節目，奇唔奇？

香港有保護婦孺條例，細路俾大人欺負，大人罪加一等。我地又有個保護兒童會，好多慈善家日夜工作，環境不良兒童因之得佢地幫忙扶助。此外，我地更大力幫忙殘廢兒童，通過所有傳播媒介去呼籲市民出錢出力，然而我地對於那些做飄色的被嚴重虐待的細路却熟視無覩，或去「熟視」而大力拍掌叫好，又是甚麼道理？那些細路並未殘廢，但是却俾人綁到殘廢一樣，遊行之後，解開佢落來，三蘇雖然未有親見其情形，想像中只怕佢地的手脚有排都唔郁得。

如果話飄色係中國雜技，冇問題，但雜技要靠表演者的技能，一個細路可以站在旗竿頂做動作，但飄色却全無技術可言，因爲佢冇動作，亦非主動，而完全係被動。任人將佢當做坭雕木塑的東西，中意點紮就點紮，而且要「創新」，要紮到越跟難越有人喝采，越跟難者，卽是細路越痛苦之謂。細路苦到木無表情遊街，而觀者大悅，眞是豈有此理。

看來香港應有一個「反對虐人會」矣。

看廣島廿八的五個感想

「廣島廿八」這部戲的廣告上有一句話：「謹以此片獻給有識之士」，三蘇自問是「冇識之人」，所以本來未必去看這部戲的，不過近來睇見有的報刊猛彈此片，三蘇唔多忿氣，因此冒充有識之人，買票入座，研究一番，事關三蘇對於龍剛去年所拍的應召女郎，相當欣賞，別人的批評，未必講得啱者也。

三蘇不是影評家，對電影藝術一竅不通，自然亦不會寫影評，睇戲只係睇戲，娛樂性的，低級趣味性的，以及所謂思想性的，有豐富內涵的藝術電影，一樣照睇。自然好睇與否，感受不同，所以三蘇寫此怪論，亦只係發自己的噏風，不是影評，只說感想。

睇完此片第一個感想是：可惜日本冇奧斯卡金像獎之設，否則廣島廿八必然係「最佳外國電影」，甚而會係日本奧斯卡最佳影片。龍剛身兼最佳導演，最佳編劇。捧幾個金像返來。

第二個感想是：此片一開頭有字幕說明：「本片榮獲提名參加柏林影展」（邊個提名，如何提名，並無詳細說明），倘若此片眞的參加柏林影展，柏展當局一定把佢作爲「日本出品」，可無疑義。

第三個感想是：此片有好多塲可以不必張開眼去睇，只用耳去聽就得，一堆堆理論對白，與畫面冇乜關係，龍剛好似係蕭芳芳的辯護律師，蕭芳芳係戰犯，在佢引導之下作供，替日本侵畧中國、偸襲珍珠港、發動太平洋戰爭辯護，高唱和平，暗示把製造戰爭慘酷的責任推在以美國爲首的聯軍身上，而對日本軍國主義的復辟並無正面譴責，導演甚至並未把要講的似是而非拾人牙慧的反核戰理論用人物與畫面演出來，一味得個講字，而那些對白又似唸三流文藝小說一樣，說話不似人講，所以觀衆更宜於閉目恭聽。

第四個感想是：看完此片必須要睇本事，否則可謂係懸疑片登峯造極之作，最後一塲之切腹，血淋淋之殘忍亦頂死暴力片。

第五個感想是：此片的廣告應改爲「獻給三十歲以下的有識之士」，因爲未過三十之觀衆，對中日戰爭多數懞查查，亦未身受其苦，看了此片必然大爲感動。自然，知道有釣魚台事件的靑年不算有識之士者也。

請龍剛先生拍港島三八論

昨日講了看罷「廣島廿八」一片的感想之後，覺得只有感想而無建議，犯了「只會消極不會積極」的毛病，因此三蘇掩卷沉思，忽然想到，龍剛先生何以不拍一部「港島三八」？

好多人批評龍剛拍「廣島廿八」，乃係選錯題材，論者已多，不能盡錄。當然，龍剛先生是不同意的，因爲在他所寫的那一篇「關於廣島廿八」文中，已經說明拍這一部戲是他「一項心願」。他並且早已講過，有人看試片，說這「眞係一部日本片」，龍剛認爲「這是我所求的效果」，所以好多對「廣島廿八」的批評，成爲多餘，你地未講，龍剛已經先行把你地的意見「駁回」了。

然而姑不論廣島廿八的題材是否選擇錯誤，片子拍成放映，甚至落畫，已告一段落。龍剛先生自負才華，胸懷大志，當然要再拍一些「旣可以顧全商業價値，可能擺脫

那些先入為主而又過了時的傳統經驗束縛途徑，為我們今日的電影事業，多開一條可行的新路——賦予電影以社會意義及時代感。」的好影片。龍剛先生要「反對侵略者的再出現，與共同呼籲防止核子戰爭，……唯一的意圖，是為全人類呼籲和平。」那末，三蘇就要推荐「港島三八」這一個題材俾龍剛先生矣。何謂「廣島廿八」？龍剛先生解釋過，因為拍此片時是廣島被原子彈轟炸後的二十八週年。所以影片就以紀念儀式開頭，至於何謂「港島三八」？則更為簡單，意思就係「香港的三年零八個月」之縮寫。香港人無不知道，香港百幾年來，市民生活得最凄慘的就係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日軍攻打香港，狂炸濫炸，大炮亂轟，港府要用貨車運死屍，十三日之後，英軍投降，日軍入城，大事擄掠，强姦婦女（眞可惜有出現一個會打死强姦中國女人的日兵的日本軍官，一如廣島廿八中的岡田正夫。）香港人就開始過日日向皇軍鞠躬，日配米六兩四，後來還要食木薯粉的黑暗日子，在這三年零八個月中，不知幾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幾多無辜老百姓，死於日軍佩刀及憲兵特務灌水儆刑之下，此種事實，亦足以「暴露戰爭罪惡」，表現反戰思想者也。廣島遠離海外，港島故事，與我地有親切感，據說當時龍剛先生亦在香港，則電影素材，俯拾卽是，唔使靠講耶穌來表現，豈不更佳乎？

老襯不死老千不止論

四個美國佬來香港開一間期貨公司，在報上大登告白，話如何可以替人搵錢，又話係有牌大檔，又話係合法賭場，又話係賺梗生意，總之，講到天花龍鳳，於是乎就在香港人身上滾走七十幾萬美金。好多人付了欵買期貨，變爲買無期貨。

財政司去年立了一個法例，禁止香港開期貨市場，即係唔准炒期貨，然而並不限制人地買賣期貨，尤其是海外期貨。於是便有滾友來香港滾銀紙，使香港好多人上其大當矣。何以香港人會如此老襯？其實一言以蔽之曰：「貪字變成貧」而已。

本來，香港試過股票這一次大風暴，不知幾多人受害，而且人人都知道香港人之所以唔見了幾十億元，乃係俾外國滾友滾了去，痛定思痛，何以還會領嘢，見過鬼重唔怕黑乎？三蘇研究一番，發現香港人仍然會俾這幾條美國佬滾了幾百萬港紙者，只因爲太平山頂有個老襯亭之故，這個老襯亭一日存在，全世界的大老千都湧來，勢所必然，因

爲世上的人，無有不知太平山上有個老襯亭，亦無有不知香港人大把水，老襯亭之下，不知幾多老襯，那四個美國佬一定係來香港遊埠之際，在太平山頂的老襯亭往下一望，只覺「傻氣干雲」，心一喜，於是馬上落山租寫字樓，開其期貨公司矣。

平心而論，這四個美國佬亦不算大老千，搞了三四個月，只滾得幾十萬美金，一的都唔算多，大約佢地在美國有過案底，所以不敢多留，否則，如果佢地慢慢做，則一定唔止搵咁少，可惜佢地擒擒靑走了，於是乎就冇乜大行，否則，香港之老襯一定多好多倍，而損失之數，亦唔知幾多百萬美金矣。

香港人有一個勇字，勇於冒險，於是亦勇於做老襯。而且勇到前仆後繼，死過番生，又來死過。好多炒燶股票者又去炒金，照燶如儀，仍然再炒，認眞好殺力，的確冇得頂。於是乎不斷老千滾滾來，而老襯亦源源而至。甚至尖沙咀亦有兩隻鬼賣神秘貨物，以大贈送來「千」人，一樣好多老襯以五百元買一對値十幾皮之袖口鈕，可謂世事無奇不有矣。

試想由「乜乜分」與「物物分」開始，其後又係銀會如林，已不知幾多大老千上塲，刮龍而去，但現在仍然不斷有老千開檔，主要原因是：老襯不死，老千不止耳。

論財政司向人借錢之作用

傳說財政司，又準備代表香港去向人借錢矣。向邊個借？向亞洲發展銀行借。借幾多？借港幣一億元。借來做什麽？用以擴展本港建設計劃。現在，財政司已經離港去吉隆坡開亞洲發展銀行理事會第十屆年會矣。是否借錢，借唔借到，不久便可揭盅。

三蘇所留心的並不是借唔借得到一億元，而係以下幾個問題：一、香港何以一定要向亞洲發展銀行借錢？二、香港要借錢，何以只借一億港元咁少？三、這一億港元據說要作爲工務建設計劃之用，是什麽一種工務建設？

財政司在一個月前正在立法局提出一個六七十億的歲出入預算案，政府增收酒稅車牌等等，又何止一億元？如果香港的建設費用差這一億元，何以不在預算案中加埋上去？是但在邊一種收入項下，約摸加少少，就有這一億元之數，又何必要向亞洲發展銀行去借咁肉酸？

講到這一億元之用來作工務建設之用，試問我地那一種工務建設差這一億元？本年度的撥欵預算中，工務費用所佔不少，重有邊樣欠這一億？淡水廠，還是水塘？抑或係原子能發電廠，還是沙田跑馬塲？抑或地下鐵路的探土費？這些疑問，頓使三蘇有「有冇搞錯」之感？

假如話澳門要向亞洲發展銀行商借一億元，三蘇認爲合理，因爲澳門政府的歲出入預算案數字，與我們的東華三院每年經費差不多耳。但是香港則不同，一億港元，好比九牛一毛，何必要向人借咁寒？

不但此也，香港有三十幾億（此乃官方最近所承認的數目，以民間的計算數字本來不符）儲備金存在英國，我們如果等住一億元用，何不在儲備金中提番來使，而要納息俾人來借錢？就算亞洲發展銀行的貼現率低過英倫銀行的存欵利息，一億元亦所差有限，使乜咁衰牌？

財戲司自然另有乾坤，三蘇想咗成晚，忽然大悟，原來財政司要向人借錢，目的有三：一是裝窮，表示香港乃係未發展地區，希望外國可憐，唔好加重港貨之入口稅；二是向香港人暗示：你地成日話要提取英國儲備金，唔使再講，如果可以提，我地亦唔使

向人借一億元矣；三是向亞洲各地區表示，香港自己都搞唔掂，你地千祈唔好向我地開口度水。

母親節是什麼？

若問：母親節是什麼？丈夫受難節是也。

又若再問：母親節是什麼？兒童節是也。

假如你再不明白，還要再問，到底母親節是什麼？則三蘇可以再解得明白一的：母親節者，乃身爲老公者討好老婆之日子也。如果你仍然唔了解，重要問母親節是什麼，則三蘇又另作一個譬喻！母親節者，乃係丈夫俾仔女逼住要孝敬老婆大人之節日是也。

或者你對此仍然不感滿意，再三問：母親節究竟是什麼？三蘇只有再另找一個答案，那便是：母親節者，身爲父親之人，向子女敎訓佢地要孝順母親而不惜自我犧牲金錢時間來示範之日子是也。

總之，以上各種答案，必有一種令你滿意，假如你亦過母親節，而你不是母親，是個有老婆之人的話，則你必屬於上述各類中的一種。如若不是，原洋奉還。

或曰：「我係一個冇老婆而有母親之人，上述的幾種情況，都不適合於我。」是則三蘇十分高興，向你恭喜，你係一個眞正過母親節的人。因此我又要加多一種「母親節是什麽」的答案！母親節者，乃乖仔安慰令壽堂的好日子。再講得正確一的，則是：乖仔在一年三百六十五日中，表現其爲乖仔唯一的日子是也。自然，對於乖女，亦等量齊觀。對了。講到此處，三蘇又發現了一個新的「母親節是什麽」的答案，那便是：女婿向岳母表示心事的日子。當然再可以這樣說：出嫁女兒勒令丈夫向岳母表示並冇「呃人個女過咗門算數」之日子。

有的人注意報紙上的社團活動，便又會覺得三蘇上述的各種「母親節是什麽」的答案並不滿意，佢地會認爲，如果只係上述各種情形咁簡單的話，則又點會有好多人集會慶祝？三蘇承認有此情形，因此不敏又再加一個答案！母親節者，乃係供應一部份幸福的社會活動分子提倡並表示自己孝道的機會，亦用以作爲實行一種慈善行爲的日子。

至此，「母親節是什麽？」這個問題的定義大致已經確定，因爲三蘇數一下，已經有八種之多，爲了長長久久起見，不如再加一條：母親節者，乃係平日唔多理會母親的人記得自己還有個母親的日子。

爲和平核爆，呃鬼食豆腐乎？

印度終於舉行了地下核爆，發表公布，自稱成功，大概不會亂車大炮，雖然地下核爆冇人睇見，不過各國的科學探測器可以查出來。印度宣布這個消息時，正是全國大罷工，政治不穩，有些地區洪水爲患，有些地區則大旱飢饉，民不聊生之際。那些苦難人民是否仍然會爲國家爆了核子裝備而歡呼，大成問題。

印度宣布此項消息時，附帶聲明曰：「我們只爲和平用途而舉行核爆。」什麽和平用途？他們舉的例是：闢山劈石，築路通河之類。這些話，正如廣東俗語所講：「呃鬼食豆腐」！有人信就得。

如果照上海人口中的「吃豆腐」來講，則印度阿差這一番「爲和平而核爆」的解釋，則未嘗無理，他們說話的作用，就係「吃吃豆腐」，希望呃下的鬼，什麽鬼？自然是番鬼，主要更是核子俱樂部中的鬼。中共亦是核子俱樂部會員，但不是鬼，所以決

不會俾佢呃到。與印度毗隣而又係世仇的巴基斯坦更不是鬼，所以巴基斯坦馬上就發表意見，話印度實在係志在製造核子彈。印度核爆成功，以後事幹多矣。同時，佢地暗示，自己亦會進行核子試驗。

巴基斯坦的說話決不會假，巴差豈容印差核爆成功？臥榻之側，有人鼾睡，這還了得？中共有核彈，巴差冇問題，因爲係死黨，並且躲在中共核傘之下。印差有核爆，第一個睇唔安樂者，當然係巴差，此乃情理之常。因之巴差不久又宣布核爆成功，亦是意料之事。

印度之所謂爲平而核爆，實則係人都知道乃「呃鬼食豆腐」之事。可以在地下核爆成功，亦卽可以製造核子彈，也卽是可以在空中爆炸。何況印度還揚言要試放人造衞星，換言之，卽係可以發展携帶核子彈頭之越洲飛彈而已。印度連年貧窮，人民不足衣食，而印差不甘後人，傾其全國之力去核試。居心何在，不問可知。現在成功，自然威番一陣，加入核子俱樂部。人民肚餓，鐵路罷工，小意思耳。

「阿差鬥爆」之局已成，核子俱樂部將來可能陸續有新會員加入，禁核滅彈協約全部作爲廢紙，人人擁「彈」自重。不過如此一來，印差所講的「爲和平而核爆」，則又

不是「呃鬼食豆腐」矣，因爲到那時候，更冇人打核戰，勢迫和平。

根本取消電話簿論

電話諮詢委會日前發表一項報告書，指出電話公司的服務，過份保守，要改善之處極多。三蘇對其指陳，不止同意，而且覺得這個報告書本身，仍屬保守得滯，電話公司所應做的事，又何止咁少，其老爺車作風之處，又何止這種程度？以香港這個都市各方面發展之快，而申請一個電話，往往重有排等，已屬一奇。在街上想打個電話，仍然要開口向商店借，又是一奇。總之一派英國文藝大悶片風格。

這且不必去講了，三蘇現在所講的只是電話簿問題。

話諮會之報告書現在的電話簿制度表示不滿，認爲應當按照筆劃來分釘數本，英文則以字母排列。此種辦法，外國早已行之，亦即係百科全書之編法耳。自然，此種分釘辦法，比現在之港九分釘制好得多，但是以三蘇之見，則認爲根本不要電話簿，不是如何分釘，而係唔要！

三蘇係一個最憎電話簿與認爲電話簿係最冇用而阻地方的東西，現在的電話簿，中文者兩本，英文者兩本，電係磚咁厚，又重過磚頭。你要查一個電話號碼，首先要知道那地方是九龍是香港，如不知，慘矣，查完這一本，又查那一本。其次，電話簿的筆劃，往往或多或少，例如你查十三劃的字，可能在十二劃之處，亦可能在十四劃之處。現在多了一種拼音查字法，亦係一樣煩，因爲有了拼音法，與你那一種不同，查到你索氣。好了，你查到字頭之後，你去搵那個人名店名了，以現在電話簿上印刷字體之細，即使你唔係年紀大的人，你亦會睇到變爲近視，如果你係老花眼，則只怕要加放大鏡至睇得清楚。不但此也，假如你要找的朋友姓陳李張何黃這類人，你慘矣，逐個睇，睇到你眼花都未睇完幾頁紙，結果你可能走鷄，此外還有「黃宅」之類，你又要連地址都查埋，因此你搵一個電話，可能你要花上半小時。

其實，你三分鐘搞掂，打個「一零八」到電話公司去問下便卽刻知道，對方决不會話，「你自己查下電話簿喇！」在此種情形之下，試問我地還要那幾塊大磚頭來做乜？電話公司請多幾個答覆查詢電話號碼的人，重慳皮過印電話簿，而且又不致於俾歹徒利用電話簿去爲非作歹。如果話，黃頁電話公司要做生意，則由佢自己出一本「黃頁電話

簿」可也。

論女人做警長之好處

報載有三個女警担任女警長。警長者，即係以前之所謂「咩咋」，亦即係「散仔頭」也。現在雖然冇咗咩咋，警長即係沙展。當此警方又再大力展開招募警員運動之時，把三個女警升爲沙展，對於本港的警政，必有一定的好處。

好處在那裏？第一，當佢係提倡男女平等喇，但此乃官話，可以不提。但是，女警做了沙展，證明女警確有前途，並非只係會抄汽車牌，而且可以管散仔，此乃利害矣！好多中學畢業女生，亦必要求加入警界服務，不過現在招募女警與否，三蘇不詳，但既然女警可以做沙展，則我相信女警亦必然不久會大量吸收，事關其工作與男警無異。

第二，女人做沙展，一定比男人細心的，每日早上在差館吩咐警員出更之時，檢查佢地的制服亦一定明察秋毫，邊個對鬼鞋擦得唔靚，佢一眼就望見，冇男人沙展咁咁大意，所以將來有女沙展的警員出更，一定立立靚好多。

第三，女人做工，比較認眞，因爲冇男人咁多心也，亦冇男人咁蛇王。女沙展吩咐警員做事之外，冇其他什念胡思亂想，當然好得多，佢地出去查簽更簿亦脚步密的，如果發現邊個警察蛇王，一定亦會嚴加約束的，所以對本港警政，實在有極大的幇助。

第四，女人做沙展有一種最好的地方，爲男沙展所比唔上者便是：女人溫柔過男人，男沙展週時會發脾氣，女人則不然，講嘢都陰聲細氣的。吩咐男警員做嘢，溫柔淡定，鶯聲嚦嚦，男警員有乜辦法唔乖乖聽話？

古語有云：以柔濟剛，此乃上上之策。散仔雄赳赳氣昂昂，火氣十足，但是女沙展管住佢，唔使佢牛精，同時亦必會影响佢地對市民亦溫和好多不會開口就使市民反感，此足以增進警民關係有餘，男警員對沙展有時冇乜好感，但對女沙展一定不同，多少尊敬佢的，遷就佢的，因爲佢係女性，同時，有的男警員平日怕慣老婆者，則更加會有好表現，因爲聽慣女人話，凌舍不同也。

總之，女警做沙展，比男沙展更好，除上述各點之外，還有一點，值得注意，就是女警做了沙展之後，差館之內，粗口一定少聽見好多也。

警察代爲執行死刑論

最近有些人對於香港的死刑形同虛設，感到大不耐煩（三蘇不同那些人，因爲三蘇並非不耐煩，而係覺得笑天下之大話。此事下文再論），因此主張嚴厲「恢復」執行死刑，甚至有人上書英廷，亦有向港督陳述，請港督在返英之便，討論這個問題。

外傳港督此次返英，亦會研究這一件事。至於後事如何，則好似睹大細，幾難估得中，事關英國廢除死刑（雖然最近亦有的英國人認爲要恢復），同時又尊重香港的「御用輿論」，例如七十一人上書英廷要求把港督已經決定執行死刑的死囚在鬼門關拉返出來，不惜把港督處於一個極其尷尬之境。便是這種所謂輿論矣。

香港之法律，原則上依從大英法典，不過亦有本地之單行法，所以英國廢除死刑，香港不廢，因爲環境特殊之故。但是香港雖然不廢，港督則有特種可以赦人一死，於是罪大惡極者乃在香港殺人如麻，「你慌死乎？港督好錫我條命，會赦我者也。即使港督

不赦，亦有名流大人物上書英廷赦我，留番我條命將來又再劏人。」於是草菅人命者不知凡幾，我地條命乃分分鐘凍過水矣。

壞人殺了人而不必死，好人無端端送命，如此法律，你話是否笑天下之大話？

香港之單行法其實往往行不通，不止死刑如此，那一條「防止貪汚法例」亦如此，否則葛老爺老早返來聽審矣，所以香港之單行法中，只有一條認眞執行，即係同性戀者到現在仍然谷氣。

現在要求英廷答允港督確有全權處置死刑問題，能否成功未知，不過近來有種種跡象，使人有些興奮，那便是我們的警察往往代爲執行死刑。警察隨街開槍，幾乎成爲例牌新聞。雖然警察之槍法未必準確，但是時常打傷人，有時則一中就打死。

那些俾槍打中之人，未必一定該死，但是其中有的亦幾乎係殺人兇手，如果開審，頂多判佢一兩年監，留番佢條命來再殺人，不如由警察一槍打死佢，了件事，或者打跛佢隻手佢隻脚，以後不能殺人，也是造福社會。三蘇本來一向反對殘忍，亦反對警察鬧市開鎗，但是既然我地反暴力而冇死刑來支持，則不如由警察提早代爲行死刑，乾手淨脚，慳番堂費焉。

使老豆慚愧的父親節

三蘇一向唔中意過什麽節，偏偏要住在全世界最多節日之香港。香港眞可以講係「節日城市」，不論古今中外，無節不備，無節不祝。由浴佛節到聖誕節，由萬恩節、情人節、復活節到端午節中秋節，乜都龍，此外還有母親節父親節兒童節，連國慶節都有兩個，你就明白香港節日之多，的確不同凡響，任何地方都比不上者矣。三蘇住在香港，安安樂樂，但最煩就係節日太多。

今日又係節日矣，是日也，本來係三蘇最高興的節日，因爲係父親節，成年咁長之節日，都係因人成事，今日係我自己之節日矣，輪都輪到矣，重有唔嘆番下乎？

但是三蘇不但不因爲此乃自己的節日而高興，反之，父親節使我慚愧非常，認爲最好唔提，我不止覺得我自己慚愧，實際上父親節根本不應存在，因爲眞正對得仔女住由頭到尾問心無愧之父親，萬中無一。

首先，三蘇必須指出：天下間好多父親其實並非蓄意做父親者，其所以忽然做了父親，乃由於佢個人之快樂而來。做父親之人，行周公之禮，太多數並非生仔而做其事，只因私人之需要與追求肉體快活，甚或有的係明知故犯，有的則一時失手，有的則把心一橫，有的則全不在乎，總之，佢地九成九係並不有心生個仔出來。我地之老豆如此，我地自己亦如此。自然，現在有的男女實行計劃生育，可能例外，佢地存心做老豆，然後至嬰造。不過仍然有大部份人，係在無意之間做了父親耳。好了，做了父親的人，是否就眞係對子女盡責？可能百分之七十以上係自以爲盡責的，但如何盡責法？不外係俾錢老婆做家用養佢地，唔好餓佢地，到佢地讀書，俾錢交學費，但有時仍然交得牙痛咁聲，幾乎想打折頭，仔女叫佢買練習簿，則可免則免，他們的盡責，無非如此。有的有錢老豆，則請個補習老師返來教佢地，佢自己一個禮拜都未必見仔女一次，因爲應酬忙也。到個仔大了，有錢老豆送佢地去外國讀書，有的仔女在香港出去亂滾女人，滾大個肚，女仔來嘈，老豆俾錢搞掂，凡此便算係盡責。試問如此老豆算得係「偉大的父親」一乎？值得由子女向佢慶祝父親節乎？此種父親，能不慚愧乎？香港有好多飛仔歹徒，他們都有老豆，那些父親，好唔好意思受子女之禮物？好意思對社會而慶祝父親節？

論反吸烟委會建議書之滑稽

香港社會究竟有幾多個「委員會」，三蘇實在不知道，甚且我懷疑冇邊個計得出來，你去問下民政司，佢亦不會講你知。因爲佢都未統計過，政府諮詢處更無論矣。三蘇忽然想到這個問題，因爲日前在報上，看到有一個名爲「研究吸烟問題特別委員會」者，發表一個報告書，向港府提出若干建議，來對付烟民。所以才想起有這麽一個委員會，這個委員會等於是反吸烟委會，成立已久，不過由於本港委員會太多，而這個研究吸烟委會則又冇乜成就，所以冇人注意。例如現在所發表的什麽建議書，實則亦係老生常談，而且係佢地以前所講過的話，現在作成報告，亦冇新招。世上最滑稽的事，莫過於在香烟包上印上「吸烟足以危害健康」的警告。這一種妙計，係大產烟國美國所發明，行之已十年八載，據說自從印上些警告之後，美國的香烟，行銷大減。雖然近年來美國的烟民似乎有畧減的趨勢，但却與此無關。大抵此種警告，與在路邊豎起一個「勿開快

車」之警告牌作用差不多，揸車者照例視而不見。如果爲了怕肺癌而不吸烟，則不必烟包上有警告字句亦早已戒掉，一如安全駕駛者，時時都不開快車，唔使警告牌者也。

這一個特別委會除了主張在烟包上印警告之外，又主張學加拿大方面所建議之方法，逐步取銷所有推銷香烟的活動。此法美國亦已行之，電視上不再賣香烟廣告，但結果如何？電視少了許多收入而已。該委會又建議「戲院東主應該鼓勵觀衆自動停止在院內吸烟，之後，再估計成效如何，然後再進一步考慮施行禁制。」

三蘇並不反對禁止在影院吸烟，雖然三蘇係老烟民，因爲在戲院吸烟，實在影響別人，有侵犯他人自由之嫌。不食烟之人，隔隣坐一個大烟剷，實在係痛苦的事。不道三蘇認爲這個委員會只不過叫戲院鼓勵觀衆自動停止吸烟而不是立即由政府明令禁止，實在又係滑稽之事。一來戲院東主未必肯鼓勵，事關會影響生意，二來觀衆根本亦唔會理會戲院之勸告，必然在「請盡可能不吸烟」之牌子下大抽特抽。至於在開映正畫之前放映勸導不可吸烟之短片，則極可能在映完之後，即刻大映其各種香烟之廣告，話吸烟如何過癮。豈不笑大人口？倘若叫戲院不映香烟告白，等於搶戲院夾萬，佢地又點肯？

行政局應請殺人王做議員論

港府宣布立法行政兩局議員有所更動，「有人辭官歸故里，有人漏夜趕科場。」行政局之華人議席，由四名加到六名。立法局華人議員，亦多了四名。看來華人之聲勢日張，民主櫥碍裝點更爲華麗矣。

報載有中大一個講師批評此事，謂此事只係人事上的新陳代謝，決不能從基本上影響政府施政方針。又話對過去十數年來兩局議員的反映民意成績，不敢恭維，因爲絕大多數議員不敢從正面上彈劾政府的施政方針。

這一個講師係屬於「政治行政系」者，所講的本來是他本行說話。可惜佢對本港的行政，研究尚淺，所以其意思實屬唔化之至。佢話此次人事的調動只係新陳代謝，這四個字就已經用錯，適當的名詞應當是「陳陳相因」，事關在這一張新名單上所見到的人物，縱然有的未做過任何一種議員，但亦全屬舊派，毫無新意。「陳」的去了，「陳」

的上塲，非陳陳相因而爲何？

立法行政兩局之議員決不能民選，已成定局，唔想使，但即使委任，當然亦係委的的新人物好的，不過新的都似乎唔多妥，最好係搵的「野士文」。好使好用。這一點，三蘇亦不反對，因爲政府要求穩陣也。

不過有一點三蘇最感遺憾的是：在新行政局議員中，個個都係仁慈君子或仁心仁術之紳士，冇一個「狠心之士」，現在行政局所需要的人物，其實係一的「殺人王」也。

或曰：三蘇之言，不亦恐怖乎？其實不然。我地週時聽到死囚上訴，其結果必係「港督與行政局會商之後，接納行政局之意見」，便將死囚放出鬼門關。換言之，如果行政局全體都係殺人王，以吊死那些殺人的歹徒爲過癮之士，於是會商之後，一律返報港督，堅持維持原判，把那些唔當人係人亂殺一通之死囚送去「度頸」，這一來香港的治安就有的生機矣。雖然，可能港督仍有最後的否決權，但照日前港督招待記者所暗示，則本港並非絕對不能執行死刑，只要那些義士唔好咁仗義爲殺人犯出力即可。因之，行政局議員即使在其他方面冇乜貢獻，最少大家一齊話要執行死刑總怕可以得到實現。因此我地的行政局要搵殺人王做議員。

可惜現在看來，入選之士，都係恂恂儒者，菩薩心腸，那些等死之殺人犯，笑矣！

論又一種「闖入禁區」不留案底

有一名老西幫辦，帶隊去尖沙咀區掃蕩黃色架步，拘捕多名男女，後來該幫辦却與其中一名女童，在假日別墅（又係這一間別墅！以前有過警察及幫辦在此處俾人連槍都繳埋者矣！其爲警察俱樂部之一乎？）內發生性行爲兩次，好啱唔啱，遇到一隊隊員調查一宗案件，因而揭發被控，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爲，被告認罪，法官判被告無條件釋放，不留案底，僅需付堂費五百元。某報登此則消息時，標題上的「不留案底」四字加上引號，無非使人特別注意。因爲近來留案底與不留案底問題，正在搞得好熱鬧，新聞記者誤闖機場禁區被判罰欵兼留案底，同罪的別人則不罰欵也不留案底。此次西人幫辦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爲，則不必罰欵亦不必留案底，可見留案底一事，係因人而施者也。

在某種意義上講，與未成年少女發生性行爲，其實亦係「闖入禁區」。此闖也，當

然不是誤闖，不過據法官判案時所講「輕判」的理由中之一，是該少女曾與兩名男子同居，又該少女並非處女，即係話，這一位西人幫辦之「入禁區闖」，亦好似新聞記者一樣闖入機場禁區，跟住大隊人去而已，並非一馬當先的衝入去。然則，何以記者又要留案底。而西人幫辦不用留？

想落其間又有一個理由，則因爲記者所闖入的禁區乃係「飛機場」，而老西幫辦所闖入的不是「飛機場」，有人見過那個女童，據說「曲線很好」，法官亦在判詞中提到「警方法醫官接納該少女是廿一歲之說」。可見該女童身材一定豐滿，不是機場，可以想見，老西雖入禁區，不留案底如記者，其分別乃在於是否飛機場。

有的朋友問：「與未成年發生性行爲，豈非好大件事？何以唔使罰不必留案底？」三蘇最怕這些由青山醫院放出來之傻佬，黐黐地問。不過三蘇此次可以答佢，千祈唔好學西人幫辦那樣闖入禁區，因爲同遮唔同柄，尤其如果你不是幫辦，又不是西人的話，更加唔好嬲。因爲這個少女係幫辦在架步中拉返來者，知道佢不是處女，又知道佢在不正當地方工作者也。而且最難的一點是：好難得警方醫官亦接納該少女自認廿一歲。所以你地的傻佬千祈不可學闖禁區，否則只怕衰過新聞記者。

揸車出門先拜菩薩論

日前憲報公布了新訂的「七三法例」用以代替「九九法例」之後，市民反應不一。起初有一部份人認爲這一個法例比以前少了三打之数，輕好多，合理好多，例如身上佢帶車牌亦唔使食牛肉乾之類，但是有一部份揸車佬仍然認爲此例仍屬苛刻，新法案只係換湯不換藥，例如摩總，就大表反對。

要召開同人大會，要求當局修改法例，因爲這一法例，現在還未在立法局提出也。三蘇曾經研究過這一項「七三港例」，與九九法例比對之下，平心而論，的確小左的嘢。但是少左的嘢是否就令揸車佬安心好多，無驚無恐？這又未必。就以揸私家車者來講，亦有好多担驚受怕之處，三蘇雖然不是「〇〇六」人物，有資格格「㩒㩒鯱」，但爲好多〇〇六朋友尤其是「死㩒死㩒」那個車主老友着想，三蘇認爲揸車之人以後必須在未開車之前，先行拜神，至於拜什麽神，冇所謂，拜觀音菩薩亦得，拜如來佛祖、

呂祖，以至齊天大聖都冇所謂，如果係不信菩薩之人亦可以向天主基督祈禱，反正香港滿天神佛，呢個唔靈個個靈，拜齊佢又點話！

何以要開車之前拜神，因爲要保祐今日開車：

一：唔好落雨。因爲「不健全水撥」要罰五十大元，水撥往往唔聽話，好天之時冇事，落起雨時佢就佢聽使。

二：指揮燈唔好壞。這一樣嘢好麻煩，即使開車之時檢查過晒，行到半路壞咗亦唔奇，那時也，又要破財半百。

三：唔好半路上遇到老友成家人搭順風車，因爲載客超額又五十，一塲朋友，唔通叫人地個細仔等巴士？

四：保祐架車不可忽然壞壞地，例如化油器唔妥之類，以至死氣喉大噴烟，否則又五十，這一件事，亦好難防。至於機件忽然漏油，更加難知，俾人看見，又係五張靑蟹。

五：「嘈聲太大」，這一個罪名最難搞，如何才叫太做嘈？我地住慣之七伙人中間房者，在車上眞係唔覺得點嘈者也。

其實，最緊要的一件事是：是日開車出門，拜神拜佛係祐佢好遇見一個警察，尤其是交路警察，此則乜都搞掂，唔使理以上咁多事者矣，奉勸揸車之人，用桃木刻一個交通警察像，日日當佢拜神咁拜，如何？

立法市政兩局帶頭玩問答遊戲論

香港人喜歡玩問答遊戲，不止電視節目日凡數起，好多報上的商品告白，也常有問答遊戲，當然，此種問答遊戲以「答中有獎」爲原則，香港人照例冇錢冇得傾，鬼同你玩問答遊咁嘥神。寧可花多少本錢去博大堆就無所謂，此所以好多商品都要人地先花錢，然後受你玩一份也。最近麗的電視台本身所主辦的巨獎問答遊戲，則不必花錢，不過要「逼睇」。算係比較便宜的了，雖然幾傷眼神。

三蘇會經想過，何以香港有咁多問答遊戲？起因何在？原來係由立法局及市政局所發起，帶頭引導與傳播而來，此兩局開會的程序與情形，即爲問答遊戲之濫觴。

我們有個立法局，表面來看，乃係民主代議制度，好多睇查查友以爲即係英美政治之國會組織，其實完全不是這一回事。立法局開會之前，報上早上透露此次開會，有某議員提出某某問題，質詢政府，於是在開會之時，由官守議員負責對這個問題解答一

番。答完就了件事。在會議席上，冇得拗，亦冇得駁，換言之，即係冇「討論」之程序，决不會有唇槍舌劍之情形。英國下議院開會時的你指住我來鬧，我指住你來罵，一人一句，鬧到面紅面綠，以至於擲墨水瓶烟灰缸之情形，决不會發生。更不會有赫魯曉夫在聯合國席上除咗鞋敲桌子的事。甚至連法庭上控辯雙方爭住起身發言的緊張熱烈情形亦欠奉。立法局議員只係事先把要問的事用書面送去立法局，等負責該部門的官員準備好一番說話，在席上宣讀一輪，就告一段落，質詢者對該官員的答覆滿意與否，完全冇聲出。因爲人地已經答了。

當然立法局會通過法例，但法例在事前已經出來，議員有意見，可以先行質詢一番，表示一番，但到時則法例照樣提出來，由建議人解釋一輪，照樣通過，質詢的議員多數服服貼貼，粒聲唔出。

試問，此種程序與情形，是否係問答遊戲？莊嚴重要如立法局尚且如此，市政局更唔使講矣，有議員提個問題，然後由負責該小組的人囘答一番，了事。無所謂討論。至於每年的週年辯論大會，則更屬問答遊戲。因此之故，本港問答遊戲的玩意，乃越來越流行矣。

立法局玩問答遊戲示範

日前三蘇寫過一篇怪論，話立法與市政兩局，帶頭玩問答遊戲，所以香港的問答遊戲越來越多。所不同的是，在市上玩的問答遊戲多數有獎，立法市政兩局所玩的問答遊戲則冇獎而已。

三蘇並非亂噏，事實上如此。請看立法局在本週三開會的情形，你便會明白一切，謂予不信，姑抄數則以作示範：

有一個議員問：一九七三年一月間各非官守議員在本局提出按常理規定公務員可以申請繼續在港府服務至六十一歲一事，港府預期何時可以作出決定？答問題的民政司，佢話：有關公務員退休年齡問題，在高級公務員評議中已討論多時，但仍未與員工方面達成協議。現在有的人已經可以五十五歲之後繼續留任服務，有的在四十五歲便可以退休食長粮。

閣下想下：民政司所答的話，是否等於未答？佢與那位議員是否問答遊戲？

又有一位議員問：港府是否認爲推荐採用的課本沒有作不必要的修改或修改過繁致令學生不能用舊書以節省金錢？

答問題的當然是敎育司了，他承認過去確有此種情形，現在敎育司署已密切注意課本情形，目的爲保證學童以合理費用而能閱讀符合敎育原則的課本，並會通知校長，容許學生選用舊版本，由老師將新版課本中輕微修改通知學生。

請問，敎育司是否也是答了等於未答？

有一個議員又問隧道公司股票的問題，財政司發表一大篇議論，講了許多法例的問題，使人看完之後，好難明白，不過其結論係：目前世界各地金融情況動盪不定，反覆無常的本港股市正受到國際及本地的因素影響，但身爲股東的政府以及證券委員會定必注意儘可能推廣隧道公司股票的市塲，而不作不必要的延遲。

隧道股票已經趕住上市，政府才作這種答覆，是否又係與議員玩問答遊戲？

此外，又有個議員問：當局可否就涉嫌販毒的女子在上水警署逃脫一事的調查結果作出聲明？係安司的囘答是：警方已派了一個高級警官負責此項調查工作，目前因爲案

件仍在法庭聆訊階段，故可能會採取紀律程序，所以未能就該事件作出聲明。立法局在玩問答遊戲之同日，三讀通過了七項法案，包括「七三罰欵法例」在內，各議員則粒聲唔出焉。

以交通督導員代替吃角子老虎論

警方交通當局宣佈，他們已經依照立法局日前通過的法例，成立一隊交通督導員，在本年十一月便派出去工作，，這些交通督導員，有男有女，第一批有十三名高級及八十名普通級人員，職責是執行罰欵條例，分派牛肉乾，管制及指導來往車輛行人，並且執行道路交通條例。招待記者的交通組總主任謂，設立這一批督導員，並非話將會濫發違例泊車告票。不過減輕警務人員的工作，在現時警方人手不足而又要撲滅罪行之際，有這一批督導員，尤爲重要。

其實，這一批督導員，無論點講法，都係抄牌員，這又是小販管理隊以後的另一種「官不官民不民」的人員，佢地不是警察，但個狀子似警察，權力本來是警察，但佢又唔捉賊，這也無所謂了，不過有了這一批督導員之後，正規警察還出去抄牌否？交通主任冇講明，如果督導員又抄，警察又一樣抄，揸車佬與東主冇命矣！但照三蘇估計，警

察亦必然照抄的，因爲督導員不過約八十個人，分配在幾個旺區之中執行職務，如果督察完全放棄抄牌工作，則好多地區的汽車豈非可以亂泊無爲？所以設立督導員，即係搵多的人帮手抄牌，此乃顯而易見的事了。

交通督導員制度，據說暫定試辦六個月，成績好的，就成爲永久組織，照我估計，此種督導員勢必成爲永久性隊伍無疑，因爲八十個人抄牌，罰欵必多，成績斐然，不問可知，以後督導員勢必擴大，越來越人多，可能達到「十車一員」之地步，那時候，香港的交通一定不再擠迫，因爲冇乜人敢揸車出街矣。

然而三蘇却有一個想法，本港大可以仿效一下新加坡，新加坡有一些停車場，根本不設吃角子老虎，而以人來代替機器，即係話，交通督導員這一類角色負責收停車費而計時間，有車泊在某一個地區，自然有人抄下時間，睇住晒的汽車，你走時，佢就來收錢，按時收質，冇叻走雞。既不必花錢吃角子老虎，亦不會有吃角子損壞的情事，因爲冇機器，有人。香港現在好多街道，「身份不明」，唔知可否泊車，泊就會有抄牌之虞假如派些督導員在此巡邏，則唔使吃角子老虎矣，車來到，督導員抄時間車牌，你攞因爲，豈非對汽車有益，唔使怕成日俾人罰？而香港道路，亦物盡其用矣。

會考生意不前不如結束營業論

香港乜都起價，此乃係人都知之事，但勢唔估到連中學會考考試費亦會起價。日前教育司宣布，一九七五年度中學會考費重新厘定：報名費加五元，學校考生考試費每科加一皮，由兩元變三元，自修生考試費則每科加到三皮，由二元變五元，學校考生及自修生審定之語文科考試費由二十三元加到五十元。

中學會考並非學生或學生家長所要求的制度，而係政府要辦的事，中學生最反對會考，因爲佢本來可以合格的亦搞到支離破碎，攞張沙紙，上邊寫明有幾科合格，有冇優良，一拈出來俾人睇，當堂揭起個底，你話有乜癮？只不過港府一定要中學生出醜，中學生冇辦法唔去參加會考，博一博，不料還要交會考費，已經令人係氣唔順，以前考狀元都唔使交報名及試卷費者也。俾埋錢人來整到自己唔合格，已經燥頭！冇辦法耳，不料現在重要加價，其氣頂必矣。

何以會考收費要加價？當局之解釋曰：「由於各項物價高漲，一九七四年考試費之實際總收入畧少於會考收費政策所規定應有的收入之一半，目前所增加之考試費，僅足以稍爲彌補收入之不敷，在今後數年內，考試費可能仍須調整。」即係話重要加。

至於所謂「會考收費政策」，乃係「所收費用只限於支付與考試直接有關之經常費用，惟不包括設備費或永久性職員之開支。是故新訂之考試費包括電腦操作之時間費、印刷費、複印費、文具費及雜費等支出。」

眞係嚮教育司講得出口，香港納稅人供給教育司的經費，不料會考費用還要向學生攞，而學生實際上係迫於無奈才去參加會考的，試問教育司要收會考費對唔對得住學生及家長？而今重要起價，因爲物價高漲，雖然有的每科只加一皮，但即係加百分之五十，自修生更受歧視，同是會考費，每科却要加百分之二百五十，離唔離譜的？自修生多數係因上次會考不夠科所以捲土重來者，教育司予以鼓勵帮助之不遑，重要加佢價？即係想會考落第生永世沉淪耳。

現在，既然教育司因物價高漲而「收入畧少」，即係做餂本生意，而且會有餂落去，生意不前，不如索性把會考這種生意結束，否則連累學生之外，還要連累納稅人，

大家都有益耳。

設立官立會考留級生學校論

會攷又放榜矣，現在的會攷，無所謂合格與不合格，只係話發「成績通知」，因爲個個攷生都有文憑，而只分幾多科合格，或是優良與否耳。當局宣布今年參加會攷生比往年畧增，成績亦較往年爲畧好，但是點好法，冇公布。攷生中有幾多人有優良，有幾科合格，全無統計公布。總之，只有學校與攷生自己知道。大約此乃教育當局有心關照的「攷生面子問題」。三蘇亦覺得頗爲合理，不過，會攷制度就全不合理，夾硬剝奪好多學生供讀預科之機會，又夾硬阻止中學畢業生去申請求職，甚至製造出來好多悲劇。

既然教育當局一定要實行這種攷試制度，亦冇辦法，但是有一個大漏洞，就是攷生之成績唔好者，或者不足五科合格，當局並無給予「自新」的機會，即是說，並不帮忙他們補救，懶理死人。

中學畢業生攷不夠科，莫講話有時由於運氣不佳，就算係佢平日不勤力讀書的結果，亦應份俾一個機會學生去補救，下年再考，然而現在的中學畢業生如何？唔夠科，那張沙紙，完全不發揮作用，升學唔得，求職碰壁，教育當局一聲貴客自理，關人！本來，各學校可以容許考得唔好的學生再留級一年，重新考過至爲是，但百分之九十的學校不收留班生，因爲四年班升上五年班的學生之多，爆晒棚，冇辦法安置留級的人。於是那些有志於再讀再考的學生，就成爲無主孤魂。

雖然，有一的私立學校會收此種留級生，但是由於這些學校一向辦得麻麻地，師資不夠，留級生再翻讀一年，往往亦冇乜進展，除非自己大修特修，假如有一間學校，肯收留級生，三蘇相信佢地下一年再考，一定可以比往年好成績，於是攞番夠分，而可以升學或求職，不致於一聲唔夠科，就斷送晒前途！

這種責任應由邊個去負？自然是教育司，唔使問阿貴。教育司旣然斷送青年好多的前途，而又不予以補救的機會，可以說是醫死人不負負任，等於駕車傷人不顧而去。教育當局在道義上責任上都應該給予落第生一個機會，最好辦法是設立一間官立中學留級生學校」，全部收容會考不夠分的學生，重新讀一年五年級課程，全部下年再送會考，

如果考生仍然唔得，則唔怪得教育司。以現在制度來講，唔怨死教育司就奇矣！

教育司應囘學生留位費之水論

有一部份升中學生的家長，紛紛向教育司署投訴，因爲佢地的子弟在未參加升中試之前，投考私校，錄取之後，私校要佢地先交一個月學費，作爲留位費，及至升中試放榜以後，榜上有名的學生，自然到分配的學校去讀書，而不入那間私校，於是就肉刺起來，要向私立學校追討那幾十皮留位費矣！那些家長，不止向教育司投訴，並且向消費者委員會投訴，據說教育司署，已經採取行動，要那些私立學校囘水，因爲根據教育條例，有一條是規定各學校不能在八月一日以前收學生九月份的學費者也。

三蘇撈慣在課室中食白粉這一行，早知此事，但十幾年來追學校囘水之事，則向少發生，今年那些家長之要投訴囘水，大概基於下列三個理由：一、世界唔好 學生家長發窮惡；二、消費者委員會成立，引起好多慳哥的希望；三、抗議與請願的風氣流行，大家養成唔肯餂底之習慣。

其實，照三蕪的想法，則學生家長要回水，實際上係唔合理的事，換言之，學校冇回水的責任， 雖然教育司有八月一日以前不許收學費之例， 但是學生家長之交費，乃係出於自願者也，鬼叫你自己違例先乎？例如學生買參考書，老師叫你買，政府冇規定買，學生亦必然要向家長攞錢買，唔通你買了之後，又要人回水？

學生家長之所以在升中試未放榜之前叫子弟去考私校，乃係一種保險性質。考取了交學費，等於交保險費。貴子弟金榜題名，如此威水，則等於買了火險，府上全年冇火燭，應份慶幸，亦冇辦法攞番保險費者也，又何必斤斤計較那幾十皮，如果貴子弟不蒙教育司取錄，則你有後路可走，這幾十皮留位費重唔值番？

在學校來講，如果你地事先考滿晒我的學位，到時個個有中學學位分配，不來讀書，我學校豈不死過你睇？ 那時不夠學生，又要招過，一番焦慮， 自然沒收你地的留位費來補償。香港講做生意，生意交易有訂金者也，到時不交易，訂金自然沒有，買樓尚且如此，大單生意亦要陪定，留位費又有乜理由回水？如果學生家長要回水，應份由教育司負責，因爲雖有教育條例，教育司歷年不執行，不應在今年忽然執行，屬於陰濕。其次，教育司何以不規定不許私校在升中試放榜前招生，豈非乜事都冇，所以回水之責，

應在教育司身上。

論泰晤士報香港特刊之眞意

倫敦的泰晤士報日前出版一份特刊，討論香港的前途及投資等問題。對香港前景大表樂觀。認爲仍將有大量資金繼續流進本港，在蓬勃的情況下賺取可觀的利潤，文中有警句曰：「如果將來的信心能以新建成大廈的高度作比例，則香港的新建大廈正不斷增高。」除此之外，則講到香港與中國的租約問題，中國會否收回香港，此則屬於老生常談，可以不必理矣。

三蘇不知道這一個特刊的出版，是否由香港駐倫敦辦事處所主持？香港報紙週時有某國特刊隨報附送，讀者無有不知道這些特刊全部係賣膏藥，等於廣告，以此爲例，所以三蘇懷疑英國泰晤士報這一份特刊，乃係港府授意香港駐倫敦辦事處與泰晤士報報洽商出版，爲香港殘破的經濟局勢吹牛耳。

關於中國何時收回香港而香港人對此全無所知與及香港人有信心等等，都係空泛說

話，論及英國與北京改善關係對香港有利之說，則連擦鞋仔都知道，所以這一份香港特刊，實在只係等於旅遊協會出版小冊子差不多，可能就係以旅遊小冊子及香港年鑑做資料而出版者耳。

這篇文章之重心，顯然在於大力推銷香港的前景，並宣傳在香港投資可以獲取可觀利潤，文中所謂「預料」有大量資金繼續流入，實則係「希望」有大重資金流入，甚至「引誘」大量資金流入耳。如果有人了解香港現在的經濟情況者，則佢地知道要在香港獲取可觀的利潤實在老鼠拉龜，如果股市千七點時講就啱矣。現在香港本地的有錢佬亦不知如何投資，向邊一方投資，才可畧爲有利，甚至一下迷津如不會話本亦已滿足，泰晤士報講得香港投資咁易發達，請佢指點何？

不過，泰晤士報亦眞可以用事實來答覆查詢這個問題的讀者，佢舉出香港的股市爲例即可，莫講前年香港人俾外來投資家滾了四十億元走（亦眞可謂可觀的利潤矣）就以今年半年股市試過好一陣爲例，亦有人在投資股票中獲取可觀利潤，話到香港本地人眼光光。這也是可以吸引外來資金流入之例子。

三蘇雖然未看這個特刊之全文，窺其眞意不過係話：「來喇，快的去香港投資喇，

有得滾㗎！快的拈錢去滾幾手喇！你睇！香港咁多高楼大廈，就知道香港有好多肥羊矣！」

出版者印鑑　著者印鑑

現代作家叢書③
三蘇怪論選集
三蘇著
作家書屋出版
香港九龍達之路30號
印刷者：志豪印刷公司
香港北角海康街九號閣樓
1975年6月(港)一版・1975年6月(港)第一次印刷
封面設計：水禾田

